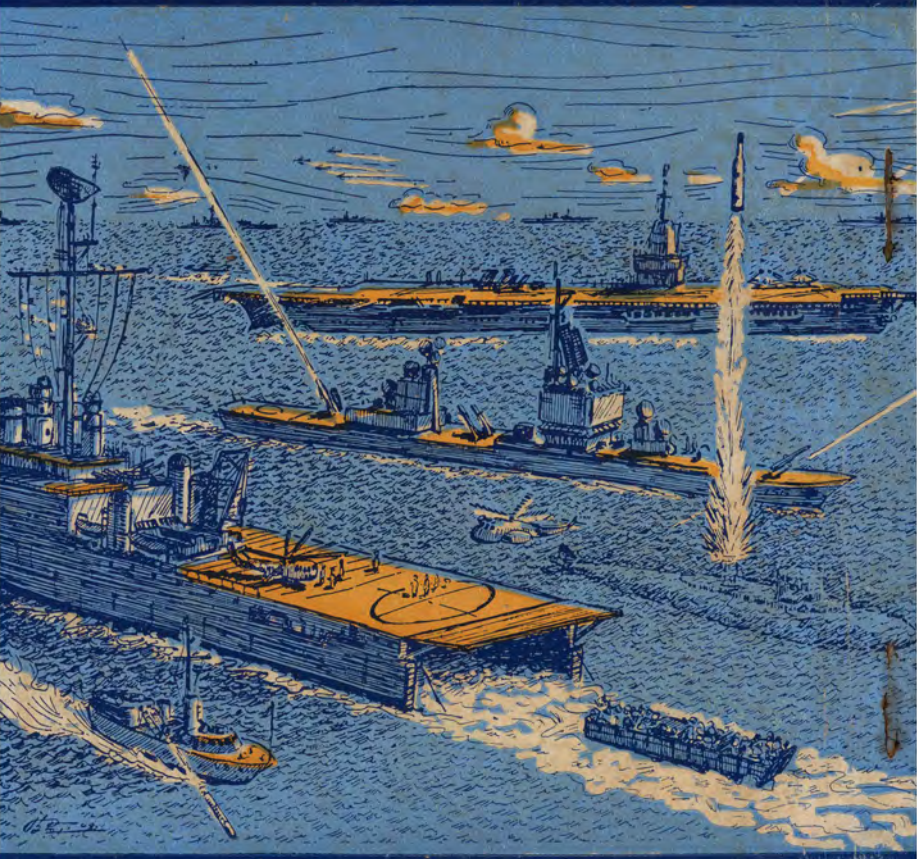
稷松



新時代美國海軍

第一一八期

四十九年二月號

才送走了新年，又迎來了春節。

匆匆地如期出版了新年特大號，好容易喘過一口氣來，又得趕緊在農曆年前把讀者們伶盼着的拾穗二月號送進郵局，就編者們來說，這萬象更新多彩多姿的兩個月是夠忙碌的了。

幾封讀者們贊譽拾穗新年號的來鴻，剛使編者們獲得幾分慰藉，不料另一個印書紙過年後上漲兩成的不幸消息接踵而來，使我們大受打擊。

自由中國的文化界本來是基礎最爲脆弱的一環，而文化界中的雜誌社更宛若風雨殘燭，危如垂卵。因此印書紙價格的上漲二成，對雜誌社的打擊確是相當嚴重。

可是爲了顧及讀者們的負擔，我們還是打算再繼續苦撐一個時期，暫時不提高售價，我們希望拾穗能爲讀者盡到最後一分的力量。

「朱門恩怨」，這一篇長篇小說，在連載二年另八個月以後，已接近尾聲了，一一九期拾穗將是它的結束，連載完畢以後，我們將出版單行本。請讀者們注意下期列出的單行本預約辦法。（讀者如欲訂閱，請利用本期一六二頁劃撥儲金單）

請用
德士古煤油出品

德士古公司出品滑機油適應各種機器減低機件修理費用



減低修理成本
發揮機器效能
增加生產速率

德士古（亞洲）有限公司
CALTEX (ASIA) LIMITED

台北市中山北路二段四七號三樓

電話：四四九八零　電報：CALTEX



戰爭武器
- 新時代的美國海軍……一
  新型的航空母艦和配備着北極星飛彈的潛艇是美國的海上長城

醫藥衛生
- 談談醫藥時尚和它的危機……一三
  放血，針刺，杯灸……這種種治療手術曾一度風靡全世界

科學珍聞
- 沒有細菌的世界……二三
  飼養無菌動物的成功，對世界有無限的供獻

人物介紹
- 美國中央情報局長—杜勒斯……二九
  艾森豪總統每日一覺醒來，首先看到的便是他的報告

數學趣味
- 論黃金分割率……三九
  一個具有多種幾何意義的無理數

驚險紀實
- 海上救生記……四六
  高超的飛行技術在怒潮澎湃的海上完成了救生任務

封面說明—

新時代的美國海軍

美國未來海軍陣營圖

圖中上部爲今夏下水，1962年服役之原子動力攻擊航空母艦企業號。其下爲去年下水明年服役之原子動力攻擊巡洋艦長灘號，甲板上配備大量飛彈發射台供防空及攻擊海岸之用。再下爲1962年建造完成之兩棲登陸艦，滿載陸戰隊之登陸艇自艦尾駛出，甲板供水陸兩棲直昇機昇降之用。左下角爲設計中之時速70浬之有水翼設備之巡邏艇，其右爲北極星飛彈潛艇，在海面下發射飛彈。

目錄

風土遊記
- 羅馬圓形劇場—寰宇勝蹟憑弔錄之二……六〇
  歷經滄桑一千九百年的古代建築物

音樂連載
- 序曲音詩和管弦小品(十)……六三

短篇小說
- 四塊美金(中)—南太平洋故事之七……七八
- 不愉快的假日……九三
  他有足夠玩幾個星期的錢，也有一位美麗的游伴，但却終於敗興而返
- 老黃毛(中)……一〇六
  牠從狂怒的猪羣下把他拯救出來
- 母親……一二三
  他用刀子割開了他的咽喉，插進了一根木管子

長篇連載
- 朱門恩怨(三十二)……一三五

拾穗專欄
- 西影片羽……一四六
- 科學新知……一五〇
- 名曲唱片……一五四

中華民國四十九年
二月一日出版

發行者 張明哲
編輯者 拾穗月刊社
通訊處 高雄左營郵箱四十六號
印刷所 高雄煉油廠印刷工場
經銷處 台灣各大書局

本刊於民國卅九年五月一日創始發行

訂閱價目：
半年 六期 二十四元
全年十二期 四十八元

零售價目：
新台幣五元 美金三角
港幣一元二角 日幣一百圓

請利用本刊郵局劃撥儲金帳戶2582免費填寫訂閱拾穗或購買拾穗叢書

中國石油公司
嘉義溶劑廠
榮譽貢獻
石油化學新產品問世

(苯)—是一種用途最廣的化學原料，可用以製造最優良的塑膠，人造橡皮，酚，清淨劑，殺蟲劑等。

(甲)(苯)—是化學工業上最重要的原料，用以製造人造泡沫樹膠，炸藥，塑膠，氯苯，苯甲醇，防腐劑，對位酞酸等。

(粗)(二)(甲)(苯)—是一種優良的溶劑，可從鄰位及對位二甲苯出發轉製聚酯樹脂和達克龍等

(氷)(醋)(酸)—專利方法製成之有機酸，除供調味及食品加工方面使用外，工業方面爲染織，塑膠，藥品，香料，化工溶劑，凝固劑，脫水劑，軟化劑等製造所必需之原料

工業界人士如對以上三種新產品有興趣，欲獲得詳細資料，請逕函台北市中國石油公司營業處或嘉義市民生路嘉義溶劑廠



海軍的新武器和配備北極星飛彈的潛艇以核子武器愼重消除全球各地戰爭的導火線

新任務

藉新型航空母艦和

當各型艦艇在巴肯納（Buckner）灣停泊時，艦上的官兵不再回憶十四年前在冲繩島的苦戰經過。在太平洋戰事中最艱苦的血戰結束之時，有十二萬日軍和一萬二千美軍長眠在最近完成的公墓內。當年島上烽火漫天，二十五萬美軍枕戈待旦，準備向日本本土進攻。一九五九年五月，本文作者歷島觀光，有美軍永駐該島之感。海灣內有大量第七艦隊艦艇，包括艾塞克斯級航空母艦香格里拉號；小型護航母艦改裝後供海軍陸戰隊登陸進攻的直昇飛機母艦提帝斯灣（Thetis Bay）號；和其他十多艘驅逐艦。艦隊中最令人注目的是佛瑞斯特級攻擊航空母艦參師號。飛行甲板上，有排列整齊的八十多架海軍飛機，兩翼向上摺疊，準備隨時出動。參師號和其姊妹艦獨立號是世界上現存的最大軍艦。那天艦上情緒頗爲緊張，因爲艦上將舉行一次重要典禮。

拳師號曾在大西洋服役二十一個月。一年前調來第七艦隊。因艦身太寬不能通過巴拿馬運河水閘，一九五八年七月繞道好望角東駛。自本年二月以來，在西太平洋擔任重要任務。率艦來此之艦長博義(Buie)上校將被蓋勒(Gayler)上校接替。蓋勒前在華盛頓海軍部長辦公室工作，專程飛來接任。有多位海軍將官駕臨參加移交典禮。典禮開始後，寬大無比的儲存與修理飛機之甲板上，有三千五百名官兵立正恭聽艦上隨軍牧師祈禱：「我們的天父上帝，在此莊嚴的典禮中，願主與我們同在……」祈禱完畢，博義上校正步上前宣讀離職往華盛頓向海軍人事處報到之命令。蓋勒上校接着宣讀自華盛頓携來之接任命令。蓋勒胸前勳章數排，其中有海軍十字勳章，另加金星兩枚，蓋勒今年甫四十四歲，爲傑出之飛行員。讀畢接任命令，回首告博義：「官長，我已接替你的職位。」

半小時後，博義在巴肯納灣登陸，乘軍運機飛回華盛頓；青年艦長蓋勒接管此價值兩億六千萬美金之資產。

在此核子時代，海軍的效力如何？美國海軍最大貢獻是什麼？大家都知道美國海軍期待蓋勒在太平洋的表現。

最近數年內，美國海軍對此革命性的新技術已具備充分信心，而且能切實解答上述問題。這項新技術促成海軍的簇新「混合武器」觀念——配備北極星飛彈的潛艇與巨型新式航空母艦應相等重視。海軍當局經過堅苦的奮鬪後，終於說服華盛頓戰略決策人員，以混合武器爲中心觀念，建設新海軍。經過一番苦鬪後，才將一百十六億海軍經費，列入一九六〇年度國家預算，五角大廈目前正在準備的一九六一年預算中，海軍希望獲得更多的經費。海軍現以全速推動四項計劃：(一)猛力擴充原子潛艇艦隊。(二)大量增加核子動力航空母艦。(三)利用優越的技術，建立抗拒蘇俄侵略的新制度。(四)克服一切困難，在一九六二年到一九六五年間，以新艦代替二次大戰時期的舊艦。目前八百七十一艘軍艦中，有百分之八十一需要淘汰。

國會議員們認爲海軍所要求的巨額經費，可撥一部份供其他武器之用。海軍本身也因建艦經費而苦惱。兩年前，國會通過建造核子動力企業號航空母艦。這是戰後建造的第八艘佛瑞斯特級航空母艦。海軍說服國會以核子動力代替燃油動力後，企業號的推進機的造價從預算中的七千萬元漲到一億二千萬元。全艦造價從預算中的二億八千萬元漲到三億八千萬元，尚不包括艦上的飛機。數月前，衆議院否決海軍的建議，而參議院撥款小組委員會在七月間重行通過新艦計劃，並指定新艦是以

原子推動，列爲企業級。這議案內容較海軍早年想像的尚較充實。

海軍當局深信海軍對全艦戰略有獨到的貢獻。海軍軍令部部長勃克上將最近數月來曾公開表示，近來美國軍費的趨勢傾向發展威力强大的核子炸彈和加强戰略空軍的實力無疑導國家安全於死路。勃克上將認爲目前美國儲存的核子炸彈和發射核子炸彈的工具已足夠毀滅數倍敵人實力而有餘。目前双方都勢均力敵，不敢冒失發動總體戰。但這種均勢很難維持長久。他批評戰略空軍的兩張王牌，長程轟炸機和洲際彈道飛彈都屬於「固定基地」系統的兵器。其基地的位置瞞不過敵人的偵察。一旦蘇俄洲際彈道飛彈的實力增加後，這些基地必爲敵人發動大戰前夕偷襲的目標。因此美國迫切需要準備進行全面戰爭時的活動基地。目前我們想像中唯一可靠的活動基地是配備北極星飛彈的潛艇。這種潛艇能將核子嚇阻兵器帶入深海，並且在深海中暗中移動，神出鬼沒般的攻擊敵人。

勃克對核子戰術的主張包括整套的週密計劃。當美國嚇阻全面戰爭的計劃完成後，邊際或有限度戰爭的可能性也逐漸增加。因此繼續需要巨型航空母艦。勃克的新主張是著重海軍的活動性。海軍空中武力的特長是使用黃色炸藥的炸彈和飛彈的準確性很高，而且又能與訓練精良的海軍陸戰隊配合作戰。在有限度的戰爭中，航空母艦是國防上最有效的防禦武器。

海軍又爲航空母艦的效用辯護，當全面大戰發生時，或美國需用核子武器嚇阻敵人時，配備原子武器的海軍飛機可在航空母艦上起飛。同時海軍又在改進耗費驚人的北極星飛彈計劃，供全面戰爭的一種有效武器系統。一般離不開陸地觀念的人都懷疑海軍的擴建政策。事實上，陸軍和海軍都希望在戰略方面貢獻其特長。核子武器無疑是目前三軍爭取的焦點。當陸軍被迫放棄其洲際彈道飛彈計劃後，陸軍經費所佔國防費的比例立刻削減——一九五三年陸軍經費佔國防費百分之三十七；一九六〇年國防預算中，陸軍只佔百分之二十三。在同一時期內，空軍經費則從百分之三十四增到百分之四十七。海軍力爭的結果，只從一九五三年之百分之二十七，增到一九六〇年之百分之二十八而已。

海軍維持國防預算中的比例的原因是八年前痛苦的教訓。在韓戰中，海軍發現，能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留下的五百二十呎長飛行甲板上起飛的噴射飛機，絕非以陸上爲基地的噴射機的敵手。結果海軍被迫將距海岸遙遠海面的制空權請空軍代理，對抗陸上基地的敵機。近年來，海軍軍費已大量撥充擴建航空母艦及艦上飛機之用。舉例說，拳師號飛機起落甲板長達七百二十呎，

可供七萬磅的飛機，以時速一百三十浬降落之用，艦上索鈎可在二百呎內，制止飛機前進。艦上發射飛機的設備可將上述飛機，在起飛位置加足馬力時，十五秒鐘內，射發到二百五十一呎距離時，獲得時速一百十五浬。

海軍預定在一九六〇年將可配備麥克唐納公司出品，双倍音速的 F4H 新型戰鬥機。參師號和其他佛瑞斯特級的航艦甲板設備足供這類飛機起落而有餘。海軍對這型航艦深具信心，因此全力擴展巨型航艦。目前已有四艘佛瑞斯特級航艦正式服役，兩艘正在建造中，另加一艘預定在一九六三年完成服役的原子動力航艦企業號。海軍希望獲得十四艘巨型航艦，最後建造的八艘都屬於原子動力企業號級。這些軍艦完成後，將代替目前擔任第一線攻擊任務的九艘艾塞克斯級航艦，過去十五年內，這型航艦已完成很多艱巨任務。近年來，雖然歷次耗費巨款改造，供新型飛機起落時，仍不夠安全。今後數年，這型航艦只能改充防潛戰爭之用。

一九六〇年會計年度的預算已能表現海軍的數項遠大計劃。海軍要求在預算中列入六億一千一百萬元供北極星飛彈之用。此項預算佔海軍軍費總額百分之五•四。此外尚有九億七千一百萬元供各項研究發展計劃之用。事實上，過去十年間，海軍的研究工作尚勝過空軍。海軍爲配合目前迫切需要的航艦和飛機計劃，在空中武器上將耗資二十一億元。海軍的完善計劃包括一切海面上使用的核子與空戰技術。

日新月異的艦隊

海軍當局發現一旦固體燃料的戰略性飛彈配備在高速核子動力的潛艇後，海軍的策略有極大的轉變。四年前，海軍似乎已放棄洲際和中程飛彈的發展工作。海軍獲得陸軍同意後，最近將嘗試採用陸軍發展的木星中程彈道飛彈，裝置在一艘潛艇或改造後的商船甲板上。只有少數海軍將領贊成這計劃。因爲木星飛彈滿載起飛時，全重達五十五噸，高達六十呎。在任何平靜的海面上，將這般笨大的飛彈在甲板上早入天空是一項極困難的工作。而且飛彈上所需用的大量液體氧氣對水手的安全是極大的威脅。一九五五年秋季，海軍開始發展能在船上發射的固體燃料飛彈。海軍出於意外的迅速發現一種可靠的固體燃料，可供射程一千五百哩飛彈之用。再過數月，原子能委員會獲悉，熱核彈頭的重量可大量削減。海軍立即採用上述各項發明於北極星飛彈計劃。這種飛彈全重十五噸，高度只有二十八呎，恰合配備於潛艇的條件。

一九五九年六月第一艘配備北極星飛彈之潛艇喬治華盛頓號在新倫敦市下水。預定一九六〇年年底加入大

西洋艦隊服役。另有五艘正在建造中，海軍希望其中三艘能於本年年底安放龍骨。今年十月，海軍希望在明年會計年度中，列入新建六艘北極星潛艇的費用，以便翌年有十二艘潛艇能安放龍骨。行政當局認爲這種費用浩大的武器尚在初步試驗發展階段，制止海軍的迅速擴建計劃。只批准八艘潛艇的建造計劃，另三艘的預備工作也在開始，以爭取時效。但海軍仍不放棄迅速擴建計劃，仍在努力爭取通過一九六一年會計年度十二艘的龍骨預算，並且希望在一九六三年中，艦隊能有四十到五十五艘這類潛艇。

這種飛彈潛艇是海上最奇特的船隻。潛入水中後，總排水量爲六千七百噸。全長約四百呎，較佛瑞斯特級航空母艦的三分之一尚長。官兵總數約百人，携帶飛彈十六枚。並能配備相當百萬噸炸藥威力的核子彈頭。藉原子能推進而能在數百呎深海下潛航數週，躲避敵人一切偵察的工具。它們能在海面下放射飛彈，先利用壓縮空氣將飛彈送到海面。露出海面後，火箭引擎開始發火，直奔敵境，目前海軍已有充分經驗，使潛艇一次停留在海面下數月之久。每艘潛艇上有兩個人員，巡航時輪流操作。

潛艇本身造價約一億元。建造一組海軍期待中的潛艇隊，包括海上補給艦隻和海上設備，總額達九十億元。每年的維持費用達三億元。這項費用足供建立十一個 B—52 重轟炸機聯隊之用。這羣飛機當然能携帶更多的武器和更大的破壞威力。海軍辯護飛彈潛艇浩大費用的出發點是戰略空軍的基地易爲蘇俄的洲際彈道飛彈擊中。海軍配備北極星飛彈的潛艇則能在深海內，迅速活動，不易爲敵人查覺，減少被偷襲的災害。

海軍需要四十至五十五艘新式潛艇艦隊的原因有兩項：雖然原子潛艇上已配備兩組人員輪流值班操作，官兵仍需回到基地休息。目前的情勢，必須具備三艘北極星潛艇才能經常維持兩艘在海洋上擔任重要任務。另一種原因尚未獲得空軍策劃人員同意。在嚇阻與報復戰略中，蘇俄境內有一百五十處到一百七十五處目標值得破壞。雖然海軍目前尚不敢公開宣佈，缺少戰略空軍也無關緊要；但海軍當局已再三表示，二十艘北極星潛艇，駐防在飛彈能到達蘇俄腹地的位置，將有一次發射三百二十枚海軍飛彈的威力。假設其命中率爲百分之七十五，這些飛彈必能發揮決定性的威力。

當年海軍攻擊空軍擴建 B—三十六重轟炸機獨佔原子兵力雄心的經過尚未被人遺忘，今日海軍已有革命性的武器，勢必更進一步堅持發展北極星的威力。一九五九年三月海軍軍令部長勃克上將在參議院備戰委員會作證：「在理論上可以假定，一旦全面戰爭開始四十八小

時以後，海軍在海洋上的武力可能是唯一存在的武力。」勃克的意見，當然包括洋面上的航空母艦。他反對未來海軍全部進入深海的計劃。他說：「航空母艦上的飛機可以正確艦別目標，施以準確轟炸，而且能回來準備下一次出擊。」

勃克的警覺

海軍認爲航空母艦的功效並不限於想像中的未來大戰。一年多以前，世界上差不多有半個地球的距離，緊接的發生兩次嚴重的冷戰危機。海軍以最謹愼的步驟，制止蘊釀中的大戰。倘使遠東目前緊張的局勢，再度爆發戰爭的危險，海軍奉命可再表現一次。

第一次危機是伊朗的局勢惡化和黎巴嫩總統呼籲美國武裝干涉。呼救信號發出二十七小時後，第六艦隊的陸戰隊即刻登陸。世界人士鮮少知道，當時海軍的行動，被地球另一面台灣海峽的敵人牽制。事實上第二次威脅較中東危機更爲嚴重。

當時大陸上的匪軍已完成到達金門對岸廈門的鐵路，同時環繞廈門築有機場七處。各處機場的跑道長度達八千呎，足供大規模噴射飛機作戰之用。另外在環繞金門成半圓形的羣山中，建立堅固巨砲陣地。機場和砲兵陣地中的匪軍行動突現頻繁，表示進犯的準備已漸完成。初夏，伊朗黎巴嫩危機之前數天，中國軍事當局估計金門附近的匪砲約有三百門，其中三分之一的射程可到達島上任何海岸。

當七月十四日艾森豪總統命令海軍派陸戰隊在黎巴嫩登陸時，勃克上將已完成東西兩面作戰的準備。勃克的機智判定，北平匪黨必企圖美軍應付中東危機時，乘機進犯金門。當第六艦隊在中東進軍時，勃克獲得艾森豪總統及內閣之同意，命令全部太平洋艦隊迅速備戰，以便奉到命令四小時後，可以立即出動。各主要軍艦及附屬的補給艦必須滿載官兵和長期作戰的給養。此後十天中，當世界的注意力集中於中東時，太平洋艦隊中四分之三的軍艦已完成作戰準備。

兩枝艦隊配合的行動使中東和金門轉危爲安。海軍對「戰爭邊緣」的貢獻始爲全國重視。

太平洋總面積共八千五百萬平方哩。海軍在此集中三分之一實力。海軍現役軍艦總數八百七十艘，太平洋艦隊佔四百二十艘。美國全體陸戰隊共三師，本身配屬的空軍有三聯隊。其中兩師陸戰隊（第一師和第三師）和兩聯隊陸戰隊空軍駐防於太平洋區域。陸戰隊空軍第一聯隊駐防日本吳港，第三師經常在沖繩島演習陸戰，夏威夷羣島中的歐荷（Oahu）島上有空軍和步兵準備出動，陸戰隊第一師及其第三聯隊空軍則駐防於美國西

岸。海軍常駐太平洋區域的官兵總數約十六萬三千人，約佔全軍兵額六十三萬中的四分之一。另加陸戰隊及其空軍六萬二千人。航艦上和陸上基地的飛機總數爲二千四百架，其中二千架爲作戰飛機。空軍在太平洋區域只有十萬人，飛機六百架。陸軍在太平洋只有三師人，總數十三萬人。兩師駐韓國，一師駐歐荷島。

自從二次世界大戰末期以來，美國太平洋總司令都是海軍人選。現任太平洋總司令史頓普（Stump）爲聞名之航空母艦艦長。海軍將領中，能熟習太平洋戰爭和平時作業如史頓普者尚不多見。太平洋艦隊司令霍伍德（Hopwood）雖非航空出身，但畢生服務於太平洋。兩位將領都視太平洋爲第二故鄉。霍伍德三十二年前曾服務於巳解散的亞細亞艦隊，在某驅逐艦上任低級軍官，巡邏於中國珠江。

太平洋艦隊管轄第七和第一兩艦隊。第七艦隊與地中海上的第六艦隊的內容相似，是一隊自給自足，能隨時應戰的組織，在最前線的西太平洋巡邏。其轄區在東經一百六十度之西，（加羅林羣島和馬歇爾羣島之間），到亞洲海岸爲止。兼任日本、韓國、台灣、菲律賓等國家海軍基地的補給工作。其實力遠達東南亞新興諸國，這些國家中，除去泰國外，國防武力很微弱。英國海軍的實力已從這區域撤退。因此第七艦隊尙需擔任西方國家在西印度洋的防衛工作。第一艦隊的基地散佈在美國西岸，其主要任務是訓練第七艦隊的官兵。其次要任務與駐防大西洋艦隊之第二艦隊相同，爲駐留在國內的預備艦隊。

霍伍德指揮的兩艦隊，在任何時機都有八九艘攻擊航艦。其中三艦隸屬第七艦隊，供作戰之用，其餘各艘則在檢修，改造，或供訓練西岸海軍人員之用。

艦隊的迅速行動

一九五八年七月十四日上午六時，霍伍德在珍珠港收到勃克發出的備戰警告。第七艦隊南方攻擊艦隊的旗艦漢考克航空母艦尙在六千哩外之香港。該艦前一天抵港以便艦上官兵登陸休假。五小時後，該艦出港，以時速三十一哩駛往沖繩島方向。北方攻擊艦隊旗艦香格里拉號航空母艦正在日本南部一百哩海面上巡邏。晚上該艦收到命令時，艦上官兵經過整天的緊張飛行訓練後正在休息。該艦奉命轉舵向日本東部行駛，以便迅速到達總體戰的進攻位置。第七艦隊司令貝克萊中將的旗艦重巡洋艦聖保羅號當時正在香格里拉號南方數百哩航行。奉命後立即駛往台灣海峽。在中國南海巡行的巡洋艦貝姆頓號趕往參加協助聖保羅號的任務。霍伍德最關切的問題是增加西太平洋的實力。從美國西岸駛出的軍艦，最

快也需十天才能到達西太平洋戰區。七月十六日萊克斯頓號在西岸奉命出航參加第七艦隊。

事實上，太平洋艦隊分散在各地區。奉命數天之內，各停船艦隊的地點的現役軍艦，半數以上都進入「全面戰爭緊急計劃」指定的位置。這項計劃的目的有二：第一可將實力分散，避免重陷珍珠港事變的覆轍，第二將航空母艦配合反潛艇戰術駛往最優越的進攻位置。

七月中旬，太平洋艦隊擔任各式變化莫測的任務：支援中國國軍。一旦第六艦隊在地中海無暇東顧時，第七艦隊尚要援替波斯灣和印度洋的巡邏任務。倘使蘇俄在黎巴嫩的行動有發動總體戰的企圖時，第七艦隊勢必配備在最優越的位置發動攻勢。

七月的緊張局勢過去，艦隊中大半的艦艇恢復到奉命二十四小時內出動的準備。向第七艦隊增援的航空母艦萊克斯登號和約克城號都暫留在珍珠港。

準備開火

八月中旬，中國空軍的 F—86 與米格機發生數次遭遇戰。米格機曾侵入台灣海岸五十哩之內，試探中美空軍聯防的實力。當時黎巴嫩的危機已使第七艦隊疲於奔命，香格里拉號已在海上連續巡邏四十一天，漢考克號除在香港略停一次外，已連續在海上三十一天。八月第三週，香格里拉號和漢考克號不得不分駛日本和香港以便官兵休息。兩艦參加第七艦隊緊張任務後，都預定駛回美國西岸，輪替休息補充。當萊克斯登號在日本休息時，中途號駛抵珍珠港，官兵準備逗留三週加強訓練。當此關頭，匪砲向金門狂射。八月二十三日金門落彈五萬五千發，第二天砲轟並未減弱。

砲轟的目的顯而易見是探測美國在此區域的戰略計劃。美國雖然正式宣佈協防台灣澎湖，但對金門馬祖的行動唯有美國總統才能決定。美國認為中國大陸沿海諸島在戰略上並不太重要。但是萬一美國行動遲誤，金馬失陷，勢必打擊中國政府威信，影響東南亞各國對美國的信心。在敵人砲火威脅下，海軍的行動必須特別謹慎，此項重任落於三位將領肩上：第七艦隊司令貝克萊，三週前接任的台灣協防司令秦穎問團團長史慕德，和數週前接任的太平洋總司令費爾特。費爾特在東京商討日美防務時，收到史頓普發出的金門砲戰消息。

艦隊緊急應戰

費爾特在東京收到砲戰消息四十八小時之內，有一百五十件函電需他親自答覆。華府要他判斷，匪軍登陸工作是否迫切，在台灣的貝克萊和史慕特與中國最高當局和三軍首長晝夜協商時，急想知道美國是否直接協防

金門的決心。

當此生死關頭各方討論軍事行動時，驅逐艦賀普威爾號的青年艦長在金門海外十哩，面對此生死的難題。當天晚上，匪軍大量魚雷艇集中待命向料羅灣前進，國軍兩艘登陸艇滿載補給品駛向海岸。一艘登陸艇被擊沉，另一艦負重傷，正在呼救。美國驅逐艦艦長急電貝克萊請示。貝克萊下令，立即施救負傷登陸艇，除非受到攻擊，不得開火。匪方艦艇繞行美國驅逐艦後，潛逃。

五週之內，美艦又擔任第二次危急任務。漢考克倉促駛出香港，駛往台灣南部警戒。萊克斯登號全速西駛，防衛台灣北部。香格里拉號從日本港口駛出，在五千五百哩外珍珠港的中途島號奉命以戰鬥姿態向西急駛。在八千哩外地中海的艾塞克斯航空母艦奉命脫離第六艦隊，經蘇伊士運河東駛，參加台灣海峽的政勢準備。在總統和他的顧問尚未決定在台灣海峽軍事行動的限度時，海軍已佈好陣勢，完成攻擊的準備。

制空權的爭奪

在這次嚴重的危機中，美國的決心始終含糊不清。嚇阻匪軍蠢動的功績無疑是英勇中國空軍和小型中國軍艦的貢獻。但在這次危機中，美國海軍和其空軍已充分表現其威力和迅速的行動。九月底在台灣附近巡邏的第七艦隊各型軍艦已擴充到一百五十艘。攻擊航空母艦自平時的二、三艘增到七艘。另加三艘重巡洋艦，五十艘驅逐艦，和七艘潛艇。匪軍開火一週內，三中隊海軍陸戰隊的全天候戰鬥機自日本趕到，增援艦上飛機的攻勢。海軍集中四十三中隊飛機，總數將近六百架，可以隨時出動。此外費爾特又從日本及菲律賓調來數中隊空軍飛機。

美國的政策是在不直接參加戰爭先決條件下，向敵人炫耀其威力，使中國軍隊進行他們自己的戰爭。中國空軍的實力以軍刀機為主，其性能遠遜最優秀的米格機。但中國駕駛員訓練精良，鬥志堅強，故屢次以少克衆。獲得輝煌勝利。貝克萊為制止敵人進一步蠢動，將超音速艦上飛機強斯伏特廠出品 F8u 十字軍驅逐機與道格拉斯廠出品 F4D 天光機出動，又從加尼福尼亞州調來一隊洛克西德廠出品 F104。這些飛機經常沿中國海岸飛行，敵人的雷達無疑已記錄這些飛機的存在和其驚人的速度和其他性能。

史慕德又採取迅速行動，將海軍的空對空響尾蛇飛彈從陸戰隊在日本的基地運到台灣，交付中國空軍使用。同時從美國調來一批技術人員將這些海軍飛彈裝上軍刀機。三週內，有一中隊飛機完成裝配此種飛彈工作並完成訓練。四天後，九月二十四日，十六架中國飛機，

其中有四架配備嚮尾蛇飛彈，與双倍的敵機在馬祖上空三萬呎遭遇。發射六枚嚮尾蛇飛彈，四枚擊中敵機，四架立即墮毀。此外又以機槍擊落六架。這次空戰暫時結束空中的戰爭。

砲火下的行動

台灣海峽的制空權決定後，開始克服海面的困難。中國海軍缺少編組和執行護航艦隊的經驗。將小型登陸艇從大型登陸艦中駛出，在敵人炮火下搶灘的行動更需熟練的技巧。台灣海峽巡邏司令布萊克彭少將及其駐防高雄旗艦上的官兵立即組織速成班教導中國軍隊此種戰術。九月間，大隊中國運輸艦隊，兩翼配合美國驅逐艦，在巡洋艦監護下，駛往金門。

八月下旬及九月上旬，中國海軍甘冒敵人猛烈炮火，不顧生命和器材的損失，順利將五百噸給養送到金門。這次及時輸送的時機不可錯過，因爲十月後，海峽風浪轉烈，小型登陸艇行駛更將困難。

拆破敵人紙老虎的爛言

九月底以前，海運及空投數量增加到每日三百噸。匪方宣佈隔日停火之前，國軍送抵金門的補給品總數達二萬二千噸，至少足供兩月之用。今日金門守軍已深入山中，在新鑿出的山中，建築營房。一旦敵軍重啓戰釁，國軍可用新配備的八吋口徑巨砲還擊。美國海軍沉着應付危機的決心，增加美國政府在東南亞各國反共的信心。敵人宣揚美國是紙老虎的爛言，不攻自破。

金門砲戰和緩後，緊張的局勢並未稍懈，第七艦隊在中國東海和南海的實力已重加改組。加派艾塞克斯級和佛瑞斯特級航空母艦多艘前往增援。拳師號是其中之一。史慕德仍坐鎮台北。新任第七艦隊司令基維特經常率大批軍艦在從日本到婆羅洲一帶海面巡邏。匪方首腦人員仍想說服莫斯科當局，攻佔台灣的利益，較解決西柏林問題重要，基維特已有充分的信心，負起神聖的義務，不使國內人民和亞洲盟國失望。

偽敵人低估美國海軍的實力必造成不可挽救的錯誤。美國海軍自埃及尼羅河口開始，通過越南北緯十七度國界，到韓國海岸，已造成一條堅固的海上長城，以應付日漸緊張的冷戰。在這區域，陸上基地的空軍因缺少合適的基地不能充分發揮其威力。近代海軍行動的迅速。超出敵人在陸地上調動軍隊集中給養的動作。這種海軍性能已獲得陸軍和空軍當局的深刻認識。日後北越共軍倘向南越發動攻勢，海軍藉少量戰術空軍和陸軍的協助，不必使用核子武器，便能制止敵人的侵略。

拳師號航空母艦可載軍用飛機八十餘架，包括三中

隊輕轟炸機（每中隊十二架），一中隊能携核子炸彈的重轟炸機，和兩中隊供航艦本身自衛用的驅逐機。佛瑞斯特級航空母艦在戰時可載一百五十架轟炸機，另加七八十架驅逐機。以航艦爲基地的海軍飛機的造價極大。舉例說：一架 F8U 驅逐機價值百萬元，新式 A3J 高空轟炸機價值五百萬元。就海軍本身說，高性能轟炸機的補充已感十分困難。一九六〇年的全年海軍預算，只能添置六百五十架各型飛機。這些新飛機只夠抵償每月飛行中不可避免的失事數字。因此像基維特一般擔任實際國防工作的人，很擔心萬一有限戰爭連續不斷發生，靠今日的後備飛機數目進行一次總體戰必有捉襟見肘之感。陸軍和空軍受預算的限制也有同感。近年核子武器耗費驚人。三軍致力發展核子武器的結果，不得不犧牲一般普通武器的採購工作。

如果今後應付有限戰爭的行動仍不得使用核子武器，海軍勢必需要更大的航空母艦和更多的飛機，以抵抗敵人以陸地爲基地飛機的優勢。同時海軍又不能放棄其北極星飛彈計劃。海軍的意見是，發展北極星的預算，不必增加整個國防費用，而應削減一部份戰略空軍的經費，充北極星之用。因爲北極星執行嚇阻政策的效力不亞於戰略空軍的遠程轟炸機。

海軍目前的困難是艦隻已老。現役八百七十艘軍艦中，除了百分之十九以外，都是二次大戰期內建造，軍艦平均服役二十年後，必被淘汰。如果海軍需要維持近代化的配備，每年應建造四十三艘軍艦。勃克再三要求批准每年耗資二十五億元的預算，以便每年建艦三十五艘。他告國會：「這是一筆驚人的費用，但是我知道我們有更重要的任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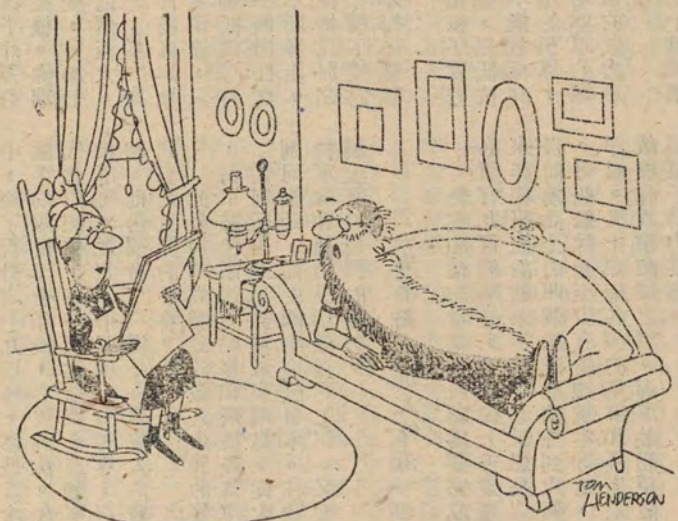
此外海軍尚需擔任敵人偷襲的警報工作。無論晝夜，海軍裝備雷達的船隻和飛機經常巡邏於下述三條航線：從阿留申羣島到夏威夷羣島，從大西洋的亞速斯羣島到阿根廷，從中國南海到日本。在戰時，海軍要擔當運輸軍隊和補給品到敵境的工作。又要擔當抗拒敵人從潛艇上發射飛彈的攻勢。

海軍尚未進入深海

勃克和他的參謀人員認爲要完成上述任務，十年內必須有九百艘軍艦，並配備七千架飛機。這觀念是三年來詳細研究的結果。其中心思想是以北極星潛艇爲主。目前海面上的四個艦隊應擴充到六個能獨立作戰的艦隊。每個艦隊應至少有兩艘航空母艦，佐以威力强大的巡洋艦。艦上配備各型的電導和彈道飛彈，供應付來犯的敵機和攻擊敵境之用。海軍並盼望艦隊中有兩隊是全部以原子動力推進。

一九七〇年的海軍軍艦中，有半數以上參加反潛艇戰爭。目前這種自衛武器的發展計劃不幸遠落在航空母艦與北極星潛艇之後。海軍似乎沒有察覺，敵人在海面下發射飛彈的威力和美國一般强盛。目前只有百分之十八的海軍研究發展費用於反潛艇的工作。今後這方面的工作勢必需要加强，經費也需增加，才能減少敵人從深海中攻擊美國都市。勃克上將曾說：「我們認爲我國海軍最重要的責任是留在海面上……」這話足以證實海軍忽視深水戰術的觀念。

節譯一九五九年八月
幸福雜誌



漫畫：〝你也覺得天氣很熱嗎？〞



談談醫藥時尚和它的危机

子淵譯

你今天吃過一片鎮靜劑嗎？你曾吃過平材特林（Benzedrine）以消去疲勞，振作一下精神嗎？或者曾吃過一點抗組織胺以治療傷風嗎？假如你確曾吃過這些藥品，那末你的醫生可能是在迎合醫藥的潮流，所謂醫藥潮流，我的意思是指一般醫師的所作所爲或所建議的各點主要是因爲時尚如此。即以普通時尚中「開一些安神劑吃吃」來說，有多少服過安神劑的人是眞正需要安神劑的？有許多人白天服提神劑而晚上吃安眠藥，這種情形你以爲怎樣？是良好的嗎？像這樣的時興醫藥不一定會是無害的。

你或者會問「一種科學怎麼會演變成一種時尚的呢？」，事實上醫藥並不是一種科學。眞正的醫生科學家只有那些在實驗室從事研究工作的人們，才有資格擔當這個名義。至於其餘如我們一般普通執業放血，針刺，杯灸和猴腺等法已不再流行，然而醫生和病人却依然傻裡傻氣地在追求着另一些新的時尚——不但所費不貲，且有時又有嚴重的危險。

的醫師，與其稱作科學家，毋寧稱作一種工藝——醫術的執行人。純粹的科學會流爲一種時尚是不可思議的事；但一種學術，一種工藝而易成爲時尚却是很自然的趨勢！

我記得在一九二幾年時，電療術甚爲風行。這種治療按理是使體素比外在的熱敷能受到更深入的熱能。電療如果是由專家來實施，並且能有充分的時間，確是有其妙用的。否則，其確實能透入肌膚的熱量是微不足道的。無論如何，當時有許多醫生都購置了電療機。我也並不例外。我們動輒用電療來應付好些疾病，其中有許多也確是對病情有相當裨益的。

這是人類本性奇突的一面，我相信事實上信仰至少估到治療的一半功勞。而且溫暖也確能減輕痛苦且使人愉快。加上醫生們都熱心使用，報章雜誌又廣爲吹噓，因此社會大衆也都對電療熱中非常。於是許多投機商人便不加考慮地忙着把電療機直接租借給社會大衆，而人們也就把租來的電療機視爲萬能的，對任何疾病，所有疾病都加以應用。假如他們運氣不差，租到一架電流弱，效率低的機器（而事實上他們所得到的便是這類偷工減料的貨品，諸如此類的例子實在太多太普遍了）那末他們遭受炙傷的機會也可少些。而老式的長波發電機，假如電極在皮膚上按置不妥很容易會受到嚴重的炙傷。

有過一段時期，這樣的生意經未受阻撓地繁榮一時。接着地方政府和州政府當局便開始對突然暴起的投機事業予以打擊。控告投機商的案子也日益增加。但是眞正掃除家庭租用電療機事業的却是戰爭的威脅。聯邦政府最後所以斷然頒發禁令的緣故是因爲電療對社會發生了危險——不是健康方面的——而是對軍事和海運交通的聯絡。因爲老式的電療機所激發的電波長度干擾了無線電訊的收聽。

此後新式的性能較佳的電療機迭有設計和改進。即使物理治療學專家發現電療的功用相當有限，但電療在人們心目中却仍非常推崇。曾經時興過的醫藥用品原是不容易被馬上遺忘的。

究竟這些「時尚」能流傳多久，某日，這一問題曾使我困擾了好半天。原因是那天有一位德籍婦女跑來要求我發發慈悲替她放一次血——猶如她上一次的一位德國醫生替她經常所作的一般。我試着用最大的耐心翻覆解釋給她聽，爲什麼不放血對她更有好處。然而她始終未被說服，結果悻悻然埋怨着「近代」醫生走出醫院去了。放血已不再是適當的醫術了。充其量，放血只是降低危險的高血壓之一種臨時權宜辦法而已。

流血至臉色發白

放血開始於什麼時代我們並不確知，但只曉得牠甚爲普及的流傳了好幾百年。考古學家已經發現五千年前塞莫萊人放血用的刺胳針和記錄。在中古代的一些手抄本裡還畫着些古怪的圖表，說明人類身上各部分都受着黃道十二宮各宮之主宰，只有在某一定時辰內，某些脈絡才能作適當的放血。

多數執行放血任務的是理髮匠兼外科醫生，他們只要知道血脈裡有那二十個地方可以放血，那個血脈與那種疾病有關，根據黃道十二宮的圖表所示，每天什麼時辰可以在某一血脈裡放血。在一七五〇年的一本醫學日誌記載着有下面一段故事：「肯特省的一位著名的男爵，男爵夫人，與其所有的男女僕人，每年在春夏之交，要舉行一次算是衛生手術的放血……」放血後，接着第二天再來一次清瀉運動——這又是一種現已不再風行的醫藥時尚，而且還瀉得相當猛烈。我至今尚能依稀記得我們年青時候的硫磺和糖蜜味道。

在文藝復興時代，病人可以經常而自由的放血。法王路易十四的御醫，琴貝布鐵斯戴尼斯(Jean Baptiste Denis)負譽一時，因他係第一個在人類身上輸血成功的人。據說他曾以九盎斯的羊血注入一個因放血過多而昏厥的年青人體內。他究竟怎樣按排輸血而居然沒有把那個病人治死是個疑問，不過這是關於他的史實，而且他亦以此事而聞名。一直到一八一六年，一位著名的法國醫師還忠告人家說「替病人放血，一直到他臉色泛白爲止！」

這種態度無疑才會造成一八三〇年在阿爾及利亞法國士兵和僑民們可怖的死亡率的。在邦尼地方，五千個人中因這種醫療法死了一千一百個——換句話說七個裡面死了二個。一個叫做梅蘭特的醫生，是當時在該地負責醫療事宜的人，決心革除這一害人的醫俗，以使用奎寧來代替放血。於是死亡率即速降至四十六分之一。顯然，這是因爲該地瘧疾盛行，而奎寧使用後適可予以抑制。同時亦因爲瘧疾而破壞血球，使放血者流血過甚而釀致死亡。

有人懷疑此後放血是否又因爲下列一些歪曲的思想重又復興，譬如美國費城的斯雷特醫生在一八四九年曾經說過一句話，他說「人類身上有六分之五的血都是多餘的，而且充滿着疾病的種子，所以最好把牠們放掉。」最後才逐漸明白放血實在害死了不少人。最近三十多年來我未曾再看見過人放血，不過這種習尚在歐洲要比在美國流傳得更長久些，猶如水療法一般。

奇怪的溫泉

每個人都知道水是從山上往下流的。但要是有人看到有水會從泥土裡冒出來，對一般頭腦簡單的人而言該是多麼奇怪的新聞事情。如果水再是熱的，是臭的，或是會噴濺的則更是不可思議的怪事！一般人相信水愈臭便愈奇怪，而沸水或飲用的價值便也愈大。古代希臘人相信痲病可以在伊立斯（Elis）的安尼格魯斯河（The Aniğrus）內仲洗掉，痛風可用塔薩斯（Tarsus）地方的息達納斯（The Cydnus）河水沐浴治療。根據第一世紀時羅馬名建築家斐屈路維亞斯（Vitruvius）的記載，意大利有好些泉水可以溶鮮膀胱結石。又第二世紀時希臘遊歷家賈三尼阿斯（Pausanias）曾記載過「希臘的亞徹伊亞省（Achaia）的塞倫納斯河（The Selemnus）水可以治療男女的愛情，當人們在河內沐浴過後便會忘記他們的愛，假如此話屬實，那末財富對人類便沒有塞倫納斯河水高貴了。」

羅馬人不以簡單的事物爲滿足，他們在溫泉上建築浴池或是用管子把溫泉接入他們的住屋，使享受比較複雜而近於奢華。當初所形成的沐浴儀式，至今還依舊在日常生活上循守着。羅馬人洗澡必先在脫衣室（Apodyterium）脫去外衣，隨後循序而進，由溫水浴室（Tepidarium）而熱水浴室（Caldarium）再在發汗室（Sudatorium）發汗，然後再在抹油室（Unctorium）按摩和抹上油膏，至此才算結束一次沐浴。沐浴會一度由純粹的潔身作用而演變成帶有娛樂和宴會的社交活動。在紐約我也曾聽說過有一種豪華的沐浴方式，同樣也兼供餐食但却未備有舞女。當羅馬文明衰退後，沐浴風氣也跟着沒落，骯髒成爲新的習俗，直到文藝復興很久以後才轉變過來。

英語中Spa一字，意爲鑛水地帶，係導源於比利時的一個村莊名，因遠在一三二六年時即在該村發現有鑛泉。將近十三世紀時，Spa成爲歐洲最時髦的一處溫泉——至少是許多中的一個。有許多泉水又因可治療某種疾病而著名，如法國之維希（Vichy）代表肝病，依維安（Evian）代表高血壓，阿肯塞斯溫泉（Arkansas）代表關節炎（Arthritis）。

比起歐洲有幾百處鑛泉來，美國可以說沒有鑛泉。因此美國醫生一向都認爲鑛泉治療是無效的，不管用的——何況牠還是一種外來的醫法呢！（我們亦承認當十九世紀時，一些貪吃的老饕們，每因狂飲暴食而傷胃；如果到一些溫泉地區去旅行一次，吃些簡單的食物，並用鑛泉洗刷一下腸胃，未始不是一種良好的方法。）當二次大戰期間，我因患關節炎，被送至阿肯塞斯州的溫泉去療養過一個時期。就我個人對溫泉治療的一點有限經驗而言，我敢打賭大多數到美國溫泉地帶去小住的人

士，決不是他們的醫生要他們去的。因爲溫泉治療在美國醫生中並不流行。

我們承認到溫泉區去休養一個時期，遠離塵囂，過着簡單的日常生活，使身心獲得充分休息，是有不少益處的；但我們却懷疑溫泉本身會有什麼特殊的功績。直到最近爲止，從來就沒有作過科學的試驗可以證明溫泉有什麼功用的。隨着核子化學的發展，放射性同位素現在正被用以跡踪探索各種元素對人身新陳代謝作用的影響。雖然在這方面還沒有重大的發現被宣佈過，但已有一些證據畢竟還可以證明泉水治療確有一些貢獻的。

順便還可以提及的一點，是自從大戰結束後，住在歐洲溫泉地帶的人口迭有增加。由於各國政府的鼓勵，醫生們處方用泉水治療的數目亦日有增多。美國的醫生們會爲德，奧，意諸國政府的貴賓，參觀過溫泉地帶。同時溫泉區域亦不斷在旅行雜誌上大事宣傳。看來溫泉治療法又將再度成爲高度流行的醫尚了。

毫無奇蹟的高山

我們對鑛泉的最初知識係來自古代的希臘哲人，同樣的在醫學上也有許多其他的事情我們亦頗受希臘人的恩惠，其中包括希波格拉底氏（Hippocrates）對肺結核最早的陳述。雖然其後又經過二千三百年，直到一八八二年等勞勃特科克（Robert Kock）鑑定出結核菌以後，我人對肺結核才有清楚的認識。此後不久，比較機警些的內科醫生便開始創辦診療所和療養院以便隔離和治療肺病患者。其中有許多，特別是在瑞士境內的，都選在高山上。他們使病人躺在床上，給以營養豐富的飲食，並採用日光療法，經常讓他們晒太陽。

這樣，一直有好多年，一旦當醫生診斷係肺病或有肺病嫌疑時，他們便立刻採取行動把病人送到療養院裡去，特別是在山上的療養院。這一風氣流傳頗廣且習染極深，以致當我還是一個十歲的孩子時，街上流行唱一種令人毛骨悚然的兒歌，其起句是：

啊，我們是三個愉快的肺病鬼。
咳嗽！咳嗽！咳嗽！
我們有一張免費車票去丹佛（肺病療養中心。）
咳嗽！咳嗽！咳嗽！

有些醫生對日光療法重視異常，因而別出心裁，利用一組三稜鏡設計製造成一些複雜的機構，把日光集中着照射在病人身上，並且還利用時鐘掣動着使三稜鏡能隨着太陽光的角度而轉移方向。事實上任何人都能夠吸收大量的紫外線中的輻射能而不致有害，所以這樣作雖然顯得繁複些，甚或有些可笑，但却符合基本的療養眞

理。因爲太陽光能促進鈣的同化作用，讓石灰質把結核菌圍困在一個核心裡逐漸鈣化而不致蔓延。

但地勢高度對療養有什麼裨益？治療肺病，最要緊的一個醫療原理便是設法把病肺盡量使其休息少動。把病人安置在丹佛或狄伏士等拔海有一哩高的高地上，徒然使病人呼吸更深沉頻促，才能使他們在稀薄的空氣裡獲得足夠的氧氣。

山地療養確實也有其優點——至少山上風景甚美！不過無錢到山上去療養的病人，如在平地的醫院裡療養也能同樣快的恢復健康。何況肺病單靠日光治療是不夠的。因此，漸漸地山地療養院便沒有過去般崇尚了。有許多且被迫關門。

當肺病療養院盛行在頂峯一段時期裡，其他的一些醫療時尚却轉趨沒落了。譬如對抗刺激——一種舊的時尚——衰微了。關於對抗刺激最熟悉的一個例子，例如用塗抹芥子使皮膚表面充血，以外表的皮膚痛來對抗內在的腹絞痛。杯灸法是一種至今還流行的古代時尚。把一隻玻璃杯或金屬杯，抹上一些酒精，點着後覆在皮膚上。當杯子內氧氣燒掉後產生一部份眞空，因而能扎血液吸至皮膚表面來。我還清楚的記得，當一九二七年有一個患肺炎的病人入院治療時，其前胸和後背都充滿着一個個如銀元般大的紅棕色充血記印，這便是由一位年老的在歐洲方面訓練出來的醫生所施的杯灸術結果。

起跑也是一種過去的醫療時尚，無論是用直接的火燙或是用強烈的刺激性藥物。直到一九二五年還有人用燒得既紅且熱的烙鐵燙在皮膚上使起跑。過後威廉與斯洛爵士（Sir William Osler）又提倡用針刺法以治療背痛。

在他所著作的一九一八年版的「醫學原理與實施」一書內曾載着有這樣一段話：「對腰痛，尤其是屬於急性的，針刺是最有效的一種醫療方法。用三四吋長的針（普通幅針經消毒後即可用）刺入腰肌發痛處，隔五至十分鐘再拔出來。在多數情形下，痛可立消。我可以完全確證林格氏（Ringer）——教我施用此法的授業人——的方法是非常有效而快速的。」

現在，假如你覺得背痛，你的醫生要用幅針完全刺入你的肌肉裡去，你會聽任他這樣作嗎？

假如你和我一樣是一個中年人，你可能會記得用過安福消腫膏（Antiphlogistine）。傷風咳嗽可用烘熱的藥膏貼在胸前，關節痛，牙痛臉腫亦可用此藥膏敷在痛處。安福消腫膏可能並不比普通的糊藥好上多少，但牠却作過甚的宣傳，成爲萬應的仙丹妙方，有歷地方都可應用。我的藥劑師告訴我這種消腫膏現在仍舊在市上有售，不過他在最近幾年來却沒有接到過醫生的處方了

●

●

懷還記得以前在老式的藥房裡，非常顯眼地陳列着盛有水蛭的玻璃瓶，和一大瓶的顏色水嗎？牠們的功能是可將挫傷和臉瘀斑等的瘀血吸掉，這些討厭的東西現在已很難再在市上被發現了。

所有上面這些奇怪的過去時尚，在今日眼光看來固然甚爲可笑，但却都是有過相當功績的，只是像留鬍子，戴無邊女帽和穿腰墊（女人撐裙褶的）般不再時興了。

自油脂而返回油脂

在我一生中，自作學生，實習醫生而外科醫生，我對治療火傷已走了一個完全的循環，自用油脂開始而仍返回到用油脂。小的火傷沒有什麼嚴重，但面積廣大的火傷，則常會因失水過多而致命。除了發炎以外，這是火傷中最危險的一件事情。

當我在孩提時代，火傷總是用油脂來治療的。所有油脂如烹飪用油，猪油，牛油，凡士林，甚或奶油都可應用。用一份石灰水和一份亞蔴仁油調合的卡倫油（Carron Oil），最早因爲是在蘇格蘭的卡倫鐵工廠施用的所以叫作卡倫油，至今在有些藥房裡或醫院急救室裡還在繼續應用着。醫生們總難免大驚小怪的，所以有時也常用凡士林。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發明了好多石臘製品，可以塗在創口上的，也可以噴在創口上的。這比用油脂要乾淨得多，但效用却離理想還太遠。於是軍醫又開始用迫金氏溶液（Dakin's Solution，一種含氯之抗毒溶液），這對清除壞死的體素和防止發炎確甚有效，但對失水控制却毫無幫助。並且因爲牠含有氯（其主要的作用也正爲含有氯），有相當刺激性，故須時常掉換。治療一個病人，却使大家都搞得一身濕——病人被弄得泥糊糊的，護士也出了一身汗。我們依舊沒有「良藥」可用。控制發炎依舊很難，病人因發炎而死去的和死於大量失水的一樣衆多。憑着當時已知的一些方法，我們還不能補足已失去的水份。血庫和血漿都還沒有問世。

過了一段時間，有些聰明的孩子記得他們的老祖母曾經用濃茶治過火傷，而另外一些人的老祖母亦曾用過墨水。這些都是因爲牠們所含的鞣酸成分而曾經一度成爲俚俗的急救良藥。因而便有許多宣揚的論文發表，同時也有好些鞣酸配方時興一時。用鞣酸的主要作用是把燒傷的皮膚鞣熟，讓不透水的硬皮蓋住燒傷部份而減少水份的損失。但如此治療是利弊均等的，因包覆物是硬性的，動作時會痛，因而妨碍血液流動，使極端部份感

到麻木。另外假如體素在鞣過的部份下面發炎，那末醫生必須要切開大塊硬皮才能讓膿汁流出來——這個手術無論對病人或對醫生都是頂苦惱的。

過了一段時期，用鞣皮的方法就不再時行了，而「敞露」療法便跟着開始。病人在手術室裡等火傷創口洗淨後，便睡在護架或蓬帳下面，並打開電爐以維持體溫。包紮已被取消了。房間內必須裝上定溫器以維持溫度均勻。全部的治療過程相當繁複，且病人也覺得不很舒服。以後等病房裡的溫度調節器改良以後，蓬帳才能廢棄不用。至今還有好些醫生歡喜採用敞露治療法的，但我總覺得大多數醫生却還是主張用包紮法。

甚或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前，我們已有磺胺類藥物可以防止發炎，有血庫和血漿可以抵制水份損失。但海軍軍醫部却又回頭採用油脂療法，只是在使用方面與前略有不同而已。當傷口在手術室洗乾淨後，即用浸透凡士林或一種混合油膏的紗布蓋住，再在上面敷上紗布墊襯和棉花並用伸縮綁帶包紮起來，使產生穩定的壓力以減少水份損失。現在我們大多數人都歡喜用這種療法，病人也覺得這樣比較舒服些。同時也救活了更多的生命。這樣似乎用油脂治療火傷轉又趨於時興，且將持續相當一個時期。

「猴腺」

假如你太胖，你希望你的醫生替你設法減肥。醫生和大多數人都很自然的會接受腺體治療法。我們能夠把一個肥胖的女孩改換成一個亭亭玉立的少婦人。我們能夠用腺體抽出液把變化激烈的生活轉變緩和下來。我們能夠用甲狀腺促進遲鈍的新陳代謝作用，我們也能用胰島素控制糖尿病。不久以前，我們還辦不到上述任何一種手術，那些提倡腺體治療法的先進們還不斷被人揶揄取笑。當一八八九年法國生理學家布朗司夸達（Brown Saquard）聲稱用年青動物的睪丸粹素可使老年人返老還童，他被嘲笑不已。不幸他當時已是七十二高齡的長者，且他的論說又多被誤解。故一直要到塞琪伏洛諾夫（Serge Voronoff）將猿猴之睪丸移殖於人類成爲事實後，才使腺體移殖術時興起來。二十世紀初期，曾有過一段時期，伏洛諾夫紅得發紫。全世界的老年人都到他那裡要求移殖猴腺。「返老還童」成然非常時髦的話題，因而有許多醫生也開始辦理移殖手術。於是年青的公猴一時「紙貴洛陽」。這一概念的本身也引起衆多批評和騷動。報章雜誌上都以頭版新聞予以報導，而無數笑話也因之而起。「猴腺」成爲美國語言的一部份，小說家也動腦筋到以返老還童爲題材，編成許多美麗而怪異的

故事。吉屈路特愛瑟頓（Gertrude Atherton）所著的一本「黑牛」便是其中最特出的一種幻想曲。

一旦覺醒時情形又很混亂。原來一種動物身上的體素是不能在另外一種動物體內生存的。無論睪丸移殖後，對身體，對心理，有（也可能根本就沒有）任何立即的反應，但當移殖過去的體素死亡時，這種種反應便都化爲烏有。於是所編的笑話立刻一百八十度轉彎，改捧爲罵，而且罵得十分刻毒而下流。伏洛諾夫又被揶揄嘲笑——隨着時間的逝去，漸漸地也就被淡忘了。

儘管社會的時尚已呈過去，但對布朗司夸特和其他許多人的腺體分泌的純粹科學研究却已根深蒂固地影響了醫學的實施。醫生們對返老還童決不存着神蹟似的異想——他們也不預備當衆宣傳類似的治療方法——但事實上，靠着現有的一些腺體治療學識，他們對那些有着腺分泌不平衡的病人却發揮了不平凡的功能。

今日的外科醫師很少見到有如我們年青時常見的那種巨大的糖尿病癰。那些膿瘡有時候會有足球般大，裡面滿滿的都是奇臭無比的膿血和腐肉，且常是劇毒的。「血中毒」——全身發炎——總是可怕的，在一九二五年時，我的一個朋友即是死於膿毒病的。當他輕叩病人胸部時，不小心把一個手指頭戳進膿腔裡去因而釀成血中毒。當時沒有什麼辦法可以救得了他。一年以後我於驗屍時也發生了同樣的意外，使我整整有一個星期都沉浸在恐懼的冷汗裡。我們外科醫生雖然有了高度的醫學技巧，但有時還得仰仗於祈禱。固然我們亦嚴格的執行無膿毒的各項安全防範，但施行有膿毒傳染性的外科手術終究是一項提心吊膽的工作。因肺炎，腹膜炎和其他炎症而喪命的死亡率相當高。我們常常在婦科病房裡與淋病「膿管」相掙扎。六十個病床的外科手術房，平均每星期總有一個多人要死於腹膜炎。

磺胺類藥物完全改觀了這個情況。用了消治龍使腹膜炎的死亡率積極下降。「膿管」也不常看到了。死於肺炎的也減少了。外科醫生雖然仍舊不是安樂職業，但情況已大爲轉變。

危險的時尚

不幸醫藥時尚顛覆了美景。漸漸地醫生們開始不分青紅皂白的對小病小痛也開了一些磺胺類藥物。猶如有些種類的昆蟲逐漸對DDT發展出抗藥性一般，某些病菌因爲開始時未曾用足夠的劑量去殺滅牠們，漸漸的對磺胺類藥物也產生了忍受性。對那些具有抗藥性的病菌，磺胺類藥物已不再有效。無可避免地，磺胺類藥物轉眼便變成不大有效，也不大時興了。

盤尼西林是我們下一個時興的「神藥」。牠挽救了無數生命。但牠還是有相當限制的，這些限制是我們必須設法去找出來的。我們所已經找出來的是：要想治療有效，必須應用足夠的劑量，使一舉摧毀我們的敵人——這是治療學上閃電戰略。尤其因盤尼西林是一種有用的治療工具，我們必須更正確地予以應用。牠甚至連繼續多年最難治療的梅毒都是對頭剋星。

但盤尼西林究竟怎樣了？除了盤尼西林之外我們爲什麼還必須要發展出那麼許多種的抗生素？同樣的，盤尼西林也因爲使用得太普遍，什麼輕微疾病，甚至如普通傷風都用上了牠。用得太多，太爛，劑量又用得不得當，因而造成了很多種抗藥性的病菌，正如過去磺胺類藥物所遭遇的同樣情形，藥效漸趨下坡。所以我們必須繼續尋求新的抗生素，愈尋種類便愈多。

對科體松類藥物將來會有怎樣的結局？我們是否也像磺胺類藥物和盤尼西林般來處理牠們？我在這裡所說的我們，是指我們全體，大衆和醫生都包括在內。迄今爲止在所有新發明的「神藥」中，科體松類藥物可能是最偉大的一種傑作。牠們不能治療癌症，不能治療肺結核或踢囊炎腫，然而牠們對有許多疾病，如各種皮膚病以及快成殘廢的關節炎等所能緩解的功效便簡直就是一種神蹟。最近報章雜誌上所披露的許多文章顯示科體松已成爲家庭間常用的名字。我們固然不清楚所有這些使用的答案，但用得不得當，可體松類藥物也是很危險是可斷言的。我們希望大家都會很聰明的使用那些藥物，不至於因流行使用而像吃阿司匹靈般的近於濫用才好。

如何會發展成醫藥時尚的？過去完全是醫生的措置失當，而現在却該是報紙和社會大衆擔負這個責任。我們常常把有關醫藥方面的消息如丟炸彈般到處亂丟。隨便拿起一份報紙或一本雜誌來看，有多少次你沒有看到提及醫藥的文章和圖表？所有新問世的藥物都被鼓吹爲神蹟似的傑作。人們也熱望的愛看這些報導，從而獲得一知半解，於是逼着或求着他們的醫生使用這類藥物。所有的醫生不會都像我般頑固的，他們不會乾脆的拒絕着說：「不，你不需要牠，你不會從我這裡得到牠的。」

我們大家都該擔負起一部份責任。現在應該是我們大家清點存貨的時間了，就像自然趨勢般經過一段騷動以後又該恢復寧靜了。醫生該再度記得自己的使命，病人亦請不要再自己處方。

譯自十一月號哈伯雜誌

> 我們現在的社會心理是非常滑稽的，每個人都希望別人說他年青。但如果你說他未成熟，則他却認爲是奇恥大辱。



沒有細菌的世界

——目前這世界的寵兒只有鼠等小動物，當發射太空船的時候人類已進入無菌世界中——

當挪亞的方舟經過洪水的氾濫，最後停泊在亞拉臘山頭，船裡的活物都一對一對地出來：飛的走的爬的以及蠕行的都到達了平安之地，這世上各處都知道的登陸故事，以現代細菌學者的標準度量，是問題簡單的事情。

明日行星間的"方舟"已經由政府設計繪圖，在太空旅行，准許出境以前還有一項令人難以相信的複雜問題。

當第一個人踏上月球，他會不會替整個新世界帶去了永遠不能鏟除的污染；結核桿菌、炭疽熱胞芽、腦膜炎球菌亦同時跟他混進這氷瑩玉潔的水晶宮呢？

這光景在目前討論，似乎是



十七世紀，某醫師的防菌甲冑

想入非非，如同好萊塢式超無垠宇宙尺度的電影故事。然而，若是我們反省，在新大陸發現之初期，隨着哥倫布的航行，痲疫在新舊二世界間來回掃盪，在全人類中散灑了梅毒、痲症、瘧病、牛痘、等等折磨的苦水。因此今天的許多太空科學家中有人要在實驗裡研究這沒有細菌的世界。你覺得是否恰當？

巴士德的謎底

沒有細菌的世界到底像什麼樣呢？科學家們在十九世紀就爲這事迷惑，巴士德他的想法是生命將不可能，甚至建議一種實驗方法來證驗這句話，那就是從消毒過的鷄蛋出發。

於是一八九七年有二位研究員：納脫掏爾和席爾反耳特最初嘗試獲得無菌小鷄，但是他們的雛兒都結局凄凉：不是營養不良，便是染上細菌不得純潔。

過了二年，另外一位研究員蕭戴里斯—又弄成功了沒有細菌的鷄，但是牠們也活不久，體重減輕而死亡。然而這樣的工作繼續仍有其他許多着迷的嘗試者用了各式各樣自製的設備來克服那些令人難捨的困難問題。

一九五九年—感謝巧妙的技術，特殊的設備，和今日營養學的知識，不染細菌小鷄、天竺鼠、小耗子、大老鼠、兎子、甚至山羊都飼養成功，而且一門嶄新的學科—知生學—加入了科學的名譜。

生物研究方法裡最困難的一種，知生學（Gnotobiotics）從 Gnotos〝已知〞Bios〝生命〞取名）包括動物的不沾細菌接生，一般採用消毒後腹部切開分娩術（Caesaren Section）然後將幼兒移入另外一間沒有細菌的小密箱，供給牠溫暖陽光和空氣。因爲小生命甫出娘胎便與生母隔絕，這育嬰室必需有個設備可以送入殺菌過的營養食品。

這可以稱爲新天地的逆旅包括三間屋子：正廳套房和浴室—正廳是手術房，套間是起居室兼臥房，而浴室是道道地地的土耳其式加壓蒸氣消毒釜。請看小店主人怎樣迎接他的新貴賓。先把懷孕臨盆的母親用蒙汗藥翻

倒，將她綁在作房底下，肚子貼着已殺菌的賽璐芬或賈拉（註一）玻璃紙窗，然後從作房裡向外開刀，割破玻璃紙和肚皮，取出嬰兒。這樣的接生法，其後裔便一菌不染，落地時已在消毒的密室之內了。

長三呎寬高各二呎，不滿十二立方呎的小天地。玻璃爲頂，金屬爲壁，一双人造橡膠的長臂手套，袖口封在壁窗上讓研究員們伸手進入密室工作。食物、空氣、儀器用具任何東西送入那客廳都經殺菌消毒，裡邊不僅沒有細菌生長而且可以相信外界的過濾性病毒亦不能侵入。

在這樣的小世界裡沒有東西腐敗，賸餘的食物和動物的排洩物，若留着也永不分解發臭。

小公民

今日無菌世界裡的寵兒要算是天竺鼠亦稱爲豚鼠。他們在生後會自己照料自己，不需要特別照顧，截至最近所有用無菌實驗的豚鼠都是開刀取出的，如今聖瑪利亞大學的盧廉學院有新消息使無菌界驚奇，他們終於從無菌的媽媽獲得了無菌的小孩。

爲什麼無菌豚鼠不像小耗子大老鼠們，只有他們能夠生育傳代仍是一個謎。可是有了盧廉學院的無菌豚鼠後代以後，這謎或許就會打破。

從事無菌工作研究員們遭遇到的另外一個難題，乃是並非所有的食物都可用蒸氣消毒而仍保留所要的養份。研究員們發現豚鼠因缺少維生素乙而致死，雖然喂牠維他命而仍無効。最近國家衛生院的李却荷頓博士用輻射線爲無菌豚鼠的飼料殺菌，方法很成功。這技術在其他試驗室應用同樣有効。

想不到盧廉學院在營養學上的研究答覆了巴士德的問題，無菌鷄雛喂以適當的飼料，會像普通小鷄一樣的生長，他們身體器官內的維生素含量亦沒有差別。只是若飼料裡短少任一種維生素：譬如說胡蘿蔔素、尼亞新維他命 B5）維他命B1或葉酸，那麼無菌小鷄會比任何正常的鷄雛更早顯現缺乏症狀。

關於此點，研究員們更迷惑不解，肯不透是什麼奧秘，那無菌小鷄和普通小鷄都會排洩出飼料所缺少的那一種維他命而其量若給以口服足夠維持牠們的生命。

這世界在擴展中

目前設備完善的無菌研究室雖然不多，但數字在很快的增加，因爲科學家們發現，飼養無菌動物成功，其供獻無限。

有人稱這種無菌動物爲一種効能與顯微鏡相埒的研究工具，另外有人指出，對生物學界說，無菌動物無異

是細菌學家的一支活試管，已經消毒並盛着最理想的培養劑。「牠供給一個純潔的寄主介質，某種或數種指定的微生物在牠體內所起的活動以及相互的作用，可以不受干擾，混雜研究得清楚明白」現在多方面已有極大的進展，包括維他命的新陳代謝，營養學、手術試驗、免疫化學、牙痕實驗、老衰過程以及毒素病理學—包括過濾性毒素是癌症病源的學說。

佛羅里達州的詹姆斯•愛•雷尼博士，他埋首於無菌工作三十年，追踪一種可能致癌的病毒。藉着白鼠中獨特的一族—C3H—這族的女性都會演發乳癌。雷博士今發現，即使是 C3H 族若在無菌的環境中長大，亦不生癌病了。「事實上動物若在出世時即行隔離，那麼除了母體遺傳的菌毒以外可免沾染任何其他病菌。」

同時密契根大學的生理學家們正在計劃比較在無菌室裡長大的動物與尋常者的身體組織，密契根的蓋蘭特•D•亞伯蘭姆博士急切地等待報告，以檢討牠們身體上某些適應環境的器官有多少變化。例如淋巴腺，我們都知道是抵抗感染的防衛哨。無菌動物的淋巴腺就發育不充份，牠們的伽馬血球素數量亦低。

這裡不要牙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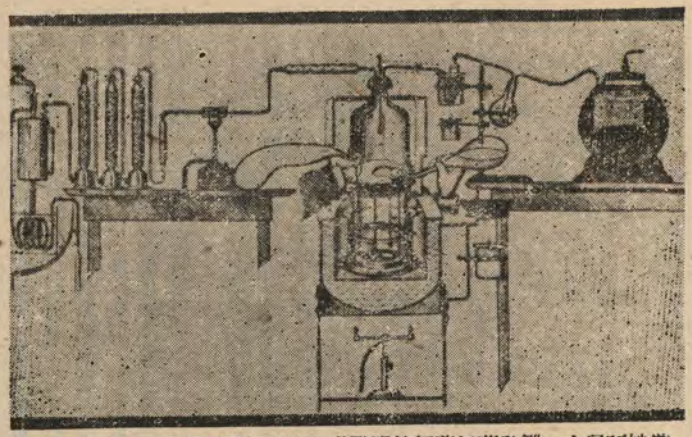
藉着無菌動物的幫助已解答了一個老問題，無菌老鼠較以容易壞牙的食料，仍不會蛀牙，即使用顯微鏡察看，也找不到細孔，但是另一批受控制的普通老鼠，喂給同樣食物都引起了牙病。後來給那些無菌老鼠服了些少的腸球菌，牠們終於顯出標準的牙痕病來，得結論如下：無菌的齧齒動物，不染到細菌不會蛀牙。

從齧齒類到人類，其中距離，在生物學家看來，並沒有幾步。太空科學家們考慮當他出了地球的氣氛，將會面對的問題—於是無菌工作的觀念應用到星球間的旅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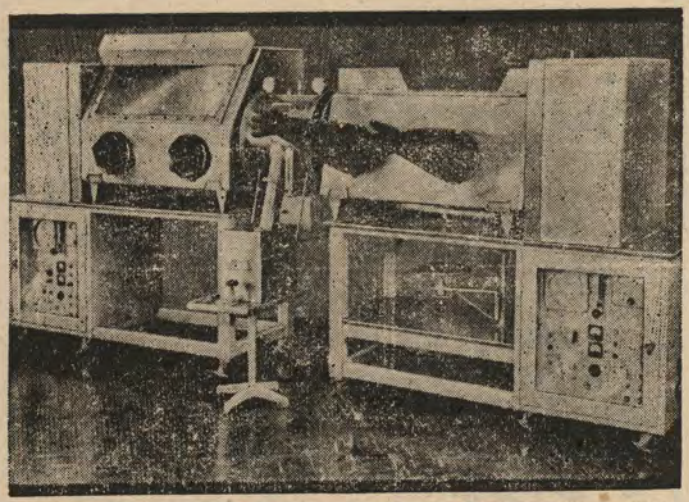
在我們的本土

太空人—好像盧龍學院的無菌箱裡居民一般—生活在人造的空氣中。無菌豚鼠若出了他的世界，曝露在我們的充滿細菌的現實環境中，立刻感染了劇烈的腹瀉不久病斃，然而盧龍的 P•C•屈蘭克斯勒教授已發現，牠們可以成功地接受普通世界的生活條件，只要不突然曝露在外界的處境中，換句話說，這動物需要一段時間，慢慢造成對付外間世界衆細菌侵略的抵抗力才能立足。

或許太空人，從這氣氛冒險進入另一氣氛以前，也得停留一個〝停船檢疫〟時間，當然，太空人所拜訪的任何一個能支持他們生命的行星，必定是像一世紀來科學小說作家們所指出是絕少細菌的，可稱爲無菌世界。



1897 年 Nuttall 和 Thierfelder 發明的飼養無菌鷄雛，小鼠巧妙儀器，他們用一個蒸氣消毒過的玻璃鐘罩，覆在水槽上水面浮一層油，動物在罩內金屬網上生活，排洩物掉下去經過油層從水底取出。



1960最新的裝備，保證絕對消毒，空氣經過過濾和焚燒滅菌，…蓄電瓶當外線斷電時自動接替，…若更換窗口手套，不影響密室，自左至右爲廚房，消毒釜（過渡用）手術室。

即使在人類現住的地球，無菌生存問題已如前邊所說，日趨重要，無論在什麼時候，有某種植物或動物品種，在地球上逐漸消滅，挽救他的第一步是移植或移居進無菌境界；當疾病的傳染撲滅，再採取其他步驟。所以我們要把河流消毒；用化學品驅除田裡的野草，撲滅蚊虫和蒼蠅，在貧瘠的土壤上面注入液氨和其他化學品。

知生學的領域，尚待更進一步的進展，如今研究員們還只在試驗室裡黑色的人造橡膠長統手套後面操作，孜孜於這一方面的科學家們目前還只登堂而尚未入室呢。

註一：賽拉Mylar是杜廠公司出品的一種聚乙烯樹脂。

譯自 The Laboratory Vol 27
Nov. 5,1959



漫　畫〝我們是到同一地方去渡假期嗎？〞

美國中央情報局長——杜勒斯

William Nathan 著
張時譯

一位年青主婦在華盛頓的鷄尾酒會上遇見艾倫·華許·杜勒斯（Allen Welsh Dulles）後，失望地撅着嘴對她丈夫說：「你看，」她抱怨地說。「他一點都不像個間諜。看起來倒有點像老雞斯福，不過牙齒比較直。」

這種評語和反應並不奇特。一些對杜勒斯並不詳知的人，不大能相信這位穿蘇格蘭呢西裝的老人會是自由世界中有史以來最大偵探組織的負責人。他的外表像個長者，他的個性莊嚴而樂觀，幾乎找不到有大間諜的氣質。

總之，杜勒斯的面容不會令人望而却步——那也是他所眞正希望的。特務在廣義上有對目的不休止地探求的意思。他使任何人在話語中洩露有用的線索。任何特務機構的首腦都知道，從你的外表和談吐，敵人也可能發現出你的廬山眞面目。

所以大間諜們的行止全表現得不可測知。他們不露出蛛絲馬脚。他們行事有如神龍見首不見尾。

艾倫和他的哥哥，故國務卿·約翰·浮士特·杜勒斯一樣，都曾經是華爾街的律師，他們可能因之而訓練出多方面的性格。他那有力的握手，縱情的笑聲，平易的眼光和溫雅的談吐，遠蓋了他所以成爲美國情報領袖的性格。

杜勒斯穿着英國呢西裝，微有鬍鬚，戴付無邊的圓眼鏡。因爲他每逢週末經常在長島的夏季別墅裡作戶外運動，所以柔嫩的皮膚上經常帶着褐色。他喜歡划船以及網球。

到華盛頓杜勒斯辦公室去拜訪他的人，發現杜勒斯會大談起網球經或是對國會某一位議員的不幸事故深致同情。人們會因爲他的彬彬有禮和良好教養，會以爲他是來自遙遠的地方。許多和他有一面之雅的人都稱他爲「淳樸」，「老練」和「慈和」。

如果他是十九世紀運動家的典型代表，那麼也就是他，自納粹外交部窃得二千六百件最高機密文件；籌設計劃使希特勒差點喪身於炸藥爆發中，他的情報系統幾乎到達了克里姆林宮。我們可以說在西方世界能在一天下午中輸掉冷戰的只有他一個人。

嚴重的責任加在杜勒斯身上是在六年前，他繼任爲中央情報局（Central Intelligence Ageucy）的局長。他的責任是預先發現世界的危機，並及時通知總統及其重要顧問。在理論上，杜勒斯的情報成爲美國避免三次大戰政策的基礎，稍有差池則後果不堪設想。

杜勒斯的工作重大而堅鉅，所以政府也爲他開出空前鉅額的支票來協助他。中央情報局的工作有絕對獨立與機密性。杜勒斯及其手下每年究竟開支若干經費——有人估計爲十五億元——以及有多少職工均爲秘密。支持中央情報局的人說，無論花費多少金錢，比起珍珠港事件則渺不足道。

中央情報局設立於一九四七年，其目的在防止第二次珍珠港事變。該局並未改換原來有陸空軍與國務院下隸屬的情報機構，但是對於來自各處堆如山積的情報與流言都有精密與愼重的考慮。如果在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七日已經有了統一事權的中央情報局以代替分崩離析各自爲政的諜報組織，那麼日本艦隊在擊沉吾人的艦隊前已先被消滅。我們有敵人將來襲的消息，而沒有一所重視它的機構——或是一位像艾倫·杜勒斯這麼一位時時刻刻負責任將情報呈送給總統的人。

在美國，艾倫·杜勒斯是少數有權將熟睡的總統喚醒中的一個。我們無法知道他是否這樣做過，但是艾森豪先生每日早晨醒來首先看見的便是杜勒斯所作的國家大事報告及預測。每天早上總統在早餐時閱讀中央情報局的大事概要——扼要的報告並附有以箭頭指出「熱點」的地圖——然後才開始處理萬機。

有人說，總統閱讀中央情報局的文件時，並沒有完全清醒。例如有件公開的秘密，說大約在蘇俄放射第一枚人造衛星前一年，中央情報局已獲得情報。杜勒斯曾經憤怒地告訴調查議員，他已經立刻把這項消息送給白宮，而當時政策上B—52的優先仍維持至今。

在這方面，華盛頓有件著名的謠傳，說杜勒斯曾經告訴總統和國家安全會議；如果中央情報局費盡心機窃來的敵人情報他們不願採聽，那麼只有另請高明了。杜

勒斯的辭詞相當激烈，使艾森豪也大爲不快。

據說，經過一番辯論後，艾森豪告訴杜勒斯他貴在太忙沒有時間詳讀中央情報局送來的厚厚文件。結果有些和事佬提議由杜勒斯準備更簡單扼要的報告——一件主要項目附有地圖和箭頭以供參考的備忘錄。傳言說艾森豪要求用鮮紅色再畫上箭頭，但是新聞秘書立刻加以否認。

不管上述傳言的眞實性如何，但是在白宮內外的一般人均認爲杜勒斯和中央情報局是對的。也有部份人持反對論調。一位杜勒斯的反對者，專欄作家喬治·沙克遜最近提議使赫魯雪夫對美國諜報工作放心的最好辦法是「請他坐下，把杜勒斯的情報人員介紹給他。那麼他立刻會發現他大可高枕無憂。」

去年夏天中東事件發生後，輿論界對他也甚爲不滿。他們說當這件使伊拉克王喪命以及美國海軍陸戰隊感到無措的事情發生時，中央情報局和其他人一樣感到驚訝。

關於這件事，杜勒斯在去年十二月曾幾乎聲淚俱下地說：「如果我未曾報告伊拉克的危機，其咎在我。如果我事前警告而無人理會，那是政府當局的責任。」

所有判斷上的錯誤，疏忽的失敗，其責任都推在杜勒斯身上。可是準確的預告以及挽救美國於危難的事情，只有總統，國家安全會議四位委員以及杜勒斯本人知道。中央情報局在杜勒斯領導下，對毀譽無動於衷，他們的座右銘是：「不請求，不解釋，不誇口。」杜勒斯說：「在諜報方面，怀必須有信任之心。假如怀不相信這個人，還是別用他。」

在議員及新聞界，這句話不是交友處世之道。因爲他們認爲他們有權知道一切事。而「一問三不知」的態度是他們所痛恨的——因此他們認爲杜勒斯是美國僅有絕無的暴君。

最可爲典型的是邁克·曼斯非議員，他經常想提議以立法設立一項「監視中央情報局委員會」。如果他眞提出此議案，北塔可達州的威廉蘭克一定會投他一票。蘭克議員認爲中央情報局已經失去「爲世界安全提出危險警告的作用。」他希望在國會通過敵查杜勒斯情報局的法案。

在杜勒斯言，國會希望在中央情報局身上誠去「機密」的封條並非新事。故麥加錫議員在全盛時期，曾要求提詢中央情報局的一位情報人員威廉·彭地——艾契遜國務卿的女婿。杜勒斯像個拍蒼蠅的人答覆他；彭地決不能答覆任何詢問。麥加錫開始草撰文告。他控告中央情報局被共黨所控制。杜勒斯簡短地說：「那是謊言。」

但是杜勒斯願意考慮麥加錫的證據與資料。麥加錫碰此釘子大爲忿怒。以後，杜勒斯把一部份檔案交給由克拉克將軍率領的調查團。麥加錫的控告是無的放矢，他提出的許多名字都不是中央情報局的工作人員。

杜勒斯對此結果不表驚異——他以後多少有點讓步。他接到麥加錫議員邀請他們夫婦參加訂婚禮時，杜勒斯夫婦送上一座金船並宣稱樂於參加。

雖然他時常爲國內的批評而苦惱，但是那些評語比起蘇俄的評語簡直是甜言蜜語了。可是對蘇俄的評語，他僅置之一笑。難道他眞用女色來迷誘蘇俄田徑選手，以麻醉藥在比賽前夕麻倒所有選手，使美國獲勝？難道是他在鐵幕衛星國家發動革命？難道是他在危地馬拉促成反共黨政府的暴動？難道是他破壞某一共黨內閣閣員的名譽？他政治性地乾咳一聲說：「我不願意否認他們的讚詞，……這種事還是讓他們在黑暗中摸索爲妙。」

如果蘇俄在黑暗中，則將手足無措。眞理報憤怒地說：「如果有人不小心使探子艾倫・杜勒斯進入天堂，他會爆破星辰，毀滅雲霧，謀殺天使。」

即使俄國人也不得不欽佩杜勒斯的諜報組織天才。一般人都以爲一九四五年危地馬拉革命推翻西半球第一個共黨政權其主使者確是中央情報局。一位深知中央情報局內情的人說：「危地馬拉事件非常溫和。」

杜勒斯也知道其榮譽與責任日益加重。任何反共事變失敗，人們會直覺到這是中央情報局的失敗。（匈牙利是特殊的例外；杜勒斯也同意這是非常血腥與絕望的悲劇，他們愛莫能助。）

任何人，甚至於俄國人，深信杜勒斯及其手下能夠在半夜把克里姆林宮的電燈開亮。自然我們不應當過於多問他們的詳細計劃，但是杜勒斯自己有件不移的原則。他說：「如果我們不與國外的友人互相合作支持他們的反共運動，那我們其實無比。」

無疑地，由於杜勒斯的技巧以及巨額款項，他們替我們在鐵幕內贏得許多朋友。似乎那是件輕而易舉的工作，但是誰也不知道爲了在蘇俄組織「活躍的地下運動」曾經灑了多少血汗。杜勒斯時常說這是一項堅鉅的使命。

但是如何堅鉅，杜勒斯沒有說明。而且沒有說明中央情報局的情報人員如何進行工作。蘇俄每有試驗火箭，中央情報局立刻知道。第一號人造衛星上到星空前一年，他們便正確地預報了。

他們也預言委內瑞拉的反尼克森事件，印尼的革命，金門的炮戰。據說在事發三個月前，杜勒斯便向白宮報告赫魯雪夫消算布加寧的可能。（至於他曾經預言朱可夫元帥可能成爲蘇俄獨裁者一點，杜勒斯承認錯誤地

笑道：「的確是我錯，但是朱可夫也錯了。斧頭落下時他不該留在阿爾巴尼亞。」）

也據說，蘇彝士事件發生前，杜勒斯的手下比進犯軍司令尚早知曉以色列軍進攻埃及的消息。

在表面上，這是可驚的記錄。杜勒斯在十幾年內，將一個平凡的諜報組織訓練成世上最好的機構。一位專家說：「在短短的時間內，我們居然有個使蘇俄頭傷腦筋的組織，確實令人高興。無疑地，我也相信，有比杜勒斯經費多六倍，人手多四五倍的蘇俄諜報組織，今日發現他們正面對一旗鼓相當的敵手。」

當杜勒斯就任局長時，他置下一個目標。「絕對完整。」他要求：「不干入政治則無所恐懼。不管是否觸怒當道者，我們誠實地報告。」

指定他任局長時，總統認爲只有他才不致於捲入權貴的政治漩渦。總統對他說：「假如你打算執行一項計劃，大可不必顧及其他牽涉。」艾倫・杜勒斯看起來是個非常切實際的人，他會堅持政治家們跟從他的意志。

杜勒斯的前任是華特・貝特爾・史密斯將軍，艾森豪大戰時的參謀長。他是位冷靜敏捷善於辭令的人。史密斯在杜魯門當政時已經加入中央情報局，他發現該局弊端叢叢；它們的方法常常是不科學的，有些人員只炫於聲威而不願履險犯難。將軍就任第一個月內，開革了自戰略局留下的五十多名人員。

史密斯也聘用了一些人。第一個就是杜勒斯，他在不久前曾幫助新成立的中央情報局籌設一項計劃使之茁壯。史密斯說：「你寫下這項計劃，現在進來促之實現。」

杜勒斯認爲這項工作只需要六週時間，於是向他的律師事務請假。但是從此他不會再離開華盛頓。杜勒斯和史密斯的性格雖然不同，但是他們的合作却帶來極大成功。不久，史密斯請他擔任行動處長，杜勒斯答應了。

在史密斯和杜勒斯領導下的中央情報局面對着一大問題——韓戰。這場戰爭中杜勒斯付出了自己的代價與感情，他的兒子，艾倫・麥西・杜勒斯爲海軍陸戰隊上尉正在前線。小杜勒斯回家時，頭部受重傷在醫院睡了幾個月，以後，他一直沒有完全痊癒。

韓戰也給予杜勒斯和中央情報局其他痛苦的時辰。鴨綠江傍也發生了一次諜報的失敗。當幾百萬中共軍隊從地平線上出現時，麥克阿瑟的第八軍驚惶失色。其責任至今尚未完全判明。據說中央情報局曾經告訴杜魯門總統，而總統又轉告麥克阿瑟元帥中共可能出兵。

麥克阿瑟，根據他部下諜報的相反判斷，說服杜魯

門總統批准他在永川登陸。另一般人說中央情報局對中共軍隊儲存大量抗生素藥品過於忽視，那表示將有大量殺傷。

不管是誰的錯誤判斷，中央情報局幾年間在史密斯與杜勒斯領導之下，膨脹奇速。他們吸入國內數以百計的優秀青年——有些來自高等學府，有些來自社會各界，還有一些來自軍中。杜勒斯說：「我感到興趣的是在美國政府中建立起一個新組織，創造優良的諜報制度而且給他運動的能力。」

當史密斯的老友艾森豪當選總統後，他被任命爲助理國務卿。杜勒斯順理成章地繼任局長。杜勒斯乃說出他的願望——至死在中央情報局工作。他接受此項工作決非看上了成堆成箱的經費或是巨大的權力。

杜勒斯談起希望是美國政府裡的新組織，也許有其深意。美國人喜歡光明正大地發展事業，所以對中央情報局的鬼祟行徑不免飛短流長。許多人都具有史汀生的意見，他反對使美國情報工作制度化的計劃。他說：「紳士不偷看別人的信件。」

除此以外另有因素。傳統上的海陸空三軍獨立的情報機構並不能和洽相處。他們有各自的計劃，杜勒斯稱之爲「各自爲政，圖招紛擾之果。」

其次，尚有其他類似的機關在。例如財政部屬下的秘密局和移民局的諜報組織，以及聯邦調查局（FBI）。中央情報局沒有警察權——議會怕它變成美國的蓋世太保——自然不免私底有勾心鬥角的事。幾年前，華盛頓市內一家餐館中，移民局的特務和中央情報局的特務因爲互相指控爲共特打得頭破血流，最後各各出示服務證而了事。

中央情報局和聯邦調查局並不以拳脚相見，但是另有一套作對的工夫。這兩個機構本來河水不犯井水，前者負責國外，後者負責國內。二者有基本不同之處，他們的領導人物亦然。杜勒斯認爲他的手下都是發展事業的有爲之士，而胡佛却像個司機，載着他的部下，杜勒斯的中央情報局不爲社會所了解，而聯邦調查局却有堅固的社會基礎，社會同情與瞭解。「我們失敗時，」一位中央情報局的人說，「只好閉嘴不談，而聯邦調查局却像又拍了部電影。」

胡佛先生堅執性格貫注在每一點。任何聯邦調查局的人把中央情報局的人看作一個小伙伴。「他們自以爲在監督我們，」一位情報局的人說。

雖然在反共的陣線中，杜勒斯是位有無比貢獻的鬪士，但是在政治界高級人員中，仍認爲他是個玩票的。

艾倫・華許・杜勒斯，年已六十六歲，但是上床後仍愛讀會喜特納的奇情神秘小說。但是他堅認爲自己的工作在表面上相當奇特，而實際上與偵探小說全然不同。「從來沒人刺殺我，」杜勒斯笑着說，「我想也沒人會綁票我。」

對一切有關職業上的問題，他都一笑置之。他說的全是籠統模棱讓人摸不着頭腦的話。

事實上，四十年來他一直置身於危險之境。他總是大陰謀案中的重要人物。由於他性格深沉，所以總是戰勝者。一位他的密友認爲他的技巧非常簡單：他是個平常人，有應變的能力。

雖然他從事一項被認爲是欺詐，恥辱與下流的職業，但是從未損失過所謂的「榮譽感」。他親切和易，誠實守信；行爲正直。有人說：「在國際陰謀的泥淖中，杜勒斯是位舊派騎士。」

杜勒斯過着間諜的隱秘生活，他望着窗外說：「你永遠需要佩刀帶槍的人，可是永不希望他們眞動刀動槍。這是重要的。」

杜勒斯是長老教會牧師的兒子，他家族中有三個國務卿，大使等高官亦復不少。所以艾倫和浮士特在華盛頓的成功對家人並不意外。他們認爲這是理所當然，在他們家中名與利都是天生與俱的。

夜晚，杜勒斯歸家時，他太太並不問他下午是救了還是失了世界；她告他今晚吃什麼菜。飯後在家組織起一桌橋牌。杜勒斯夫婦儘量避免參加鷄尾酒會。即使他去參加，也只是因爲想見位白天不願出門的特殊人士，而喝杯酒後立刻告退。

杜勒斯很早就表現出這個家族的天才。他八歲便寫書。那是本卅一頁厚關於波爾戰爭的歷史，而且非常同情波爾人。「英格蘭，」小杜勒斯寫着。「應當滿足於金礦，可是不，他們還想要土地。」家人替他印書，發現銷了四千本，賺了一千五百元。作者把這筆錢捐給波爾解放基金會。數年後，這本書賺得更多。當杜勒斯請哥倫比亞大學教授阿弗雷・托德把女兒嫁給他時，教授到圖書館去看這位高足可有論著，他看見「艾倫・W・杜勒斯著：波爾戰爭史」後乃立刻俯允。

他不像他哥哥，據說他哥哥在小學時便立志當國務卿，艾倫在早年並未立志。在普林斯頓大學，浮士特是位孤獨的智識份子，而艾倫却是校中活動份子。他以優等畢業，便開始入社會當英語教員。他第一個工作是在印度阿拉哈巴基督教大學當一年教員，他先乘船赴歐洲，游覽巴黎羅馬。

杜勒斯坐在巴黎咖啡館裡喝酒，看見報載奧地利菲迪南王子被刺的消息。他並不以爲有什麼特別，當時年

紀廿一歲。當他登程赴印時，日耳曼帝國大軍進攻低地國家了。

德皇犯了大錯，給下代德國人帶來痛苦的結果。但是也替年青的杜勒斯開了諜報工作之門。當年這位溫文爾雅的美國人回到歐洲。他在維也納當外交諜報官。美國一參戰，他便燒了秘密文件溜到瑞士去。

杜勒斯以在東南歐負責情報工作的經驗，又着手一項偉大的計劃。利用在維也納的關係，他計劃在德軍營中引出奧匈人。他樂觀地工作，結識了許多各形各色的人。但是美國政府的方法比他更爲有效。德國求和了。

杜勒斯在瑞士的計劃使他在某些地方出了名。有位于思滿面的激進派記者叫做尼克拉伊•列寧的，有天在日內瓦尋找艾倫•杜勒斯，想和他見面。杜勒斯覺得沒有必要接見一位叫列寧的人，拒絕了約會。他現在提起此事猶深覺遺憾。自此以後，他幾乎接會任何求見的人。

停戰後，杜勒斯和哥哥一同在巴黎和會工作。他在回華盛頓任近東事務司長前又到柏林和君士坦丁堡。浮士特暫時擱下當國務卿的志願在華爾街當律師。艾倫希望和哥哥走同一條路線，也在喬治華盛頓大學修得法學位後辭去外交部職位。

他在華爾街直至二次大戰發生。當時，威廉•多諾凡將軍正在組織諜報局。杜勒斯正是此中老手。多諾凡交給他組織上最困難的工作，他被派往瑞士負責歐洲的諜報工作。

一九四二年末，美國軍隊進入菲洲，杜勒斯急赴西班牙和維琪法國未被德軍佔領的地方。他在瑞士邊界發現一位被德國蓋世太保監視下的法國守邊軍官。杜勒斯用拉菲葉特和潘興等法國英雄勸說他而不生效果，直到那個德國特務到附近小食店用點心時，法國人轉過身欣賞景緻，杜勒斯一個滑溜便過了邊界。

納粹當局知道這件事後，那個用點心的德國特務受了軍法處分。杜勒斯和手下在歐洲組織起反抗組織，成爲德軍的死陷阱，甚至於威脅了希特勒的生命。

杜勒斯在貝爾恩的總部發動並指揮遠至法國，意大利，南斯拉夫，捷克斯拉夫，保加利亞，奧地利，北菲和德國的地下運動。應該在全前線作戰的德國大軍，却被拖在後方。

杜勒斯在德國也有組織。他在德國打了一次間諜史上的大勝仗——杜勒斯發現德國人正在研究一種無敵的新武器——它可能爲納粹贏得二次大戰。

這武器是魏納•封•布勞恩的V—2火箭，第一具遠程飛彈。杜勒斯報告德國人正在大量試驗火箭，地點是在波羅的海岸比尼蒙德附近。結果，四百架聯軍的重

轟炸机從英倫基地起飛越過海峽。整整在四個小時內，B—17拋下大量炸彈把德國的飛彈基地化爲平地。此次損失慘重，德國不得不把飛彈計劃延期。但是等到V—2飛彈可以大量生產時，德國的時机已失。

杜勒斯因爲工作過勞，疲病交加，他的總部是整座城市——美國使館，許多密屋，咖啡館。他在黑夜中活動，因爲黑暗是間諜的時間。

曾經有個德國外交官在黑夜來訪杜勒斯，杜勒斯只知道他的代號是「喬治•伍德」。在戰爭初期，伍德曾經意圖與英國地下工作者合作而不見信。當伍德願交出納粹二千六百件最高机密時，杜勒斯願意冒這個險。

伍德是個激烈的反納粹者，他獨力把大批情報送入盟方情報組織。他的文件中有一套情報解決了英國久已困惑的奇事——英國駐土大使館不斷地把情報漏給德國。現在才知道駐土大使的長隨西賽羅是個大間諜。

杜勒斯接受伍德的全部文件後，又聽說另一個德國人想見他。他們約定在一家旅館見面，對方穿着整齊的平民裝束，自稱來自希特勒政府的高級會議。

「我們像個兜圈子的狗，」杜勒斯說，「誰也不敢相信對方。」

最後還是德國人先說到正題。他是漢斯•貝爾•吉色維，德軍情報局長的助理。他和局長以及一些高級職員認爲杜勒斯和他的政府可能對他們的計劃或有興趣。他說：「我們想刺殺希特勒。」

吉色維說得對，杜勒斯甚感興趣。吉色維說出行動的日期與陰謀者——情報局長卡乃里斯上將，克魯格元帥和隆美爾元帥。炸彈由一個可靠的軍官安置等待希特勒以及兩個親信；戈林和希姆萊來到。這三人除去後，反納粹的政府將被組起，立刻謀求和平。

杜勒斯立刻將這件事報告他的政府。吉色維越過邊界回國時，杜勒斯把電報送過大西洋。回答是：無興趣。

杜勒斯儘力爭辯；戰爭將立即結束；紅軍沒有時間深入歐洲；和反納粹組織合作是有利的事。可是盟軍正橫掃歐陸，無條件投降在望，華盛頓別有打算。

信使不斷地跨越邊界來去於杜勒斯和吉色維之間。杜勒斯供應了吉色維一個定時炸彈。它裝在皮箱裡，發動器是個無聲良好的設備。似乎一切天衣無縫。

縱然華盛頓缺乏誠意，杜勒斯繼續盡一切力量幫助該計劃。

一九四四年七月廿日十二時三十五分一個獨眼獨手的普魯士軍官克拉斯•申克•封•史陶芬堡伯爵上校，他是少數可以不經檢查走到希特勒面前的人中之一。他帶着裝着炸彈的箱子走進東普魯士希特勒的東線總司令

部。

希特勒及其同僚聚集在一張舖着地圖的長桌周圍。史陶芬堡把皮箱放在桌下，於是定時炸彈便放在距希特勒六呎近的地方。十二時四十分，正如預定計劃進行，史陶芬堡被喚出去接電話。總部的布朗特上校坐在史陶芬堡的位置上。皮箱碍了他的路，便用足尖把它踢開些去。現在皮箱離希特勒更遠一些，而且中間多了一双脚。

卅秒後，炸彈爆炸了，布特勒正倚在桌上。手臂麻痺了，右腿被割破。他的耳鼓全震壞了，從此他便有點耳聾。死者四人，布朗特上校也是其中之一。

希特勒在將軍幫助之下走出總部。幾小時後，他在電台廣播，向國人保證他仍健康，並强調陰謀者將受到重懲。

杜勒斯也坐在總部電台旁邊，聽他的講詞。他自部下得悉希特勒下令將任何有關者處極刑。他覺得非常難過。牽連處死者數百人，希特勒的行動維持了二百九十天。

吉色維逃遁了。他利用僞造的蓋世太保證件和一紙秘密警察身份證跑到瑞士。戰後，杜勒斯替他設法進入美國，他現在住在達拉斯。

吉色維的建議對杜勒斯言並非最後一次。當他正在瑞士進行諜報工作時，一個在意大利的秘密警察頭子和他聯絡。伍爾夫他不願接受柏林命令屠殺北意而願投降出二百萬部隊。

杜勒斯立刻與他開始磋商。由美國供給假身份證，伍爾夫和手下通過邊境到瑞士談判。一九四五年五月二日在加斯爾他簽降書——二百萬德軍退出戰場。

戰爭結束時，杜勒斯首途赴柏林。他收集了全部德國地下運動的資料，而且儘力保護曾經反對過希特勒的人。

同時，杜勒斯也着眼東部的組織，那邊蘇俄正在伸展勢力。蘇俄今日仍認爲杜勒斯非常可怕，有時並出示證明文件。一九四九年，匈牙利外長拉吉克被控叛國罪，供出許多他和杜勒斯與狄托的計劃。有人向杜勒斯提起此事，他笑着顧左右而言他。他把眼鏡推上額角，笑着說：「對這種事，還是讓蘇俄在暗中摸索爲妙。」

如果蘇俄對杜勒斯莫測高深，他們將有所顧忌。

譯自九月份「True」

> 罪惡如莠草，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要想斬草除根，必須終生與之博鬪，決無一勞永逸的時候。

算術趣味

論黃金分割率 (Golden Ratio)

——一個具有多種幾何意義的無理數——

M. Gardner 著
劉剛劍 譯

在數學上許多無理數中，圓周率π是一個奇怪的數目，這個數目展開以後的小數是既無窮盡又不循環，這是大家都熟知的事；但另外還有一個表示基本比率的數Ø，不僅具有與π同樣奇怪的特性，而且還具有比π更重要的意義却很少有人知道，這個數目就是所謂「黃金分割率」(Golden Ratio)，或簡稱分金率。

要想完全明瞭所表示的幾何意義，試先看一看圖①的一條線段，這條線已經依照分金率分成兩段，其中全線之長比線段A之長等於線段A之長比線段B之長。此時其每一比率均等於Ø，又如假設線段B之長度爲一單位，則我們即可計算出Ø之數值，其計算法如下：

$$\frac{A+1}{A}=\frac{A}{1}$$

右式可簡化爲標準型之二次三項式：$A^2-A-1=0$



圖1. 分金率：A比B等於A+B比A

，此處A因應等於正數，故爲：

$$\frac{1+\sqrt{5}}{2}$$

此即Ø之值亦爲線段A之長，其展開後之數亦爲不循環無窮小數，爲1.6180339 8…。又如假設線段A之長爲一單位，則依定義A/B=Ø，於是線段B之長應爲Ø之倒數即1/Ø，最奇怪B的這個數竟爲0.6180339 8…，恰爲原數減一所得之差。所以Ø實在是世界上原數減一之後即變爲其倒數之唯一數目。

Ø與π一樣，也可以用許多方法如無窮級數之和來表示它。下列二種最簡單的表示方法足可代表其基本性質：

$$\phi = 1 + \cfrac{1}{1+\cfrac{1}{1+\cfrac{1}{1+\cfrac{1}{1+\cfrac{1}{1+\cdots}}}}}$$

$$\phi = \sqrt{1+\sqrt{1+\sqrt{1+\sqrt{1+\cdots}}}}$$

對於分金率無疑的古代希臘人是很熟悉的，因當時曾有許多希臘的建築師及雕刻家們都曾經採用過它，尤其當希臘之雅典神殿構築時，距今五十年以前，美國有一位數學家馬克巴（Mark Barr）曾經對ϕ作過一番研究。而且這個比率所以稱之爲ϕ亦係他就希臘一位著名的雕刻家費迪亞斯（Phidias）之希臘名字的第一個字母所命定的，費迪亞斯在他的工作中是最喜歡採用分金率，此外畢達哥拉斯（Pythagoras）學派所以採用五角星形作爲他們的標幟，或者這也是原因之一，因爲在此種圖形中每一個星角之二邊均與其底邊成分金比率。

許多中古及文藝復興時代的數學家們，特別是頑固派的玄學家們如凱卜勒（Keper），即幾乎因ϕ而着魔，但他亦因此而聞名。他當時稱ϕ爲「神聖的比率」（Divine Proportion）——在十九世紀以前黃金分割率一詞尚未應用——。一五〇九年意大利人路卡（Luca Pacioli）曾著有一本小說，以神聖的比率（De Divina Proportione）一詞爲書名，並由雷烏納（Leonard）氏作圖，一九五六年在米蘭（Milan）曾有精美的修訂本出版，即爲一本描寫ϕ在平面或立體圖中之性質而極具趣味性的綱要，譬如其中稱ϕ爲一圓之半徑與其內接正十邊形之每一邊之比，此外如果我們取三個分金矩形——即邊長之比爲分金率之矩形——，令它們互相垂直等分，則此三矩形之十二個角即爲一個正二十面體的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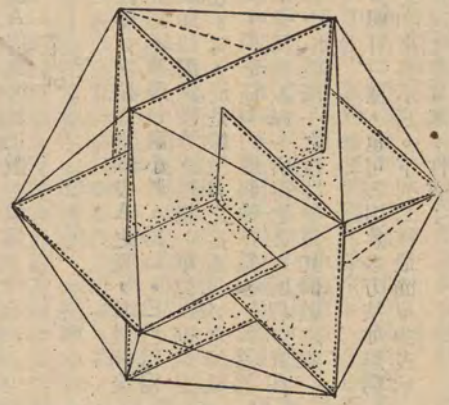


圖2. 三個分金矩形之各角即爲正二十面体之各角

二個角，並另表示一個正十二面體之十二個面的中點，如圖②及③：

又分金矩形另外還有許多有用的特性，譬如我們在一個分金矩形的一端切去一個正方形，則餘留下來的部份即成爲另一個較小的分金矩形。如此繼續切取正方形則餘留下來的均爲更小更小的另一分金矩形如圖④所示此處我們可以察知分開每一邊爲分金率之連續各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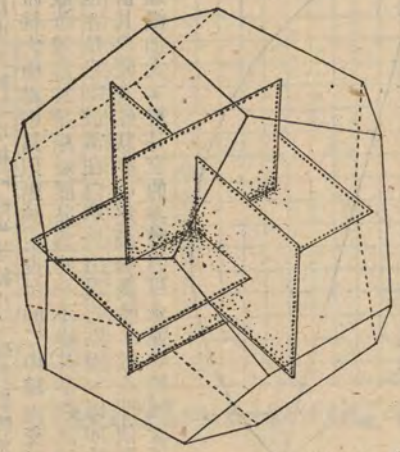


圖3. 同樣三個分金矩形之各角即爲另一正十二面体各面之中心點

，即表示一條對數匝線（Logrithmic Spiral），繼續向內迴轉以至於無窮，其極點則爲以點線所表示的二對角線之交點。當然此處這種迴轉方正形亦可同理繪出更大的正方形向外迴轉以至於無窮。

上述之對數匝線同樣亦可以用許多其他包含ϕ在內的構圖方法描繪之，比較簡易的一種爲：繪一等腰三角形令其二等腰邊與底邊成分金比率如圖⑤：

則此三角形之頂角爲三十六度，二底角則各爲頂角之二倍即七十二度，這就是構成五角星形每一星尖之分金三角形。假使我們等分其任底角，則此等分線即截其對邊爲分金比率之二段，並將原三角形分成二個較小分金三角形，此二較小之三角形均與原三角形相似。此較小之三角形更可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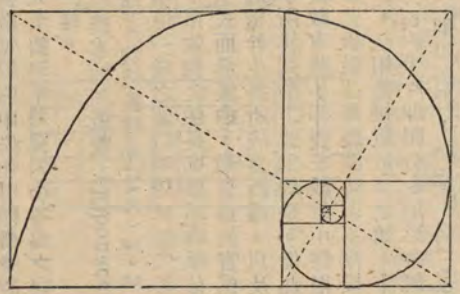


圖4. 由迴旋正方形所表示出之對數匝綫

分其底角而連續以至於無窮，乃可產生一連串之迴轉三角形。這樣與迴轉矩形相同亦可描繪出一個對數匝線，此一對數匝線之極點則爲以點線所表示的二中線之交點。

對數匝線當其遂漸發展時爲唯一不變其形狀之螺旋線，這也許是它所最常在自然界出現的原因。例如軟體類動物當其身體在螺狀壳中逐漸增長時，該壳即依照對數匝線逐漸加大，於是它的身體仍可永遠處於同樣不變形狀的房屋中。這種對數匝線的中央如用顯微鏡觀察則其所得的結果與其擴大至銀河系那樣極端遠處之觀察所得的結果，形狀完全一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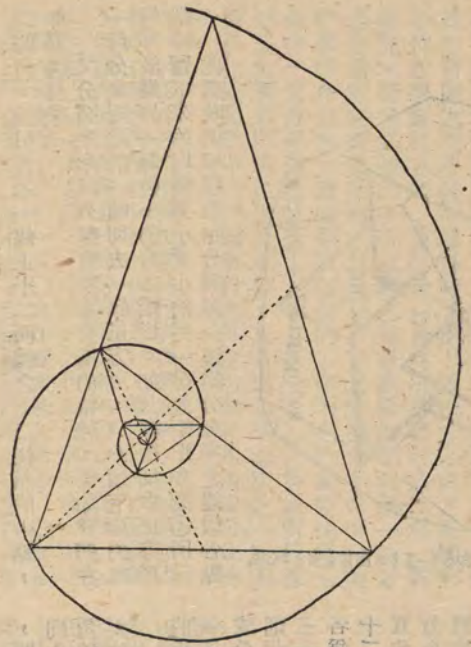


圖5. 由迴旋三角形所表示出之對數匝線

此外對數匝線是與費本納其級數（Fibonacci Series）有密切的關係的。費氏級數如1，2，3，5，8，13，21，34…，爲其中每一數之值均等於其前二數之和。此處我們應該知道平常生物之生長則顯示均係依照費氏級數之型式而發展的，最普通的實例如草木的枝葉沿莖幹生長所成之距離，以及某些花瓣及種子所排列的方式則均是。但此處ø亦與費氏級數有關，即費氏級數中每相連二數之比率當此級數逐漸展開時即逐漸接近於ø。例如5/3已相當接近於ø之值——像一張長闊爲5：3的卡片即與分金矩形幾無分別——，但8/5則更接近，而34/21爲1.619尤其接近矣。事實上無論從任何二數開始形成之遞加級數如7，2，9，11，20…最後亦有同樣之結果。

上例亦可顯明的以迴旋正方形解釋之，例如開始可選二個任何面積之小正方形如圖⑥之A及B，正方形C之一邊即爲A及B之和，D則又爲B及C之和，依此類推，無論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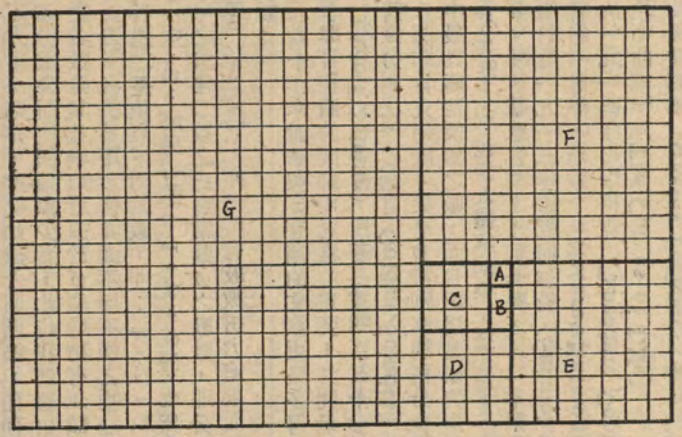


圖6. 正方形表示左旋何遞加級數中最前後其相連二數之比即趨近於ø

始二正方形之面積如何則此迴旋正方形均逐漸發展而成一分金矩形。

還有在幾何學上有一個典型的矛盾現象亦足以說明ø與費氏級數之關係。如圖⑦假設我們將一個六十四平方單位之正方形依粗線部份切開四塊，則此碎塊仍可拼合而爲另一長方形，此時其面積變爲六十五平方單位。當然我們對此種矛盾現象之解釋，係認爲由於碎塊之對角線稍留有小縫未完全拼合，而此小縫恰等於一平方單位之故也。但如再稍加注意即可知上述圖形各邊之長度均屬於費氏級數，其實如依照費氏級數之其他連續數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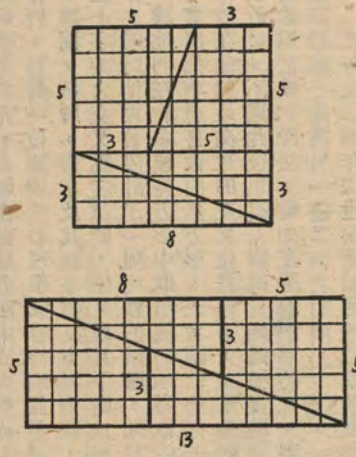


圖7. 遞加級數特性所表示之矛盾現象

切取正方形，則亦可獲得此種矛盾現象，且有時亦有因交接部份重疊而使面積減少者，此時我們應知道費氏級數中之各數雖其比率均近似於ø然均稍有差額，在切取此等正方形再拼爲矩形使其面不增不減之唯一方法應爲使其各邊之長依照下列級數，即：1，ø，ø+1，2ø，2ø+1，3ø+2…或另一種：1，ø，ø2，ø3，ø4。此爲唯一之相連二數之比爲常數ø之級數，即分金級數（Golden Series），亦是所有級數拼力追求而終難達到之級數也。

近數十年來討論與ø有關的文獻更是多得不勝枚舉，幾乎與π在圓的問題中同樣的重要，其間最典型的爲采辛（Adolf Zeising）所著長達四百五十七頁之德文本「黃金分割法」（Der Golden Schnitt），本書在一八八四年首先出版。采辛曾特別强調稱分金率爲所有比率中最具藝術價值之數，而且認爲是研究形態學（Morphology—）包括人體解剖學，營造學（Architecture），藝術甚致音樂之特別基礎。另一本偏見稍淺而具實用的爲一九一三年出版柯爾曼（Samuel Colmon）所寫的「自然一統論」（Nature'sHarmonic Unity），及一九一四年出版柯克（Theodpre Cook）所著之「生命曲線」（The Curves of Life）。

此後費赫納（Gustav Fechner）會專門致力於實驗美學之研究，企望在實驗方法中找到支持采辛概念之實例。另外一位德國的心理學家曾特別測量過許多窗戶，鏡框，紙牌，書本及其他多種長方形物體，甚致墓地裡十字架之交叉點之位置，他發現其平均比率均接近於ø，同時他更曾設計了一種巧妙的試驗，即找出許多人，讓他們在許多種長方形中取出他們最喜歡的一個，或者畫出他們最喜歡的長方形，或者讓他們把十字架的橫杆放在他們最滿意的交叉位置等等，結果他們的意識均接近ø。不過此後也有人繼續實施這種實驗曾證明上述結論爲概略的說法，譬如在選取圖形時有人則完全喜歡正方形或一邊爲另一邊二倍之矩形。

在一九二四年去世的美國另一位學者漢畢格（Hanbige）亦有許多著述，專門辯護他所寫的將幾何學應用於藝術，建築及家庭佈置等方面之學說。「動力對稱論」（Dynamic Symmetry），其中ø即爲主要討論的課題，當時曾一度爲建築師及粉刷師所注意，唯以後已不再採用。

最近紐約的朗克（Frank A. Lonc）也曾對ø作過相當研究，其著作在美國的提芬賽雅社（Tiffany Thayer's Sociaty）即可找到，該處亦專備有關於ø之計算之德國計算尺。朗克氏曾再三强調采辛之得意之論，他也特別測量過六十五位婦女的身高，並將此數字與各

個人肚臍之高作一比較，結果發現其比率恰爲1•618十，他特稱之爲朗克相對常數（Lonc's Relativity Constant），並稱如果人們的身材與此常數不相符時，則事證實明其股部最易扭傷，或者在孩童時期容易遭遇殘廢性的意外事件，朗克並曾否定已爲大家所公認的π之展開後之小數爲3•14159…，他用以下方法算得了更準確之值，即取ø之平方乘以65結果得 3•14164078644620550。

……總之ø這個無理數，雖爲一般人所忽視，但根據專家們的研究與推論，我們知道不僅它具有相當重要的幾何意義而且與藝術，音樂，哲學及人生等方面無一不有密切的關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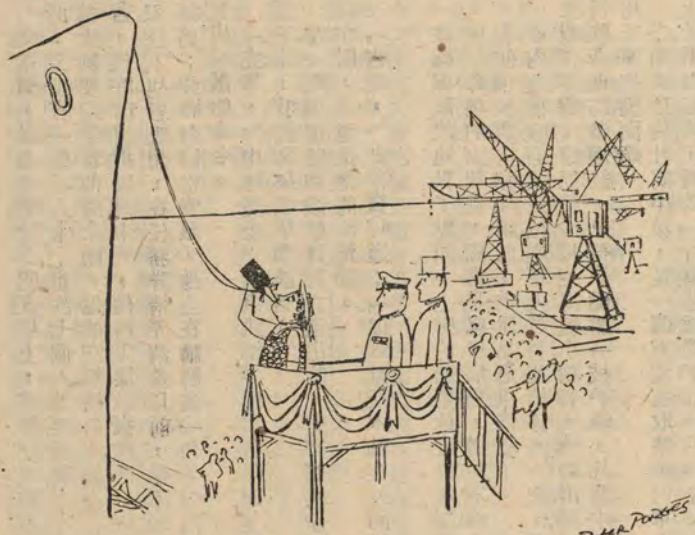
譯自 Scientific America, Aug., 195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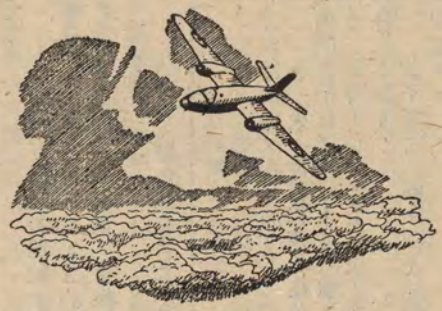
一位法國舞台明星跟他太太離了婚，法官判決孩子歸他太太撫養。等孩子稍稍長大以後，准許孩子可以定時跟他父親見面。

有一天，母親和孩子在公園裡遇見了他的父親，他們互相打了招呼，並寒暄了一陣子。

那時小孩的臉上呈現了驚訝之色，他母親問他有什麼不對。

孩子道：「噢，我不知道，原來你和爸爸從前是認識的。」





在這狂風巨浪的海上，人救人是本，一件艱險的救生任務，萬分的危險艱苦，也許已被折磨得半死，他將怎樣救援他們？他儘量忍住不胡思亂想，在任務詳情弄清楚以前，他不願先動腦筋；強靜着惺忪倦眼，他坐在講解室一角，等待中校發出解散的命令。

海上救生記

— 山　隱 —

史蒂賓上尉心中暗忖：明天早上，在那狂風勁浪的海面，至少有一個活人——也許七個人都還活着——坐在救生艇裡仰望着他的來臨。他們在無情的大海上受盡痛苦，他們得怎樣救援他們？

「完畢，」中隊長說：「康凱特少校和史蒂賓上尉請留下來，我要和你們單獨談話。」

當一羣副駕駛和領航員起立退出時，史蒂賓喚住盧德保中尉，後者是他的副駕駛。

「吉姆，」史蒂賓叫道：「你跟歐斯本站在外面等我。」

盧德保漠然地點了點頭，上尉的話對他好似無關重要。這位年輕的副駕駛，經常是怒目橫眉，滿臉不豫之色，即使中校親自和他講話，他還是這副怪樣子。

室內恢復寂靜，三位空軍人員將坐椅移向一起，但大家默不作聲，康凱特少校生得短小精悍，他取出煙斗，慢條斯理的裝煙絲，史蒂賓點燃一枝香煙，杜蘭中校則用手掌撫摸面頰。

方顎禿頂的杜蘭中校，是一個充滿進取精神的軍人，生性果敢堅毅，屬於「打落牙齒嚥下肚」的一型。

「搜索位置錯誤，讓我們白費了四天時間，」他感嘆地說：「等我們現在找到他們時，恐怕已經太晚了！」

六天以前，一架空中霸王號運輸機在大西洋東南方向百慕達附近失事墜海，駐紮在艾格林基地的空軍救生中隊奉命前往援救，四天以來，康凱特和史蒂賓兩人駕救生機在失事的海面上往來搜尋，毫無目標發現，經驗豐富的老杜蘭，根據風向，風速和水速，推算救生艇可能漂流位置，繼續搜尋結果，果然發現信號，看來中校的判斷正確可靠。

「史蒂賓，你有過五次海上救生紀錄，」杜蘭中校充滿妒意地說：「我和康凱特每人祇有兩次，因此你最有資格擔任這件任務，但是你一向鼻子伸得太長……」

他停止撫摸面頰，直視着史蒂賓說：「每個人都知道在大風浪的海上起飛最難，如果你沒有把握救起他們，可別自己連機帶人地賠在裡面！」

「我們會在你的四周盤旋，幫你估計情況，儘可能的幫助你，」康凱特說；取出口中的煙斗。

「不論你是否進行施救，我們都支持你，」中校補充說。

「多謝，」史蒂賓答：「但是我不希望遇到任何困難。」

「這倒是至理名言，」康凱特說，將烟斗插入口內。

「你知道海上的風浪有多大？」中校問：「你知道明天風浪會不會更大？」

「這很可能，」史蒂賓承認道；他無可奈何地苦笑一下，站起身來，將煙蒂丟入煙灰缸。

「還有一件事，」少校說：「你的那些機員……我對他們很不欣賞——既膽怯又卑鄙，你最好帶我的人去。」

「你的人會高興做這件事？」史蒂賓故作輕鬆地說；但一想至自己的機員，就感到腦袋發脹。「我的人會擔得下來的，他們應當如此！」他無可奈何地說。

「你的那些機員！」中校憤怒地說：「如果我對你認識不深，我就連你也不敢信任了。」中校站直身體，板着面孔說：「你告訴他們，如果他們再不振作起來，我就派他們清理垃圾！」

× × ×

SA—16 型水上救生機停息在飛機庫外的斜坡上，明亮的燈光照耀着它那銀白色的身體。機身長六十呎，翼闊八十呎，重量三萬磅，這種嬌小玲瓏的水陸兩用飛機，性能非常優越，當海上風平浪靜時，它是如此地輕柔，使得駕駛員極難感覺它已經接觸水面。

當史蒂賓和盧德保中尉，歐斯本少尉走至飛機前時，守在機身旁的兩名機員站起立正。

『消息，』史蒂賓對他們說：『今天晚上一切禮節暫時取消，我們大夥兒要好好地商討一下明天的任務。』

在他發言以前，先對他們巡視一周；他們都很年青每個人頭戴黃色棒球帽，身穿綠色飛行衣，他們都受過嚴格的訓練，每個人的性格都很強悍，但在一個經驗豐富的空軍軍官眼中看來，他們祇是一羣穿上飛行衣的老百姓。一切以個人爲前提，毫無合作精神，他們的缺點是祇知「小我」，不識「大我」，祇顧個人利害，而蔑視團體的榮譽。

坐第二把交椅的副駕駛吉姆盧德保，沒精打采地在一旁悶坐，好似是第二遍看一張三流的影片。史蒂賓深知吉姆的弱點：他把自己看成一個人物，水上救生機副駕駛的職位顯然是辱沒了他；盧德保出身聖路易士世家，已經結婚，家裡有一輛價值五千元的跑車，他非常驕傲，對於救生隊的任務時加嘲笑，他說：『這種差事我可瞧不上，別人幹幹還差不多！』在一個空中老手而言，開開這種玩笑也還無傷大雅，但技術拙劣的他居然如此大言不慚，不禁使史蒂賓肉麻不已。

查理歐斯本生就另一付性格，但也是半斤八兩，難分軒輊；歐斯本是達拉士學院足球隊的中堅，領航學校畢業後被派至救生隊工作，他在領航學校的成績極差，畢業名次在全班倒數百分之廿以內。作爲一個領航員，必須長於數字計算，但歐斯本的算學根基極差，因此史蒂賓花在他身上的訓練功夫最大。

歐斯本的弱點到不是大言不慚，而是充滿敵意的悶聲不響，無論問他什麼，他都要遲遲的才肯作答。但歐斯本和盧德保兩人却很合得來，在軍官酒吧間裡，總是看到他們兩人在一起，祇要史蒂賓一走近，他們的談話立即停止。

通訊員彭三立上士，出生布郎克斯貧民窟，他很機敏，但脾氣古怪透頂，行動更是荒謬絕倫，有一次他竟將自己的頭髮留成「鴨屁股」型。他好勇鬪狠，身上經常帶着一把彈簧刀，他自認英雄好漢，別人都是膽怯的小鷄。

在他們這羣人當中，祇有機械士沙博軍曹對飛行最有經驗；沙博是第三代的美籍叙利亞人，具有一切良好軍人的外表，但內心深沉莫測，沒有人知道他頭腦裡在想什麼，一双黝黑的眼珠也毫無線索可尋，他生性孤獨，總是離羣獨處，但却最有禮貌，每天都是他第一個向史蒂賓敬禮。當他說話時，開口閉口的『是，官長。』『不，官長。』對於飛機的保養和機械情況，他的報告

簡明而扼要；但却不能隨機應變執行緊張危險的任務。

史蒂賓定下心神，目光注視着他們說：『一小時前，一架飛機的駕駛員在海上發現求救信號，位置是北二〇—三，西六〇—四，也就是在我們東北方三百二十五哩處附近；雖然與我們昨天搜尋的位置差上了三百多哩，但可能就是我們搜尋的那一批人……一定是的。』

『官長，』彭三立舉手發問：『他們是怎樣去到那裡的？坐巴士去的嗎？』

如果是一個老兵提出這問題，空氣就必然非常輕鬆，造成一場愉快的哄笑，但現在這問題顯得如此無聊，帶來了難堪的沉默。

『中隊長的判斷可能很正確，』史蒂賓接着說；對於眼前的危局面假作不知；『失事運輸機當時的飛行高度爲一萬三千呎，載重量十八噸，他們墜落的速度一定很快，領航員計算位置時，至少錯了三度到五度，經過五天漂流後，就被冲到上面所說的位置了。』

大家依然保持靜默，於是他接着說：『我不是告訴過你們，由於海上風浪猛烈，船隻不能開去那裡援救他們，因此這個任務就派到我們頭上。』

這羣膽怯的小伙子，不但續保靜默，而且開始爲自身安全作打算，一個個面色發青。

『颶風伊絲已經在那片區域吹了二十四小時，最大風速將逾至一百四十哩，』史蒂賓接着說：『我估計明天中午我們可以完成搜索和施救的任務，然後飛返基地。』他停止說話，給他們一個思考的時間。

『康凱特少校將駕飛機幫助我們搜索，杜蘭中校坐康凱特的飛機一同前往，』史蒂賓隔了一會又說：『如果情況允許從事施救，我們將同心合力把他們救回來。』

『同心合力？』彭三立嗤的發出一聲冷笑。

『閉口！』沙博叫道。

一股怒火，由史蒂賓胸中上升，但他沒有說話，祇向他們凝視了一會，因爲現在沒有時間再訓練他們遵守紀律了。

『我們需要準確的領航，查理，』他的聲音非常嚴厲，連嘻皮笑臉的彭三立也不敢再插口；『彭三立，你負責與基地保持連絡，大家還有什麼問題？』

他們沒有問題，因爲他的聲調關閉了繼續商討之門。史蒂賓看了一眼腕錶又接着說：『我們計劃在日出以前飛抵搜索區域上空——也就是六點十七分到達，因此我們的起飛時間是三時正；現在還有二十九分鐘的時間給你們檢查機械！』

× × ×

旭日湧出金黃的海面，東方天際好似懸掛着一幅火

焰織成的幕布，幕布下的海水有如一片五色變幻的地毯，由紫紅轉爲暗紅，再由暗紅轉爲深藍。

『駕駛對領航員，』史蒂賓對着話筒叫道。

『領航員，』歐斯本回答。

『位置？』

『北二〇—一—三〇，西六〇—四—五〇。』

『知道了。』

史蒂賓用無線電改向康凱特少校通話，向他報告位置，並等候康凱特的答覆。

『位置正確，開始搜索，』聽筒裡傳來康凱特的聲音。

『知道了，切斷，』史蒂賓叫道，於是再對着艙內話筒說：『駕駛對全體機員。』

全體機員依照次序回答，每個人答話的腔調各有不同。

『副駕駛，』盧德保沒精打彩的聲音。

『領航員，』歐思本兩次被點名，聲音裡更顯得不高興。

『機械士，』沙博恭敬的聲音。

『通訊員，』彭三立的聲音透着不耐煩。

『我們準備降落到搜索高度—八百呎，』他告訴他們說：『康凱特的飛機在我們上面搜索，不要死瞪着海水，要保持目光流動，集中心神，開始搜索！』

他使機身依大圓弧形盤旋下降，海面好似緩緩的上升迎接他們，當高度表指針指着二千呎時，海水不再像是一片地毯，翻滾的波濤清晰可見。

『駕駛對領航員。』

『領航員。』

『位置』

好一會，耳機裡才傳來歐斯本憤怒而煩惱的聲音：

『位置：北二〇—三，西六〇—四』

史蒂賓使飛機保持八百呎高度，向北平飛。

『打起精神來！』他向全體機員命令：『這裡就是昨晚發現求救信號的位置。』

從八百呎的低空俯視，海面上的波濤顯得非常清楚，如山的浪潮此起彼落，在這凶險的大海上，一艘未被發現的救生艇正在隨波漂流，亟待援救。

史蒂賓使飛機依最小的圓弧飛行，然後將飛行半徑漸次擴大，他聚精會神地在這片海面上搜索幾遍，依然毫無目標發現，時間一分鐘又一分鐘的滑過，他已經搜索了一小時之久，長時間的注視海水，使人有一種催眠似的感覺，眼皮沉沉的想打瞌睡；爲了保持警醒，他不斷借故向機員們發出詢問，再由他們回答時的聲調，猜測他們的心情感受。

『打個比喻來講，』他向他們說道：『你們好像是站在旅館二樓的樓窗前，尋找掉在街面上的一塊小甜餅，我們現在的情形就是這樣。』

颶風吹捲着天上的雲層，有如一大羣野狗在追逐，海面上有時日光耀眼，有時灰暗如夜，使搜索工作益增困難。

疲倦的史蒂賓將機頭推向西方，這時耳機裡突然響起彭三立興奮的叫聲：『通信員對駕駛！時鐘正三點位置，發現一道閃光！可能是信號燄！』

史蒂賓連忙將飛機轉了一個九十度的彎，心中並沒有存着太大的希望，彭三立向來喜歡大驚小怪，過去五天裡也曾在海面上發現閃光多起，結果依然是一場空夢。

飛機繼續飛行三分鐘，彭三立的叫聲又在耳機裡響起：『通訊員對駕駛！時鐘正一點位置，發現信號烟霧！』

史蒂賓自肩頭瞥了一眼坐在身後的通訊員彭三立，這個出身布郎克斯貧民窟的傢伙，正緊張地引頸俯視。好一會，史蒂賓祇看到一片茫茫大海，於是，他發現了目標！在他面前約一哩距離，一絲橘黃色的烟成四十五度角緩緩上升，在八百呎的空中俯視，這一絲黃烟其細如髮，他眞奇怪彭三立怎會有這好的眼力。

『駕駛對機械士！』史蒂賓向話筒發出命令。

『機械士。』

『準備煙幕彈！』

他做手勢要盧德保將『襟翼』放下十五度，一面加大馬力；襟翼放下後，飛機的速度突然減緩。

『機械士對駕駛。』

『烟幕彈準備完畢。』

『準備投擲。』

『是官長。』

一股巨浪將救生艇湧出水面，但隨即消失不見，好似變魔術一般，當飛機掠過小艇時，史蒂賓偏轉機身，定睛望去，但見幾個模糊的人形，瘋狂地揮動手臂，那個放烟霧的人，兩手仍高舉着燃燒過半的信號筒。

『投擲烟幕彈！』

『烟幕彈投擲完畢，官長。』

× × ×

當飛機掠過救生艇再轉回頭時，小艇又被浪花遮沒，消失不見，但投下的烟幕彈，在機身左側升起一條濃白的烟柱。史蒂賓撥動電鈕，與坐在另一架飛機裡的康凱特少校通話。

『我們發現了救生艇！小艇裡面居然還有活人！』

他叫道。

「一共有幾個人？」

「等第二次飛過時再仔細看。」

當史蒂賓全神貫注小艇的情況時，盧德保掌握駕駛桿，操縱飛行。

「我看見艇上一共有七個人，」史蒂賓向康凱特報告：「兩個人扶抱着另一個人，這個人顯然病得很重；第四個人仰面躺着一動不動，可能已經死亡；第五個人向我們張口叫喊，他的神態也很糟；第六個人就是那放烟幕的人，精神顯得最好；第七個人跪在艇上向我們揮手。」

正當史蒂賓對話筒說話的時候，跪在小艇中揮手的人突然向後翻倒，壓在那個仰面躺着的人身上。

「海上的風浪很大，」他接着說。

「我現在就飛過來，你就開始計算海上的風浪速度和方向，」康凱特少校說。

「知道了。」史蒂賓答。

飛機繞着烟柱，盤旋上升至二千呎，他校正方位——現在是正西方；史蒂賓抽出膝袋中的拍紙本，將方位錄下，然後開始測量風浪的速度。

他仔細審視烟柱，當烟柱上升下降時，即表示浪峯之起落，他由腕錶測得「主浪」每分鐘發生四次，每次時間爲十五秒；根據公式，將此數字乘以三，即爲主浪的速度。

自從史蒂賓擔任海上救生任務以來，這是他第一次遇到如此大的風浪，他感到心中一陣恐慌，不停地吞嚥着口水。

「主浪的速度是四十五浬，」他强作鎮定地向副駕駛說。

盧德保直瞪着眼睛向他凝視，顯然史蒂賓臉上現出的不安神色，已引起這位年青副駕駛的懷疑。

史蒂賓繼續將測得的數據代入公式計算：十五的平方再乘以五，等於一千一百二十五；

「浪峯間的距離爲一千一百二十五呎，」他說；一面將數字記在拍紙本上。

「浪速是不是太大？」盧德保急切地問：「我們沒有辦法降落？」

「現在還不知道。」

這時耳機裡突然響起康凱特的聲音：「你保持原來高度，讓我飛下去看看。」

「我已經看到你了，」史蒂賓答。

小艇中的遇難者，已被海上的風浪折磨得不成人形，但竟然奇蹟似的沒有死去，這乃是由於堅强的信心以及對家中妻兒的愛戀之情，而激起他們求生的意志。

「我現在飛上來了，」耳機中又傳來康凱特的聲音。

當康凱特的飛機盤旋上升時，史蒂賓按下機頭，將飛機降至二百呎。他仔細觀察「副浪」的大小和方向？颶風將副浪自東南湧向東北，再轉爲正東方向。

當史蒂賓測得主浪和副浪的大小，方向和速度以及海風的方向和速度以後，他還要知道浪峯的準確高度；因此他將飛機降到距離浪峯僅有十呎的高度，測量結果，他發現主浪的高度約爲十至十二呎，副浪的高度約爲主浪之半。

如果飛機以七十浬的速度降落在浪速四十五浬，浪高十呎的海面上，那不啻是自尋毀滅，立即機燬人亡；唯一希望，就是在風浪互相抵消，水面突趨平坦的那一瞬間，捉住機會降落海面，但這需要極準確的判斷和極高明的駕駛技術，再加上極大的幸運，也許能夠僥倖成功。

「你覺得情形怎樣？」耳機裡傳來康凱特的聲音；史蒂賓眼望着拍紙本上的數字悶聲不響。

「風浪實在是太大了，」康凱特接着說：「現在，中校和我決定……」康凱特的聲音突然變得沉重，因爲他必須說出他所不願意說的話：「空投食物給他們，然後祈禱上帝保佑他們。」

「這是命令嗎？」史蒂賓問。

「當然不是！」康凱特叫道：「但是除此還有什麼辦法？你瘋了嗎？」

史蒂賓感到頭部的某一根筋肉不停跳動，他想起了珍妮和他六歲大的兒子；不禁百感交集，於是他努力撇除心中的雜念，他緩緩地說：

「康凱特，我想我可能使飛機在輕度損壞的情形下降落海面，」他停止說話，考慮了片刻又說：「救完了人以後，再順着主浪的衝力向北起飛，在副浪追到以前脫離海面。」

「你等一下，等我報告中校再回答你，」康凱特答。

在等待中，史蒂賓瞥了一眼坐在身後的兩個小伙子，盧德保現在是面色鐵青，有如一尊雕像；但最使史蒂賓奇怪的乃是彭三立；他嘴吧大張，眼睛瞪得滾圓，好像是一個受到極度驚恐的孩子；史蒂賓想起他住日蓄着鴨屁股型頭髮，腰懸彈簧刀的那副太保形態，不禁暗自好笑，現在該是他表現勇敢的時候了。至於坐在後艙的那兩個人，史蒂賓雖然無法看到他們此時臉上的神情，但心裡也感到非常掛慮，希望上帝能夠保佑他們每一個人！

「史蒂賓！」耳機中傳來康凱特的叫聲：「中校和我都認爲你是太冒險了，但是我們尊重你的意見；如果

你試了以後，覺得沒有把握降落，那麼就立刻回頭，千萬不要勉強。」

「我的計劃是這樣，」史蒂賓說，努力控制自己的聲音不要顫抖；「飛機從南向北飛，在救生艇的南方降落，着水以後就不必再轉彎，明白了嗎？」

「明白了。」

「好的。」

史蒂賓摘除臉上的太陽眼鏡，深深藏入衣袋中；他將燃料變換「轉鈕」撥到「拋棄油箱」位置，於是飛機上的輸油泵開始運轉，將殘餘的汽油抽入主油箱內。

「駕駛對全體機員！」他嚴肅的對着話筒說：「我們現在準備在海上降落；你們知道飛機在風浪這樣猛烈的水上降落，正好像一輛急駛的汽車撞到一面牆一樣；任何細小的物件都可能造成傷害，注意把身邊的打火機等零碎東西都收藏好，現在各人開始檢查自己的口袋！」

史蒂賓檢查了自己的口袋後，接着又說：「你們大家都受過嚴格的海上救生訓練，當飛機着水的時候，你們也許會想到死亡，但無論如何你們必須恪盡職守！」

史蒂賓的話帶來了一陣難堪的靜默。

「康凱特？」史蒂賓對着話筒問，

「嗯，史蒂賓。」

「我就要開始第一次降落試驗，右翼的油箱已經打空了，飛機將以二萬六千五百磅的重量降落水上。」

「好的，祝你成功。」

× × ×

飛機再度從救生艇上方掠過，史蒂賓看見跪在艇中的那個人，依然不停地揮動手臂，他並不是向他們求救，也不是懇求什麼，而是盡一位軍官的職責。

「這傢伙大概也不相信我們能夠在這海面上降落，」盧德保說：「也許我們眞辦不到……」

「我眞想會一會這傢伙，」史蒂賓說：「他眞夠種；現在準備拋棄油箱。」

史蒂賓掉轉機頭，側飛向上，同時將油箱「轉鈕」撥到「拋棄」位置，一震聲過後，右翼的油箱脫離機體下墜。

「右翼油箱脫離機體下墜，」盧德保緊張地說。

飛機在下風方向繼續低飛，史蒂賓對飛機的「襟翼」開始擔起心來。

「當飛機着水的一剎那，你要做的第一件事是什麼？」他問。

「收起襟翼，」盧德保答。

「而且要迅速收起，」史蒂賓提醒的說：「如果襟翼碰壞了，我們就無法脫離水面，這件工作完全由你負

責！」

飛機轉至上風方向，高度距浪峯僅爲五呎，飛機的水花有如急雨傾瀉，飛機兩側的襟翼完全放下，引擎轉速增加，機身好似在半空中懸掛，空氣速度減爲七十浬。

「駕駛對全體機員，」史蒂賓說：「準備降落！」

史蒂賓仔細打量海上的情勢，希望抓住兩股海浪衝激的機會，在海面造成瞬息的平靜時，立即降落海上；這機會果然來到，一股海浪在他的面前湧起，另一股海浪奔騰而至，水花四濺處，海上突然現出一片平坦的碧波。

「降落！」史蒂賓大叫；右手迅速關閉頂上的油門，飛機像一隻被擊中的大鳥墜落海面，發出悠然的一聲巨響，强烈的震動中，史蒂賓頭上戴的棒球帽和耳機一齊飛落身後，他感到一陣昏眩和銳利的痛苦，好以週身骨頭碎折，碧綠的海水在機窗外當頭壓下。

在這驚恐萬狀的瞬息間，平時的嚴格訓練和多年的飛行經驗使他的思想保持鎮定，他必須在第二個巨浪到臨前，使機身停止擺動；他拉開油門，開始打倒車，他聽見螺旋槳在逆風中發出刺耳的聲響，於是他感到機身停止前進，安全地降落海面。

突然他看到一股巨浪，對着機身的右舷方向奔騰而來，他迅速關閉左油門，右引擎繼續轉動，機身轉側，機頭對正巨浪，然後他打開左引擎，一面操縱橫翼和尾舵，使機身保持平衡。

他感到有人把他跌落的帽子和耳機替他帶回頭上，他迅速的瞥了一眼，原來是盧德保。

盧德保臉上現着驚恐的神色，但說話的聲音却是出奇的鎮定。

「在飛機着水的一瞬間，我把襟翼迅速收起了，」他說。

史蒂賓心中不禁暗暗納罕，他奇怪這孩子在那危機一瞬間，居然能夠鎮定的完成任務。

「駕駛對機械士！檢查機腹！」

「機械士對駕駛！」沙博的聲音好像喝醉了酒似的；「機腹完好無漏！」

「你沒有受傷嗎？」

「沒有。」

「領航員對駕駛！」歐斯本的聲音插了進來；「右襟翼發現彎曲！」歐斯本的聲音雖然嘶啞，但是非常清晰。

「駕駛對領航員和機械士，仔細檢查襟翼！轉動十五度！」

史蒂賓現在是百分之百的忙碌：双足前後踏動，右

手拉着油門，左手扶着操縱桿，眼睛則凝視着海面。

「機械士對駕駛，左襟翼完好無損。」

「領航員對駕駛，右襟翼彎曲，但仍可使用。」

「知道了，」史蒂賓答；迅速瞥了一眼後座的彭三立，這孩子好像頭上挨了一棒似的，但已然恢復生氣。

「康凱特！」史蒂賓叫道：「我們準備接近救生艇。」

「天哪！」康凱特驚嘆地說：「你居然沒有淹死？」

「給我指引方向！」史蒂賓說。

「救生艇在你們前方一哩距離，位置是一〇・四・一，」康凱特答。

× × ×

史蒂賓加大油門，飛機在顛簸，傾側和搖動中逆風前進。

「駕駛對領航員和機械士，放下救生台，準備救人！」

「機械士對駕駛，救生台準備完畢。」

「史蒂賓，」耳機裡傳來康凱特的聲音：「你們現在的位置是在救生艇之南四分之一哩；繼續向北滑進，注意，風速已經增大了。」

史蒂賓開始改正方法。

「救生艇現在的位置是「正十點」，」史蒂賓說。

「機械士對駕駛，」耳機裡傳來沙博的聲音：「我看見救生艇的位置是「正九點！」現在是「正八點半」！」

史蒂賓眼睛注視海上的風浪，耳朵聽着沙博的方位報告。

「「正八點」位置，」沙博繼續報告。

「正七點位置。」

史蒂賓繼續調整尾舵，使機頭對正逆風方向。

「六點半！」沙博的聲音非常平靜，好像他每天做慣了這種工作似的。

「正六點！保持現在位置！」沙博叫道。

史蒂賓用力踩着踏板，使機頭保持穩定，但風浪如此猛烈，他好似拉緊一匹脫繮的野馬。

「不要動，等救生艇漂過來！」

史蒂賓關閉油門，緊張的等待着，現在一切都看沙博的表演了。

「我已經把救生索拋給他們！」沙博叫道。

史蒂賓一面努力控制機身的平穩，一面心中設想救生工作的進行情形；這幾個在海上漂流了六天六夜的人，一定是精疲力竭，軟癱着動彈不得了；他聽見耳機裡傳來沙博和歐斯本兩人沉重的呼吸和斷斷續續的交談聲

「抓緊了他，少尉！……用力拉！」

「我抓到他了，沙博！」

「抱緊了他！……啊，孩子！你回到家啦！」

聲音裡夾雜着叫喊和咀咒，但非如往日的譏嘲怒罵，而是同心合力地努力救人。

當耳機裡響起歐斯本喘息不已的聲音時，史蒂賓幾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領航員對駕駛！救生任務完畢，一共是七個人，完全活着！」

「駕駛對機械士！安裝「起飛輔助推進器」，準備起飛，」史蒂賓說。

這是一件非常困難的工作；起飛輔助器共爲四具，每具重一百四十磅，內置固體噴射劑，分裝在機身後艙門之外，每邊兩具；當艙門關閉後，史蒂賓可以引發噴射劑，增强飛機的起飛力量，使之脫離水面，回至天空。

「機械士對駕駛，我們要人幫忙……趕快！」

「駕駛對通訊員，你去幫忙一下。」

史蒂賓由眼角瞥見後座的彭三立解下腰間的束帶，俯伏着去後艙，當彭三立回返時，他用手碰了一下史蒂賓的肩膀，表示任務完成，史蒂賓看到他手背上擦破了一點。

史蒂賓放鬆油門。

「再慢一點！」康凱特叫道。

史蒂賓再將油門開小，飛機的螺旋槳幾乎停止轉動

「這樣就好了，」康凱特說：「救生艇現在是在你們的「正一點」位置。」

史蒂賓使機身向右偏轉五度。

「保持現在的方向前進，救生艇在你們前方五十碼距離！」康凱特叫道。

祇有五十碼距離！史蒂賓極目前望，但見波濤洶湧，根本不見救生艇的踪影。

「四十碼！」

史蒂賓看到的仍是一片大海。

「三十碼！」

一股旦浪將飛機湧上半空，史蒂賓迅速俯視，他終於發現救生艇——就在機頭的正下方；相距如此之近，他清楚地看到了幾個于思滿腮的臉，他們大張着嘴，帶着驚疑不信的神情瞪圓了眼睛望着他。

「救生艇就在正前方！」史蒂賓叫道；小心翼翼地將機頭緩緩轉對着逆風方向；飛機的左翼幾乎擦着了救生艇。

好幾處皮膚，帶着斑斑的血漬。

『機械士對駕駛，起飛輔助器安裝完畢！』

『駕駛對全體機員，飛機起飛的時候，你們要咬緊牙齒，提防把牙齒碰斷，請轉告機上搭客。』

史蒂賓再向康凱特通話：『救生任務完畢，七個人都還活着，起飛輔助器已經裝好，準備起飛。』

『留心風向，』康凱特不放心地說；囉嗦地告訴史蒂賓應該如何起飛。

『知道了，媽媽，』史蒂賓開玩笑地回答。

史蒂賓準備使飛機在七十浬的速度下，趁着主浪的衝力向北起飛，盧德保將襟翼轉動十五度，以增加機身的浮力，同時加大油門，飛機的速度漸漸增加，機身猛烈震動，盧德保定睛注視速度儀，口中不停地報告：

『三十五浬！……四十……四十五……五十！』

坐在前面的史蒂賓，耳朵聽着速度報告，眼睛望着浪濤變化；突然他看到一個巨大的浪峯向他冲來，他迅速關閉油門，否則，這架增速的飛機迎面碰上這巨浪，大夥兒勢必葬身魚腹。

第二次試飛時，飛機的速度正在漸次增加，一個浪頭將機身送上半空，失速的飛機猝然墜落水面，史蒂賓連忙關上油門，才算沒有翻身大吉。

第三次試飛時，史蒂賓臉上佈滿汗珠，汗水順着領口流入胸前和腿部，浸濕了他的飛行衣；在失望中，他內心充滿恐懼，幾乎失去了信心和勇氣：

第四次試飛時，他朦朧地聽着盧德保叫喊的聲音：

『五十五浬……五十八浬……五十九浬……六十哩！』

史蒂賓好似駕着一輛跑車，在崎嶇不平的山路上全速奔馳；他按下起飛輔助器的爆炸鈕，突然，好似有一隻巨手將飛機托上空中——起飛輔助器發揮效用，飛機完全脫離海面。

史蒂賓疲倦地吐了一口長氣，他轉過眼睛，看見一股鮮血從盧德保的頭上流至左頰，原來在機身猛烈震動的時候，盧德保的頭碰到了儀器板的鐵角。

『康凱特，我們出來了，』史蒂賓說，他的聲音顫抖，這使他暗自光火，十四年的飛行生活，怎麼連自己的喉嚨都控制不住！

『簡直是馬戲班表演，』康凱特靜靜地說。

『現在飛機由盧德保駕駛，我要到後艙去探望遇難的人，』史蒂賓說。

史蒂賓柂起掉在地下的棒球帽，站起身來，感到全身緊張的肌肉已經放鬆；他用手帕替盧德保揩拭臉上的血漬。

盧德保頷首稱謝，當兩人目光相遇時，史蒂賓發現

盧德保臉上已經沒有以往的自負神色，而是充滿慚愧和敬意。

『我今天才學到一點東西，史蒂賓，』盧德保說：『我簡直不配做你的副駕駛，我要跟你學習。』

史蒂賓友誼地拍了盧德保的肩膀一下，轉眼望着彭三立，這個乖僻任性的大孩子也不再像往日那樣的充滿敵意，而是崇拜偶像似的望着史蒂賓。

『駕駛對全體機員。』

『副駕駛！』

『領航員！』

『機械士！』

『通訊員！』

他們回答的聲音迅速而有力，不再陰陽怪氣，艱難的任務使他們在短短的時間內從生手變成老兵，史蒂賓可以從他們的聲響裡聽出欣喜和驕傲。

『我要告訴你們，』史蒂賓說：『你們都會成爲第一流的機員，謝謝你們完成任務……』他停了一下又接着說：『領航員和機械士，被救的人現在情形怎樣？』

他聽見歐斯本笑着回答的聲音：『向我們揮手的那個人是詹金斯上尉——失事飛機的正駕駛，他說他要跟你學習飛行技術呢。』

史蒂賓摘下耳機，與彭三立同往後艙，他要去會一會那個夠種的詹金斯上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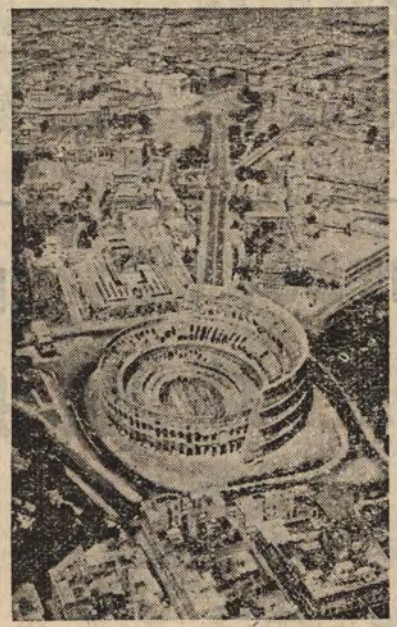
譯自週六晚郵

MITSUI LINE
三井船舶
航線遍及全球
臺灣總代理店：永豐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延平南路59號（電話28935）
高雄代理店：永豐分公司
高雄市臨海一路11號（電話4903）
基隆代理店：三陽船務行
基隆市孝三路53號（電話858）

羅馬圓形劇場

(The Colosseum)

—越客譯—



在所有羅馬帝國的遺物中，羅馬圓形劇場是最能引起崇偉景仰的了。它的照片用不着題名；就爲世人所熟悉，龐大的圓形劇場代表着羅馬文化高於一切，一手握着法律文卷，另一手執刀，它又代表着羅馬時代的建築異常堅固——經過十九個世紀，三分之一的結構依然巍然長存。同時它在另一方面的意義，也就是說愛好觀賞角鬪士表演的羅馬已經如鏡花水月，不復存在世間了。

如果你是上一年三十六萬五千位參觀羅馬圓形劇場的游客之一，那麼你便會瞭解這古代威權殘跡在你心頭所引起的畏憚。你從市中心區出發漫步到羅馬大劇場得化半個鐘頭。在維克多·愛曼紐的紀念碑前（Victor Emmanuel Monument），在半哩之外你就可以看到這龐大的殘軀，然後當你漸漸走近時，它愈來愈大，最後這一座高聳入雲達一百六十呎的龐然大物便出現在你的前面。

在這裡，你且不要理睬那些嚮導，兜售貨物的小販，你們同類的游客——以及以羅馬圓形劇場爲家的野貓——你不妨先退後數步，觀望一下自下而上直到頂部第四層窗的三道拱線。每一道上都裝飾着希臘式的列柱，第一列是陶列克式，其次是依盎尼克式，再其次是哥林多式，雖然每一種都不及眞正希臘式那樣的完美，但却均係相同的型式所構成。環繞着劇場廢墟走一轉，約摸有三分之一英里之遙，它圍成一個橢圓形，長約六百英尺，寬約五百英尺——這七英畝的地產在羅馬時代位於最菁華繁榮的區域，那時地價昂貴非常，到今日不免已有滄桑之感。

羅馬圓形劇場的內部可以引起更多的幻想。在它那八十座拱門中，四座獨立一旁，是儀式上的進出口。其他殘存的尚有三十三座，可是在它的內部却已看不到通往座位去的精巧的梯級系統了。你只能閉上眼睛，在你的想像中重建起它往日的有拱形圓頂的走廊——被羅馬皇帝用粉裝、玉琢、金塗、雕刻舖飾得異常的富麗堂皇。

你可以爬上梯級，俯瞰這座龐大的圓形劇場。觀望這裡的五萬個大理石座位。（導游愛將這座位數目增加一倍），你可以分辨出殘缺的輻射形牆垣，它的目的是將這一隻圓碗分隔爲楔狀地區，你又可以看到各處搏砌的隔牆，將觀衆們根據他們的社會地位分成各種等級。女人們坐在最高一層，跟最下等的社會渣滓在同一處。競技場邊緣一排的座位則爲貴族騎士以及達官顯宦所保留，最好的座位——在五十碼的線上——是羅馬皇帝的御座。在底部的深坑中你可以看到錯綜複雜的分格和通路；這些設備是爲了囚禁角鬪士和猛獸，直到最後一刻，才用手動起重機將他們送上競技場。此外還有一些令觀衆愉快的設備，他們用凉爽芬芳的香料——番紅花精

和酒的混合物——噴灑於空氣中。

當公元八〇年，圓形劇場開幕的時候，羅馬轟動一時。那時它的名稱是弗萊汶圓形劇場（Flavian Amphitheater），命名的來源是由於這座劇場建成於羅馬弗萊汶皇室的維斯派新（Vespasian）和鐵達時（Titus）兩位皇帝時代，動工興建的時期爲公元七十二年。以後又因在它的附近建造了一座碩大無朋的尼羅皇帝的銅像，Colosseum一字即由（Colossal—巨大）變化而來，便成爲這座劇場的新名稱了。那時羅馬統治者正毀滅了耶路撒冷，殺死了百萬猶太人，並又俘虜一萬二千餘人回國，想利用他們來建造陳列館。這時候羅馬正雄視世界，在他的絕對威權之下，濫施殘暴。他的奴僕和罪犯可以任意判送往角鬪場，在殘酷的角鬪學校中加以訓練，强迫他們相互斫殺，或跟飢餓的猛獸決鬪，來娛樂他們的人民。

今日每一個看過電影的人都知道，圓形劇場的主要業務便在藉屠殺以娛樂觀衆。表演的方式，或是個別博鬪，或是循環殘殺，或是扮演一場海戰。角鬪者或用刀劍，或用徒手，有時用特別的武器如漁網和小刀。

這種殘忍的公衆娛樂一直維持了三個世紀，在它的影響之下，正統的羅馬戲院日趨凋零。觀衆們對自己心目中愛好的角鬪士賭以重金。圓形劇場的上等座位須出高價賄賂，再不然便得在天未破曉時去排隊購票。有些譽重一時的角鬪士且爲羅馬富家淑女所垂青。

公元四〇四年，圓形劇場的殘忍表演因基督徒的反對而終止，再一世紀後動物的殘殺也告結束，圓形劇場的噩運降臨了，雷擊，火災，以及地震使它漸趨殘破，當羅馬淪入黑暗時期以後，它的人口自原有的百餘萬人降低爲五萬人。中古時代的戰士們利用這圓形劇場作爲堡壘，互相攻佔，毀損墻垣，更糟的是，以後若干世紀來，人們在這裡竊取大理石作爲建築材料，當地許多建築物，包括聖彼得教堂在內都有圓形劇場的大理石塊在內。這種盜竊情形，一直到一七五〇年才被本尼狄克特教皇（Pope Benedict）下令禁止。

第八世紀時，英國歷史學家比德（The Venerable Bede）曾說過：圓形劇場將與羅馬共存亡，如果羅馬淪亡了，世界亦將隨之毀滅。因此，去年發起了一個修理計劃，打算化十二萬美元來加强這一座古代的圓形劇場，由於新的水泥已灌進了原有的罅隙，堅固的棵椏已支住了原來的弱點，看來這一座已歷經一千九百年的古代建築物又可以維持更久的歲月了。



五十五、卡巴列夫斯基 Kabalevsky，Dmitri（一九〇四—）

卡巴列夫斯基爲一蘇俄近代作曲家，一九〇四年十二月三十日誕生於列寧格勒。他是一位極具天才而又極端失敗的音樂家，他的藝術必須爲蘇俄政府而工作，在比較自由的時期中，他也寫出了一些美妙的音樂，他的創造力極强，且富才智。

布魯農序曲 Overture to〝Colas Breugnon〟

「布魯農」原是卡巴列夫斯基於一九三七年所作的一部歌劇「克拉美西之主人」（The Master of Clamecy）的序曲，歌劇是根據羅曼羅蘭的小說所改編的。

布魯農是法國的綠林好漢，頗似英國的羅賓漢。這樣一個主題竟然也引起了這位俄國作曲家的興趣，他不顧政治上的牽扯，寫出了這部佳品。序曲是一首愉快，有莫札特風味的樂曲，纖細，玄妙，多愁善感，諷刺而極其可愛。這部歌

劇並沒有多大意義，壽命也如曇花一現，但序曲則與其它的輕鬆愉快音樂一樣，似乎仍將留傳。

最佳唱片：（布魯農組曲 Colas Breugnon Suite）Golschman指揮聖路易交響樂隊 Columbia ML—5152

五十六、肯南 Kennan, Kent（一九一三—）

肯南爲一美國近代作曲家，曾於威斯康辛音樂學院（Wisconsin Conservatory of Music）及伊思曼音樂學校接受音樂教育，一九三六年獲得羅馬大獎，於歐洲學習三年。二次大戰時投筆從戎，現於各音樂學院中任教授。

夜之自語 Night Soliloquy

橫笛是一件憂鬱但不消沉的樂器，美麗而善於流露情意。「夜之自語」就是一首橫笛與樂隊的夜曲，它頗近似於杜褒西與葛理弗斯的作風。它使銀笛獲得了一展所長的機會，全曲帶有一種浪漫而憂傷的氣氛，溫柔動人。

最佳唱片：Kincaid 擔任橫笛，Sokoloff 指揮 Award—33—706

五十七、柯恩 Kern, Jerome David（一八八五—一九四五）

柯恩一八八五年一月二十七日誕生於紐約，爲一美國通俗歌劇作家，也時常爲電影寫作配樂。作品有「埃弟，很好」（Very Good, Edde），「孩子，拿出心腸來」（Have a Heart and Oh, Boy），「陽光和煦」（Sunny），「畫舫緣」（Show Boat），「甜蜜的雅德琳」（Sweet Adeline）及「空中音樂」（Music in the Air）等。

畫舫緣主題曲 Scenario for Orchestra on Theme from "Show Boat"

畫舫緣是一部極其優美傑出的美國通俗歌劇，它在美國引起了一般人普遍的喜愛。在這首主題曲中，柯恩並沒有把劇中的旋律重新編配成管絃樂曲，僅只是脆弱的把它們連到了一起，但這些優美的旋律在管絃樂的編排之下，獲得了更廣的流傳。

最佳唱片：Kostelanetz 指揮費城交響樂隊 Columbia CL—806

五十八、赫契托倫 Khatchaturian, Aram（一九〇三—）

赫契托倫一九〇三年六月六日誕生於特弗里斯（Tiflis）爲一美籍俄國作曲家，音樂教育係於莫斯科音樂學院完成，他的音樂大部份都是根據故鄉阿美尼亞的民謠而作，樂風也極傾向於俄國國民樂派，但他更喜用較廣大的不協和絃。他是一位多方面的作曲家，作品有室內樂，鋼琴曲，歌曲，交響曲及芭蕾音樂等。

假面具舞會（交響組曲）Masquerade（Symphonic Suite）

這首交響組曲是塞李蒙托夫（Mikhail Lermontov）的一齣舞台劇中的配樂而成的，原劇相當庸俗霉暗，這種現象在十九世紀的俄國舞台上是常有的。殘忍的謀殺，夫婦間的不忠，上流社會的淫佚生活等，都是這部劇本的體材。組曲由五首音樂組成——夜曲（Nocturne），抒情曲（Romance），圓舞曲（Waltz），瑪組卡（Mazurka），波爾卡（Polka）。這些名稱與音樂的內容並不十分相合，夜曲與抒情曲應該是趨向於多愁善感的，但它那尖刻的和聲很難造成這種氣氛。圓舞曲與瑪組卡似乎意欲描繪出一八三〇年俄國社會的狂熱輝皇與表面上的歡悅，波爾卡和聲激動，情調諷誚，造成了一個輝躍而過份取悅聽衆的結尾。

最佳唱片：Khachaturian 指揮 Philharmonic 交響樂隊 Angel 35277

五十九、柯達萊 KodalyZoltan（一八八二—）

柯達萊誕生於匈牙利之克斯克美（Kecskemet），幼時的音樂天才並沒有受到人們注意，因爲在匈牙利兒童喜愛音樂是一件極爲平常的事。十八歲時柯達萊進入了布達佩斯音樂學院，當時的樂風——杜褒西與布拉姆斯等人——對柯達萊的影響極大，他的一些早期作品也深受這幾位前輩大師的左右。但不久他就對匈牙利的民間音樂發生了興趣，雖然一般人都知道匈牙利的音樂受吉普賽的影響極大，但它的起源則不易查考。柯達萊全心致力於尋找匈牙利音樂的起源，他

自農夫們口中直接記下他們所唱的歌曲，收集了無數美妙的民謠。

柯達萊進入了布達佩斯音樂學院六年之後就擔任了作曲科主任，數年後他教出了一位最傑出的學生，就是現任費城交響樂隊的指揮奧曼地（Eugene Ormandy），他是目前銓譯柯達萊作品的權威。

格蘭塔舞曲　Dances from Galanta

格蘭塔是維也納與布達佩斯之間的一個小村鎮，柯達萊曾一度於該地居住。百餘年前維也納出版了一本載有發源自格蘭塔的吉普賽音樂的書籍，這首舞曲的取材就是選自這本古老的書中。

這首音樂原是爲了慶祝一九三四年布達佩斯交響樂隊八十週年紀念而作，它是由許多不同的舞曲所組成，樂隊的色彩與舞曲的節奏變化無窮。樂曲的開始雖然幽暗，但却是僞裝的，因爲曲中各樂章多半都含有急迫的節奏，有時更用顯著的切分法，推動着音樂前進。

最佳唱片：Dorati 指揮 Hangarica 交響樂隊 Mercury 50179（立體90179）

哈里・賈諾斯組曲　Hary Janos Suite

柯達萊最重要的作品就是歌劇「哈里・賈諾斯」，它是根據匈牙利的傳說與民間音樂而作，管絃組曲則係選自劇中。

歌劇中的賈諾斯是匈牙利的一位大英雄，他的一生事跡全係出自虛構，但匈牙利的農夫們却深信確有其事。哈里是一個大言不慚且又天眞的說謊專家，他非僅能使聽衆深信他的故事，甚且連他自己也都確信不移！

歌劇的故事如果演變成事實，則將使歐洲的情勢整個改觀！故事發生的時間是在百餘年前，賈諾斯是一個典型農夫出身的士兵，他戰後歸來，向那些景慕他的村人講述他的遭遇。他講到拿破倫的皇后露依思由巴黎經俄國到維也納去，她遇到了賈諾斯，正巧他的愛人歐琦也同時來到，皇后瘋狂的愛上了這位士兵，堅持要他伴隨同行，但哈里竟然拒絕了，除非他的愛人歐琦也一同前往。因此他就有了兩個女人；一是皇后一是村姑，在爭取他的寵愛。而拿破倫派來保護皇后的大臣，對這位匈牙利士兵極感不愉，使這三角戀愛更形複雜。賈諾斯調情的結果竟使拿破倫憤而向匈牙利宣戰。

在戰場上賈諾斯又顯出了無比的英勇與智謀，整個軍團在他的刀鋒之下崩潰，他單人匹馬直殺到了拿破倫面前，拿破倫惟有投降，他在受了賈諾斯的一番屈辱之後被釋放，皇后則更形深愛這位士兵。

當賈諾斯勝利的進入了維也納之後，他開始沉溺於榮華了，但他並沒有感到快樂，看守着皇后使他感到厭煩，這時他發現了惟有昔日的愛人才能給他歡樂。他釋放了被禁的皇族，並聲言自願受他們的處份。皇后要把他凌刑處死，但在公衆之前又不敢反對他。因而賈諾斯就帶着他的愛人返回了故鄉。

士兵回到了故鄉之後，村人都被他的故事所迷惑。突然門開了，使賈諾斯放棄了皇后與一切榮華的女人出現了，她就是歐琦，又老又醜而且蠻橫。她拉着這位大言不慚者的耳朵，把他拖回了家。

組曲一共有六段，它們是「故事開始」（The Tale Begins）「維也納的音樂鐘」（Viennese Musical Clock）「歌曲」（Song），「戰爭與拿破倫的失敗」（The Battle and Defeat of Napoleon），「間奏曲」（Intermezzo），國王與朝臣入場（Entrance of the Emperor and His Court）。

故事開始　The Tale Begins

匈牙利有一個迷信，在說故事時如果有人打噴嚏，那就證明了所說是實話。這一段開始時，就有一聲以音樂描寫出的噴嚏聲，隨即是一個意味深長的懸疑，似乎是聽衆們都在屏息等待着這位老兵講述他的浪漫史。主要的旋律是一個非常動人的主題，顯示出英雄的年青時代，它由單簧管奏出，然後再由大提琴與銅角更有力的予以呈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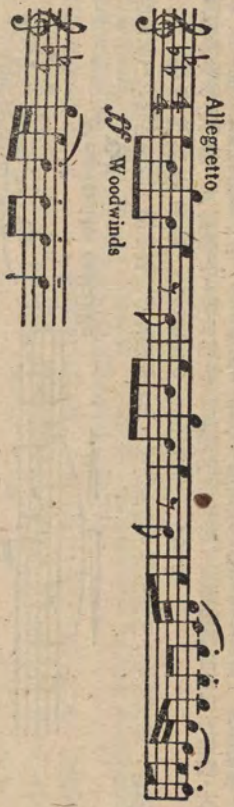


小提琴也承繼了同樣的樂念，逐漸導向由全樂隊奏出的强烈高潮。聽衆們的心神定下後，哈里開始講他的故事了。

維也納的音樂鐘　Viennese Musical Clock

這是一段愉快多彩的音樂。軍隊進入了維也納，來自鄉間的英雄第一次看到皇宮裡的音樂鐘，大感驚奇。它非但能奏出悅耳的音樂，而且能隨着樂聲顯出一些小兵在操練。在鐵琴，鐵板琴（Glockenspiel）與鐘聲裡，我們同時能聽出敏捷的進行曲似的節奏。維也納各處的鐘聲，全都和這珂瑞的樂聲響成了一片。逐漸增强的高潮，最後在樂隊的堅强和絃上

終止，而由鈴聲予以點綴。



歌曲 Song

在這一樂章中，匈牙利吉普賽音樂的影響最爲深刻，它那溫馥熱情的旋律，伴隨着浪漫的情調，與遐想多變的氣氛，都是典型的。哈里與他的愛人坐在那兒默視着業已毀於軍隊的家園。音樂在起始時由柔和的中提琴逐漸轉入熱情的高潮，似乎他們二人在愛情中獲得了慰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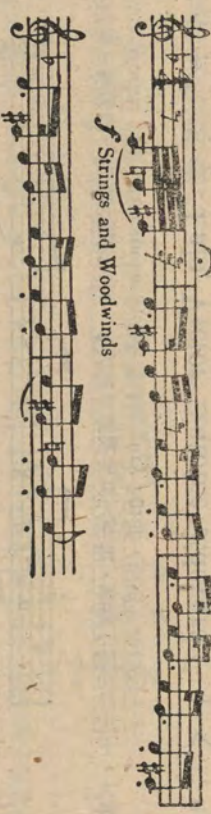


在中提琴主題的開始時，用了一件吉普賽的樂器大鍵琴（Cembalo 同 Harpsichord）。但在正式演奏時常以鋼琴替代。

戰爭與拿破倫的失敗 The Battle and Defeat of Napoleon

這一樂章描繪出了奧法之間的激烈戰事，最後只剩下了哈里與拿破倫二人徒手相搏。軍隊的行進，哈里出現，以及法王的求降都有生動的描述。銅管樂器被戲劇性的予以利用，鼕氏管伴隨着拿破倫的求情，由幾小節的馬賽進行曲表示出來。

間奏曲 Intermezzo

間奏曲是這首組曲中最魅人的一段音樂，它是純粹的匈牙利音樂，極具吉普賽的浪漫與熱情，節奏自由而多變。由一段精力充沛近似於進行曲的樂句開始，在一小段獨立的樂句之後，進行曲重又出現，再進入一段短小的展開。



隨後節奏突然改變，樂隊聲音也減弱，引出了一段銅角的可愛主題。絃樂器以及隨後而來的木管樂器也都奏出同一旋律。開始不久的獨立樂句再度出現，重又喚起那激動的樂聲，大鍵琴更在這柔和的樂聲中添加了它那特有的音色。全樂章在匈牙利吉普賽舞曲的典型三聲和絃下結束。

國王與朝臣入場 Entrance of the Emperor and His Court

鼓及各種敲擊樂器所組成的節奏，是柯達最善於利用的。在這裡它們也被使用。這一樂章在管絃樂上確實是雄偉的

在威嚴燦爛的進行曲中，每樣樂器都要奏最強最嘹亮的聲音，且需急速的前進。



銅管樂器聲中點綴着大鍵琴的鏗鏘之音，一直衝向結尾的巨大和絃，最後一聲和絃之下，大鼓聲似雷鳴的響起。

最佳唱片：Dorati 指揮 Mineapolis 交響樂隊 Mercury 50132（立體 90132）

六十、拉羅 Lalo, Victor Antoine Edovard（一八二三—一八九二）

拉羅爲一祖籍西班牙之法國作曲家，一八二三年一月二十七日誕生於萊里（Lille），曾於萊里音樂學院中學習小提琴及大提琴，一八三九年進入巴黎音樂學院繼續學習小提琴及作曲。一八四八及一八四九年間出版了幾首歌曲，一八六六年寫成一部歌劇，獲得了歌劇競賽的第三獎。一八七四年完成F調小提琴協奏曲，此後又繼續寫作了最著名的西班牙交響曲。他較重要的器樂作品尚有伊斯王序曲（Overture to"Le Roi d' ys"）與挪威幻想曲（Fantaisie Norvegienne）等。

伊斯王序曲 Overture to"Le Roi d'ys"

拉羅的歌劇「伊斯王」已很少引起人們興趣，僅只序曲仍然流傳。伊斯王是根據不列塔尼（Brittany）的古老傳說而寫成的。

在亞摩利柯有一座古城伊斯，它的國王有兩個女兒，瑪格麗與露珊。她們二人都愛上了國王的武士馬里歐，但武士則僅只喜歡露珊。國王在外征戰，欲以女兒瑪格麗與敵人卡爾納換取和平。這時馬里歐恰巧歸來，瑪格麗對他的愛情又告死灰復燃，她拒絕下嫁卡爾納，戰事也就因而再度爆發，但馬里歐打敗了卡爾納。在最後一場大戰之前，瑪格麗看見了妹妹與馬里歐擁抱，嫉妒之下她與卡爾納密謀，打開了城外的堤防，使海水進入城中。混亂中馬里歐殺死了卡爾納，居民也都逃上附近的小山。瑪格麗醒悟了她的大錯，羞愧之下她跳入了洪水，這時聖柯倫亭在水面出現，命令大水退去。

序曲中暗示出一些劇中的情節，並有幾首劇中的詠嘆調。它的開始有一段中速的序奏，單簧管的獨奏極似第一幕中的「宇宙充滿了光輝」（Si Cielest Plein du Flammes）。小喇叭吹出火般的音調，預示出戰爭。充滿激情的主題則表示出瑪格麗對馬里歐的愛情。



隨後我們就聽到瑪格麗在第二幕中所唱的祈禱。小喇叭再度響起，奏出露珊的詠嘆調「寂靜中爲何悲傷？」（En Silence Pourquei Souffrir？），較瑪格麗所唱的主題更爲柔和。序曲開始時的一些旋律，在結尾時再度出現，最後在馬里歐的勝利戰歌聲中結束。

最佳唱片：Scherchen 指揮巴黎歌劇院樂隊 Westminster XWN—18783

六十一、李亞朵夫 Liadoff, Anatol（一八五五—一九一四）

李亞朵夫誕生於聖彼德堡的一個音樂家家中，自幼即顯出音樂天才，由他的父親親自教誨，後進入聖彼德音樂學院隨柯薩克夫學習，使他獲益良多。他是一個非常傑出的學生，畢業後即在母校任教。他對俄國民謠極感興趣，在皇家地理協會資助之下專心研究。

李亞朵夫的作品大部份爲鋼琴曲，其中最有名的是一首有趣的「音樂鼻煙盒」（Musical Snuff—Box），他也作過一些歌曲與合唱曲，並曾與包羅亭合作寫了一些作品。

八首俄國民謠 Eight Russian Folk Songs

李亞朵夫在俄國各地研究民謠，選出了一些他所發掘的歌謠組成了這首管絃樂曲。這首作品並沒有太大的重要性，但却非常受人喜愛，充滿了質樸的幽默與豐溢的歡樂。這八首歌曲是：

1 聖詩 Religious Chant
2 聖誕之歌 Christmas Carol
3 悲傷的旋律 Plaintive Melody
4 詼諧曲 Humorous Song
5 鳥的傳奇 Legend of the Birds
6 搖籃曲 Cradle Song
7 圓舞 Round Dance
8 鄉村之舞 Village—Dance Song

八首歌曲都非常簡單輕快，在李亞朵夫的處理之下，充滿了奇異的色彩與魅力。第一首多半都是由童聲演唱。「聖誕之歌」是根據小神仙柯里雅達與馬里達寫成的，他們時常在清晨坐着六匹鹿拖拉的金色雪橇出現。「悲傷的旋律」恰如其名，有一孤獨的歌聲在可愛的旋律中昇起隕落。在「詼諧曲」中，絃樂器活潑的表示出蚊虫飛舞聲。「搖籃曲」具有一種擺動的氣氛與憂傷的情調，是所有催眠曲中所不可少的。「圓舞」大部份由彈撥的絃樂器演奏，清爽活潑。「鄉村之舞」是全曲的高潮，快樂而富精力，具有典型的俄國旋律與節奏。全曲在樂隊有力而震顫的和絃之下結束。

最佳唱片：Ansermet 指揮 Suisse Romande 交響樂隊 London LL—1068

基基慕拉 Kikimora

李亞朵夫從不寫作「巨型」作品，即使是管絃樂曲也仍然是精緻纖細的。基基慕拉是一個瘦小而醜陋的少女，住在一位魔術師的家裡，七年中就成熟了。她的早熟一半是由於每天和一隻全知的神猫談話而致的，它講了許多遙遠而奇妙的地方。基基慕拉又瘦又黃，頭比不上頂針大，身比稻草還細，她說話的聲音有如可怕的嘶叫，當她在紡紗織布時，她就計劃對人類作惡。

最佳唱片：同上 London LL—1068

六十二、李斯特 Liszt Franz（一八一一—一八八六）

李斯特是一位才華蓋世的鋼琴家，也是朝庭中一位出色的大臣，同時他更有許多不正常的愛情生活，是聖法蘭西教會的修道士，大指揮，音樂讚助人。而他最值得敬佩的一點當推對後起樂人的扶植了。

李斯特於一八一一年十月二十二日誕生在匈牙利的雷丁城（Raiding），九歲即可演奏鋼琴，後擬進入巴黎音樂學院但被拒，乃開始旅行演奏，遍歷歐洲及英國各地，獲得無數崇拜者，有一女伯爵達葛爾（D'Agoult）且和他同居生了幾個孩子，其中之一的柯昔瑪（Cosima）日後嫁與華格納，對他助益良多。

一八四九年李斯特任魏瑪宮庭劇院指揮，不再致力於鋼琴演奏，他此舉的目的係有意便於協助其他音樂家。他對管絃樂的供獻也極大，創作了交響詩。晚年極度傾向於羅馬天主教，並成爲聖法蘭西教會的修道士，他時常穿着教袍過他的社交生活，並演奏鋼琴。

匈牙利狂想曲 Hungarian Rhapsodies

狂想曲（不一定是音樂上的）原是希臘人對他們的族人一種極自由而熱衷的情感表露。布拉姆斯使它更形高貴，李斯特則使它獲得了成功。在近代，狂想曲是表示一種非常自由的形式，甚或根本就無形式，但通常都有一個曼鬱而沉重的第一樂章，和一個狂烈激動的第二樂章。李斯特將這種敘事詩般的希臘悲劇改變成了華麗炫目的音樂會樂曲，經他之手給我們留下了許多雖不偉大但却悅人的作品。他的二十首匈牙利狂想曲，原均爲鋼琴曲，但大多數已改編成管絃樂曲

。這些作品節奏明顯，變化強烈而突然，鮮艷華麗，具有超度的情感表現，以及戲劇性的高潮。

最佳唱片：第一、二、三首 Stokowski 指揮 NBC 交響樂隊 RCA Victor LM—1878
第三、四、六首 Scherchen 指揮倫敦交響樂隊 Westminster 7007
第一至第十九首 Borovsky 鋼琴獨奏 Vox 8900（一至七）。Vox 8910（八至十三）。Vox 8920（十四至十九）。

魔鬼圓舞曲 Mephisto Waltz

這首炫耀而近於浮華的作品，也是以浮士德爲藍本的作品之一。它是根據奧國大詩人李納（Nikolas Lenau）的作品寫成的，演奏這首管樂需要一個優異的樂隊，雖然它並不艱深難解，但由於失之過於炫示造作，故只有技巧精湛的演奏，才能使之免於流爲庸俗。李斯特的華麗，粗濁，以及高度的技巧，在這裡都有高度的表露。

在一個村莊的酒店裡，婚宴正在進行，店中充滿了音樂，舞蹈，以及酒醉者的狂笑喧鬧聲。魔鬼梅菲斯特與浮士德正巧經過，浮士德被邀請參加喜筵。村中的樂師，大概也喝醉了，演奏得非常惡劣，梅菲斯特搶過了他的提琴，奏出極其誘惑的音樂。浮士德抓起一個肥胖的村女，就和她瘋狂的跳起舞來，由酒店一直跳到了森林裡，音樂漸弱，夜鶯唱出了情歌，一切歸於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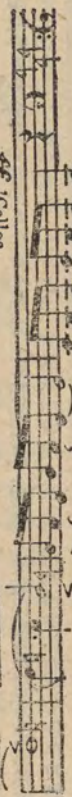
最佳唱片：Ormandy 指揮費城交響樂隊 Colambia ML-5261（立體 Reiner 指揮芝加哥交響樂隊 RCA Victor LSC—2241）

第二交響詩「塔索：哀傷與勝利」 Symphonic Poem No.2"Tasso: Lamento e Trionfo"

塔索（Torquato Tasso）是一位意大利的瘋詩人，在他神智清醒的時候，他寫了不少詩，其中有些且是非常重要的。他原居住於費拉勒公爵（Duke of Ferrara）府中，受公爵保護，但他的精神不十分正常，時有不可思議的幻覺，最後竟致意欲殺人，因而被監禁起來。但他逃走了，且恢復了神智，重又回到費拉勒府中。不久瘋病復發，再度被送入精神病院。經過長期治療之後始癒。他在文學上的地位也日形重要，並獲得了國家給予的榮譽。但在應邀赴羅馬途中，竟因興奮過度而逝世。

這位可憐瘋詩的人一生，使李斯特深受感動。當歌德將塔索的一生寫成劇本後，李斯特的這首作品就被借用作爲序曲。

這首音樂引用了塔索一生中動人的事蹟，它和李斯特其它的交響詩一樣，主題具有顯著的和諧與連貫性。全曲尤其是開始部份，帶有意大利式的溫暖與旋律，在李斯特作品中是極爲罕見的。驚人的主題在全曲開始時由大提琴強而有力的予以宣示，它也是全曲的基本樂念，且在結尾時轉變成爲勝利的主題。



最佳唱片：Silvestri 指揮 Philharmonia 交響樂隊 Angel 35636（立體 S—35636）

第三交響詩「序曲」 Symphonic No.3"Les Preludes"

這首作品是根據拉馬丁（Lamartine）的詩「序曲」而作。在原詩中，生命似乎僅是死亡前的一些序曲而已，愛情也只是容易凋謝的歡樂，不久就要被逐漸消滅的幻影與生活的考驗所毀滅。靈魂苦於掙扎與自身的缺陷，在祈求安息，但在野心的初度驅策與掙扎的召喚之下，它又轉回到磨難之中，以求考驗自己，發掘自己，並且去克服它。

音樂由於節奏與氣氛上的變化而分成了幾個段落，由一明顯的主題關係使它們保持連貫。基本主題由開始時即行呈示，並在絃樂器與銅管樂器中繼續。



這一主題在曲中以各種不同的形態出現，最後由銅管樂器吹出。當小喇叭宣示出信息後，活潑的絃樂部份就環繞了它，表示出「人」又恢復了奮鬪與騷擾不息的生活。

最佳唱片：同上 Angel 35636（立體聲S—35636）

六十三、麥克都維爾 Mac Dowell, Edward（一八六一—一九〇八）

麥克都維爾一八六一年誕生於紐約，父爲蘇格蘭人，母親爲愛爾蘭人。麥克都維爾八歲起開始學習鋼琴，十五歲隨母親赴巴黎，一八七七年入巴黎音樂學院，但所學有限，故又轉入德國的司徒加（Stuttgart）音樂學院及福蘭克富音樂學院，學習鋼琴及作曲。他的作品極受李斯特賞識，屢次給以協助，一八八六年李斯特去世，麥克都維爾受打擊極深。一八八八年返美定居，至一九〇五年因工作過度，精神有崩潰現象，漸入昏睡狀態，醫生判定爲大腦崩潰症，在他生命的最後二年中，他既不能言，也不會親聽，更無任何思想，僅餘一空軀體而已，一九〇八年逝於紐約。

第二組曲：印第安 Suite No2 : Indian

美國的印地安人音樂很少有引人注意的地方，他們的謠言，藝術，及文化也較其他古老民族落後甚多。在左尼（Zuni），赫壁（Hopi），及納瓦若（Navajo）等部落中雖然有音樂，但却沒有記載音樂用的符號。居住於美國東北部的部落似乎有較優良的音樂，麥克都維爾的這首印地安組曲也大部份是依據這些音樂而作。

印地安組曲美麗如畫，印地安的旋律在下面各段中都有片段的出現：

傳奇（Legend）—Iroquois 族音樂。

情歌（Love—Song）—Kiowa族音樂。

戰爭（War—Time）—東部海岸印地安人通行的旋律。

輓歌（Dirge）—Kiowa族音樂。

鄉村節目（Village Festival）—Iroquois族音樂。

最佳唱片Hanson 指揮 Eastman—Rochester 交響樂隊 Mercury 50082

第一一七期勘誤

頁	行	誤	正
一五三	四	西式教育	正式教育
一五四	三	Nordic Symphonic	Nordi Symphony
一五四	五	Beowult	Beowulf
一五四	七	當對彪武弗	當推彪武弗
一五四	十	手以暗示	予以暗示
一五四	十四	Rochoster	Rochester
一五七	十五	監琴	堅琴
一五八	十	林肯群	林肯郡
一五九	十八	Rohran	Rohrau
一六〇	八	作了一首	他作了一首
一六三	四	紐約大都會	紐約大都會
一六八	五	Snite	Suite
一六八	九	往者的紐約	往昔的紐約

片新得美

METHOXIN

Sultamethoxypyridazine製劑

優點：
1、用量僅少而效能大。
2、溶解度大，吸收快速。
3、排泄緩慢而副作用少。

廣範圍之適應症

扁桃腺炎、氣管支炎、肺炎、肺膿瘍、細菌性赤痢、大腸菌性疾患、猩紅熱、髓膜炎、急性腎盂炎、膀胱炎、尿道炎、尿路感染症、軟性下疳、癤、淋疾、外科的化膿性疾患、手術後感染預防及治療、肺膿瘍、副鼻腔炎、中耳炎、產褥熱、蜂炎、子宮附屬器炎、乳腺炎、眼瞼結膜炎、角膜潰瘍、麥粒腫、眼瞼炎、齒槽膿瘍、智齒、周圍炎、拔齒後的感染預防。

衛藥字第566號　北市4024
包裝0.5gm　50片裝

永豐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總公司：台北市延平南路五十九號
電話：28935 —— 28938
營業所：台中、台南、高雄、台東、花蓮

南太平洋故事之七

四塊美金（中）

米輟納著
郭功雋譯

翌晨索中尉從行軍床上昇了帳，像來到這個島上以後每天所做的一樣，走上了海灘。可是還沒有到海邊，他便佇足而望。東方的水平線上凡尼可羅歷歷在望。有一個友人在下面海灘上大聲嚷叫：「瞧，哪裡來的島嶼？我從來沒見它這樣清楚，這好像海市蜃樓嘛？」

別的陸戰隊軍人也從茅屋伸出頭來研究神秘島嶼的奇怪景象。大家都說從未見過凡尼可羅島這般清晰的露過臉。南太平洋奇跡之一，便是兩個近在咫尺的島嶼常常互不謀面。也許只有幾哩的距離，可是從叢林朝上空不斷蒸發的熱氣流造成了長年籠罩着本島的霧靄。這些霧靄往往非常濃密以致長使它所寄生的島嶼烟霧迷漫，眞面目從未得見。因之像僅僅十六哩開外凡尼可羅這樣一個島可能終年不見廬山眞面。只有當一陣暴風雨洗淨塵埃，使整個海上地區暫時獲得均勻的氣溫時，相隔若干哩的島嶼才可以看個清楚。在幾點鐘之內，有時矚目遠望可能看到九十哩遠。但是每當能見度開敞到這般地步時，總是下過一場大雨，而且只有在疾馳的洶湧浮雲掩護下，人們才可以眺望遠達九十甚而一百哩的距離。『昨天夜裡一定下過一場大雨，』有位軍官說明他的見地。「一定下過，看那個大島！」人們繼續研討那場雨該是什麼時下的，下的有多久。不過索朱爾可沒有心腸來討論這些。他知道的僅是，以往從他的茅屋從來沒有見到過凡尼可羅島的倩影。現在却看得清清楚楚。眞是奇怪，它如此清晰的呈現在海平線上：你甚至想到……不，那簡直不可能。在這種距離，巴麗嶼不過是凡尼可羅的一部份而已。

那念頭來得好唐突，究竟可有幾分眞理？難道說巴麗嶼上的芸芸衆生，不也是那個面目猙獰雄踞海上的荒蠻獵人頭島所組成的一部份嗎？難道說蓮娣跟她那位莫測高深的母親，不也是古老的化外蠻族的後代嗎？不對，這個念頭簡直荒謬已極。越南人實質上就是中國人，頗有加拿大人之於美國人相比的味道。只是微有不同而已。而中國人則是世界上文化最悠久的民族。他想起了蓮娣，她純潔得像一塊無瑕的璞玉。她的牙齒雪白，她有一對玲瓏的脚踝，跟費城姑娘的無分軒輊。

當他連想到這裡時，千百種疑懼向他圍攻，那天下午他本當給母親寫封家信……也該給在貝滿女校的大一生寫一封信的。給母親的信雖然難以下筆，但還不致絕無可能。他談到海島之行，他們的任務，學校的鐘聲，以及島上的醫院。他的描述凝聚在修女瑪麗·克莉門蒂身上。可是對於血腥·瑪麗和她的令嫒竟不着一字。但是給自己的甜心寫信如何着筆却完全是另一回事。在一方面講，他不能用給母親寫信的態度寫給女友。因爲寫第一封信時他心中有一個恬靜假設。就是說縱然母親知道了實情，她老人家也會恕饒他的。在另一方面講，他在第二封信中對於發生的事，連暗示也不敢提。他不能留下任何招供的痕跡。結果那天致貝滿女校那口子的信他沒有寫成。索中尉自己承認他已到達生命歷程上一個重要的轉捩點。他正進退維谷，那時候他還不知道有生之日他再不會給費城的小姐寫信的了。後來他也曾試過幾次筆，他發覺自己假話造不出來，眞話又不敢寫。

當晚有幾位軍官聚集在俱樂部裡談論清早發見的自然現象。那時凡尼可羅歷歷如在目前。你幾乎看得見縱橫島上的谿谷。有一位軍官表示意見說：「我倒想去見識一下那個島嶼。據說是值得探望的所在。深居在某山巔的某一蠻族懂得保藏人頭之道。有時還賣野人頭，差不多廿美元一只。我認識的一個傢伙買了兩個寄給家鄉的博物館。不知怎末弄錯了，包裹陰錯陽差的寄到了家，把他老太太給嚇昏過去了。」

「是極爲原始的一處地方。」另一位飛行軍官也有同感。「前些日子我曾打它上空飛過去。我說，那兩座火山噴口的確值得一看。西邊的那個……唔，當我們飛回本島進場時就是靠左手的那一個，你可以低飛看個痛快。噴口處還有一個天池哩。我照直跟你說，那眞是天罰的妖魔世界。」

「土著人可曾居住在火山口鄰近？」一個年青軍官發問道。「據有位售貨郎說他們沒那樣做。」飛行員答道。「我說，老索，你是聽得那售貨郎的。你知道就是那個阿他賓郎。他可知道凡尼可羅的事？」

「縱然他知道的話，他從來也未跟我提過。」索朱爾答說。

「可是，我曉得在所有這一帶島嶼，那裡的土著，要算得上第一流的野蠻部落。骯髒，落後，相當强悍而且不好惹。你要知道，他們是人吃人底人類中弱肉强食的最後一族。」

「我始終不明白的一點。」那個年青的軍官提高嗓門愉快的說。「就是好萊塢怎末敢在這樣蠻荒人士的頭上動腦筋的。乖乖，你想他們在美國觀衆的身上產生多大的錯覺呀！」

「那有什麼大不了，純粹爲擴大娛樂市場而已。」一位新來客發表高見，「那又有什麼壞處哩。每次當桃樂珊拉摩一面擺臂一面飛眼神。就我言，硬是要得，我決不反對。」

「我的意思，」那青年軍官堅持已見的解釋，「是說，它們造成了壞印象。在明那蘇達州我有一位女友……」

「嚇，如果藏着一個小姐的相片，你可算是幸運兒了。」

「唔，無論如何，這位要算一個很漂亮的小姐。前些日子她給我寫過一封信。好罷，聽着，」於是那年輕人大大的紅着頸子打開一封信念道：「親愛的埃弟：我當然不希望你在那邊和那些香甜肉感的南海美人整天幽會呵，這位美人我們這一羣在電影裡已經是累見不鮮的了。假如你那樣做，我可請你再也不要回到我身邊來。話說回來，明那蘇達州這一陣可冷極了。假如我們也穿着她們那種打扮的話……好，你可以體會到了吧？」

「埃弟，我不要聽，那個小姐在灌你的迷湯。」

「迷湯不好嗎？」埃弟嚷道，双手朝頭上伸展，一面搖幌着他的情書。

「埃弟，至少你在此地，她在明州那是沒有好處的。當你在家裡泡在一起時她可曾那樣講過？」

「唔，說實個的，她從沒有那樣提過。但是，我想因我遠戍海外，她開始懷念我。」

「埃弟，不要壓她那一寶。」他的諸議官從旁發出警告。「她這女孩屬於情書不能寫得太熱這一類型。但是你果眞跟她泡在一起的話，你要關掉電燈她會感得不放心似的，我見過成打這類型的女孩子。」

「說給你聽，這個女孩不是那樣的。我個人相信她是愛我的。不過，我也不死心眼。請瞧今晚我寄給她什麼樣的照片。」埃弟從襯衣口袋裡掏出一張大洋洲黑女的照片。那女的面目猙獰，乳房低垂，臀尻膨潤得有如可羅拉多州的平頭崗。她的腰際繫着用棕梠葉串起來的掛裙。

「這才是我心目中的女性。」一位軍官感慨地說。別人驚駭地叫起口哨。也有不少人想加洗一張寄給自己的女友。

「老索，請看貨眞價實的南海美人！」一位軍官大聲招呼着，一面把那張不受歡迎的照片傳給索朱爾看。索匆匆瞥了一眼便交還給他。

「我無法了解的是，」當照片終於放回口袋以後埃弟那樣說着，「這一帶售貨郎與農場主人之中竟然有人跟這種女人結婚或者同居。我的上帝，縱然手中握着一根長達十呎的木棒我也不屑用它來沾一下那種貴婦的。」

「但是，他有人照辦不誤，」一位老傢伙堅決的說，「他們的確成其好事。我曾經聽到至少六個有名有姓的例子，說白種男的跟土著女人結了婚或者實行同居。」

「話是不錯，」另一位補充道，「不過請記住他們結婚的對象常是素以出美女著稱的大洋洲族，而且我敢打賭，有些人娶的是越南老婆。」

「澳洲黑人，大洋洲人，越南人，」埃弟心中念念不忘他那寒冷明尼蘇達州的熱女郎不禁怨氣冲天的叫道：「都是一丘之貉！」

「話不能這樣講，」老傢伙經歷多見識廣，「也許她們之中有黑的賽地獄魔魂，不過世上的奇事多的是。在三摩亞島我曾見過幾個非常可愛的大洋洲土女。可別讓別人把她們說得一文不值。」

「我贊成你的話，」一位朋友附議。

「不要存心騙人，」埃弟竭力申辯說，「也許她們够漂亮，但是，你們之中有多少人……唔，願意跟她們戀愛呢？來吧，現在翻開你的底牌可好？」

「這未可一概而論……假如，」

「照直回答是或否，別兜圈子。」

「你聽見餐廳的大司務怎麼說的？『她們皮膚一天比一天變白了哩，』假如我在此地呆的够久的話，我可能爲我的行爲擔保。」

埃弟對於這樣的答案仍不感滿意，「好，讓我們依次投票。」他宣佈說，從口裡拿出那張照片，他冲着一位同事的鼻子就問，「你會跟她睏覺嗎？」

「去她的，不幹。」那人答說。那年長的軍官故意要跟這個測驗搗亂，便從酒櫃台上拿起一本生活畫報來翻翻一陣，終於找到有一位乾癟的意大利老婦蹲踞在慘遭轟炸家屋旁邊的畫頁。他也把這幅圖畫送給先前那位投票人。

「這位如何？」他用鼻音悶聲的說。

「去她的，不幹。」那位裁判員一視同仁的加以拒絕。

「埃弟你搞得滿對。」年老的軍官表示滿意，「你給我坐下，來讓我主持發問。」

「好罷，」埃弟同意的說。「不過，辦的要公平。」

於是出之以不同方式的話便依次在屋裡蕩漾。簡單的講這些問話不出如下的範圍。假如機緣來臨，你願不願跟一個島上的土女睡覺？」

「不幹，」是年青軍官異口同聲的答覆。

「不可一概而論。」是年老軍官的一致看法。

「問索朱爾，」埃弟大聲嚷着，「他是來自普靈斯頓大學的高材生。他有很理智的頭腦。」

「好主意！」一位同事高聲讚揚着。

「你怎末說，老索？」發問的人徵詢他的意見，「你可願意跟本地姑娘睡覺？」

「不。」索朱爾細聲細氣的說，在兩旁喧囂的辯論聲中，他的微音幾乎難以辨別。

「他說不，」埃弟大聲的報導着，你們諸位眞她媽的要得，幾乎沒有一位自尊心的美國人甘心情願去在叢林的菓子裡找芬芳的漿汁。我們可以拿這句話作爲結論。」

第二天早晨雨雲再度瀰漫低垂，凡尼可羅隱在天外像遙遠的空谷回音似的在輕聲呼喚索朱爾。

那天午後雨歇初霽，大堆寶塔狀的積雲在火山頂上壘羅漢，到日落時分，變成一條雪白的雲柱。上面幻變着多姿多彩的夕暉。陸戰隊的官員們照老規矩從他們的餐廳裡跑出來，逗留一會，注視着那巨大的雲柱尖頂上變幻着的色澤。

「我從來沒見過這樣美麗的朵雲。」大家同聲讚賞。索朱爾從大勒士型活動房子的走廊上窺視這個精巧的變換色調。日頭垂西時，色調變得更爲深邃。而且雲柱也越高。最後在凡尼可羅的上空只見一點强烈的紅綠朝頂上冒着豪光。那紅綠在山上呆了好長的一段時光，正像航空路上的信標站，告訴索朱爾他的心扉今宵歸宿何處。

次日午後索中尉照例巡視營區一遍。在榕樹之下，他發現血腥．瑪麗公開的跟桑名而來的一群弟兄正在談生意。弟兄們看見中尉來了便站了起來，一看他神色不對，都悄悄的溜走。只剩下越南老婦和軍官兩個人打着照面。有好一歇兩個人均有不知從何說起。血腥．瑪麗終於以一個同等身份的人跟他用英語談判。

「天氣剮剮叫，少校。」

索朱爾朝她盯了好一歇，再也無話說。他用脚在地上踢了一踢，又用一隻手在他的貨色上面胡亂的攪動一番，仍舊找不到適當的話語，便快快而去。越南老婦看住他的背影，直到那吉甫在前面拐角失去踪跡，於是她縱聲大笑。陸戰隊弟兄們都溜回來了，討價還價的交易便繼續下去。

那天傍晚天空發生一種奇特的反射，把軍官餐廳對面的海灘照耀成前所未見的幻景。美好的夕陽以奇低的角度投向海面。被海底雪白的珊瑚所反射，造成了綠色的波浪。不對，它是類乎黃色的淺綠，可又是清脆得可以和樹葉媲美的油綠。

「看多麼漂亮的海水哪！」一位少校朝仍在進膳的同事們招呼。「想必因爲夕陽低垂，而光度仍够强烈的緣故。」

同事們蜂擁的離開餐廳站在海灘邊眺望。他們對這種奇景驚慕不已。大家用一種美好的宇彙來臆測它的成因。幾分鐘後獲致如下的結論：一定有人朝海水撒下救生筏上用的染色劑，才變成這種顏色。正如在大海上遇難漂流的人常把海

水染了色，好使搜索的飛機易於發現。

可是這個說法不能成立，因爲人們指出這綠色的區域隨時在變動。海中一股急流也無法造成如此生動的色澤。保準是陽光耍的把戲。

不管原因何在。那晚上海洋眞是美得出奇。那些無所事事陸戰隊官兵常喜凝視落日美景作爲一樁享樂，直到太陽沉落爲止。漸漸地綠色褪成朦朧的灰色。太陽失去了蹤影，只有凡尼哥羅火山背後燒起了赤色的晚霞。於是這一段美妙絢爛的光譜交響樂終於曲終人散。一隻鳥呼嘯而過，夜蟲開始唧唧的歌唱，接着像疾迅的蒙古旋風，夜暗之幕覆滅了熱帶朦朧的殘存片斷光點。海洋，太陽，赤紅色雲柱，以及烏嶼本身均已入睡。夜已降臨，一切歸於寧靜，除了索朱爾的心房仍在澎湃不已。

心血來潮的人心頭常無片刻安靜。有一陣他似拿定主意今後決不再踏上巴麗嶼的灘頭。把這次意外艷遇忘記得一乾二淨好了。最好連血腥．瑪麗也不再碰頭。而且把那個肥本尼也一筆鈎銷。他也想到請求立即調差，調到別的島上去駐防……最好往北邊戰場上調。

可是他一點沒有照這些主意實行的意思。他甚至也沒有自我陶醉的相信那些主意中有哪一條眞正行得通。他頗有自知之明，他已經自作孽不可活的用鐵鍊鎖牢在巴麗嶼上。

是晚當他轉回宿舍時他下決心要寫兩封信。一封給母親，一封給他的女友……就是打完了戰要跟她結婚的女郎。第一封寫來既乾癟又做作。過去那種信手拈來的筆調已經失去踪跡。過去談論別人經驗的流利話鋒也突然冥頑不靈起來。『他很好，他希望她也很好。今晚海波呈綠色。』這是實情：海是綠色的，信上只用老實的綠色二字。沒有說是生動的綠或是耀眼的綠，是奇蹟似的綠，或是如彩虹的綠。信上只老實的寫着綠色。雖然有五十多位軍官曾相交讚揚那幕奇景，而索朱爾竟不能重述自己的或是同事們的感觸進而與他母親分享。

給老婆候選人的信甚至無法開頭。當他面對書桌上敞開的信箋時，索朱爾知道沒法下筆。那時他體會到他在南太平洋所遭遇一切，沒有一樣可以與她共享。他未曾將瓜島戰役中日本兵一再逆襲衝鋒向貝滿女生解說。縱在尚未與蕙娣謀面時，那時他也照樣沒有心腸把血腥的戰場講給她聽。他覺得縱然寫出來貝滿的女生也不會了解。她們也不會對這類事感覺興趣。他又不能把自己對這些島嶼的感觸描述給她聽。他沒有談及深入叢林的跋涉。他在造訪巴麗嶼以後也沒有描寫過他對神秘的凡尼可羅烏的遐想。縱然竭力抑制自己，索朱爾已經容許一個新天地在自己心底深處漸漸成形。如果這新闢的天地不佔現實生活的份量，一切會平靜如恒。但是如果這藏在心底的世界變成他的主宰，那他就要弄得不可救

藥了。

把那一字未着的信箋揉作一團，索朱爾抓起帽子離開了寢室，向熱帶之夜漫步。恬靜的海洋輕拍着白色的沙灘。椰子樹伸出修長的臂膀向一灣新月招手。沒有色調的生活，一切是暗灰色。萬籟俱寂，大地輕傳着一片嗨濺而無意識的營聲。基地裡鴉雀無聲，因爲官兵都已去看電影。餐廳裡剩下兩個滿腹幽怨的伙伕在洗最後一批盤叉。索朱爾橫過黝黑的營地，不知不覺地踱到設在榕樹下的攤位。

當他接近那棵樹時，漸漸意識到那裡有的是人。他先停了一歇然後更爲小心的邁着步幅。是千眞萬確的事，月色朦朧下，藉助於手電筒的閃光，血腥。瑪麗正在那邊出賣半夸爾瓶裝的私釀威士忌酒。這些傷人腸胃的老酒成瓶的排在那裡。在大樹下另外擺着一列列大鐵罐老酒。都是作魚雷燃料的酒精，由陸戰隊士兵給她搬來的貨色。這種成份極高的老酒，在太平洋一帶本來用做推進魚雷的燃料，以便襲擊日本艦隻的，現在竟胡亂地用來使大兵們灌得暈天暈地，而且可能送掉老命。

「四塊美金。」那越南老婦也許討着這麼價錢，手裡高舉一個啤酒瓶，裡面搖盪着半夸爾所謂上好的威士忌。

「不行，瑪麗那太貴哪！」黑暗中買主這麼抗議着。

「弟兄，你算老幾，」瑪麗嘎嘎的囂着，一面把那美酒轉而供應給其他誠心的買主。在索朱爾暗中張望着短短期內，她就脫手了九瓶，四九等於卅六美元。她每賣掉一夸脫（等於四夸爾，）由魚雷燃料搞七撈三攪出類乎威士忌的老酒便賺進十六塊美元。何況她跡近盜竊魚雷燃料。管魚雷間的水手牽涉在這一樁不法交易之內，那是毫無疑義的事。

索朱爾藏匿在樹影下尋思良久，他應該怎末辦呢？最後他走回自己茅舍只管睡覺去了。

有三天之久，索朱爾離開血腥．瑪麗遠遠的，可是每挨過一天，凡尼可羅的山峯，或是它的雲柱總呈現出不同的一番景色。好像他整個的軀殼早已神遊那個仙境去了。所以當阿他賈本尼那個矮胖子，有天晚上來找他時，他早已在情緒上候駕多時。『中尉，有一個好消息。明天大早起四點鐘，我要例外的上巴麗嶼去一趟，爲了給護士們送血清。你可願意去？』

索朱爾從坐椅上一躍而起，「你猜準我是要去的。」他嚷嚷着。生意談妥。於是翌晨四時尚在細雨濛濛中，索朱爾便開車到碼頭，停好了吉甫，倉促地上了小艇。艇上除船員外只有本尼一個。

「叮——叮——，」槳給響着，馬達呻吟了一下，然後激動地咕噜着，猶如被兵大爺激怒了的血腥．瑪麗。艇首已然搬順，緊纜業已拋上了岸，那隻小艇衝過黑暗，向遍淋雨水的海面航進。在那瞬息間索朱爾經驗到無比的興奮。只有

當年離開普林士頓隨隊前往耶魯大學比賽足球時的情景差可比擬。在這種緊要關頭一個人的心臟怎樣激動的工作，只有會在夜半啓程偵察某一沉默的小島的人，或者拂曉前偷襲過日軍陣地的人，或者渡過熱帶的海面與情人幽會的人才可以充份了解。索朱爾兀自佇立在槳首讓暖暖的雨點灑遍他那熾熱的面部。等到太陽在霧霧中偷偷露面時，凡尼可羅島和它那高聳入雲的山峯均已歷歷在望。

接着是那迫切的一瞥，那可是巴麗嶼？在那邊，不對，藏在山谷懷抱中的可是？對了吧？像一切期待中的事物，在適切與自然的時光流轉下，那個小嶼終於出現像往常一樣，它依偎在那個比較壯實的大島的身邊。

可是當巴麗嶼的海峽再度出現時，一切都走了樣。不對，沒是一樣似曾相識。海峽的水面呈黃金色澤，因爲此時朕紅太陽早已昇起。前次深藍的海水，現在作暗灰色，白珊瑚岸底越發泛着白晶粒，一切都兩樣……只有兩座房子是例外，白色的醫院依舊雄踞在山頭，它後面海灣處不易看見的那幢白牆紅瓦的越南家屋仍是別來無恙的老樣子。這一點你可以放心。不久鐘再度彼此一起一落的唱和着，人群流向碼頭。其中不乏睡眼惺忪的人。男小孩躍上了小獨木舟。接着土著女孩也成群而來，有的在忙着塞緊她的最後一段沙籠。在清晨的陽光照耀下，她們的胸脯在忐忑跳動。她們手臂裡都抱着一堆鳳梨。於是空氣裡便飄曳着一縷熱帶水菓特有的芬芳香沁。我告訴你實話不只一次，我曾親自登臨幾處南太平洋的老朽的碼頭。雖也是早晨，却沒有像軍娣樣的姑娘在第二排椰林樹後等候我。我可猜得透那天清早索朱爾，別有一番滋味的心情。

至少阿他賈本尼可以猜個正着。他高高站在船頭接受朋友們的歡呼。如果他是一個感情脆弱的人……如果比他目前更富於傷感的話……恐怕要不免淚下兩行了。可是他不是易於感懷的人。他轉向索朱爾，裂嘴傻笑開了。他說，「幹的眞他媽是海軍最好的差事。」索朱爾朝他擠擠眼角，頷首同意。

當第一波的歡迎式漸趨式微時，那陸戰家軍官划算他怎樣去找蕙娣。他頗有自信，到這般時候她已曉得他的來臨。因之，他漸漸甩脫了人群，開始沿着山徑往醫院走去。不輕易放他就這樣溜走，大群男孩女孩緊緊追隨着。他開始感覺不安而且煩燥。幸面被一個未曾預料的干預所解救，因爲在半路他遇見了那慈靡燕語的修女瑪麗．克莉門蒂。

「早安，先生。」她用這韻律的法國南部波爾多腔打招呼。索朱爾生硬的點點頭，表示對她友善招呼致謝。

「今天，」她繼續講下去，「我們要請您和本尼先生在一點鐘時光臨午餐。法國人士將齊聚等候你們大駕。」她打着躬，頷首示意，並面帶笑容。而索朱爾不得不接受她的好意。記得老母親往日一再叮嚀過，說婦女們能够表示的最好的一份禮儀——能够做的少數幾件事之一——便是用親手烹調來款待客人。遇到這種場合，一位紳士必須文雅地予以接

受。

索朱爾此時越發的願意接受，因爲修女的干預正好使他自頑童的糾纏中。獲得解脫。他像飛鏢似的往山徑直竄，繞過了醫院，直奔血腥・瑪麗的家屋而去。他的行動如此敏捷，尤使本來藏身在一棵椰子樹後窺視他的蓮娜，措手不及趕回家請走他的三親六戚。他們從後門離去，所以沒和從前門走近的陸戰隊軍官打個照面。

「哈囉，」他用乾癟的聲音掙扎着說，血液充溢在頭頂。由於爬山趕路他的呼吸有點急促，他的兩手猶加虛脫，不過當他高高站在門口時，在蓮娜心目中，他是她從未見過的英俊男子。

「哈囉，」她答應着。這次她沒有靠在牆邊等待，而是走向小間中央去迎接他。她還正擁吻他時他一双粗獷的手已經脫去了她的上衣，後來她便躺在地上與他擁吻。

大約十一點鐘時蓮娜提議一同沿莽林小徑去爬懸崖。索朱爾表示贊成，便一塊出發。赤足的越南姑娘在前面帶路。陸戰隊大個子一路用着從小樹上扯下來的短枝。當他倆來到巴麗嶼的懸崖絕頂時，他們大約從三百呎的高處俯瞰下方澎湃的怒濤。有兩三處峭壁懸崖的驚險地點，在那裡一無保險設施。你若俯身下望，可以看見沸騰似的怒濤飛濺在珊瑚堆上。蓮娜就膽敢站在這種峭壁的邊緣筆直的下望。她的眼光毫無興奮的表情，只是她心臟在白衣裡像小鹿似的咚咚跳。索朱爾不敢站到峭壁邊上，於是蓮娜便用法語把景緻描述給他聽。

後來他倆並肩坐在峭壁邊緣喁喁而談。說而奇怪，想寫給貝滿女生信中不能暢所欲言的話題，居然以半英文半法文的片語溯湧而出。蓮娜也能够平易地了解他的思路。不久她也便教他講簡單的越語。她家鄉離河內約八十哩路，靠鄰中國邊境。九歲時双親帶她到這一帶島嶼來，他們已經住了八年：二老已重新簽下契約，因爲在此地生活比較好。而且縲紲的女孩可以學寫和讀法國語，甚至有希望嫁給一個法國農場主人。

「誰告訴你的？」索朱爾醋意甚濃的問道。

「我母親。」

「不過，那是騙人的。」

『唔，那是實話。』那姑娘用有韻律的法國語回答道，和修女瑪麗・克莉門蒂的口吻十分相像。『兩個在埃法台島上的白種人就娶了越南太太，而且也有一個售貨郎想要娶我。他叫傑克・龐諾。他有一塊農場，他求過我媽媽。』毫無技巧……也可以說非常詭譎的，蓮娜把龐諾曾經求愛這回事和盤托出。『也許我現在不在埃法台的原故，他現在正追求一個白種護士小姐。說不定他會跟那個女護士結婚。』

索朱爾用連串的吻堵住了她的連天的傻話，又要求她領路上醫院去。「幹嘛，」她吃驚地尖叫。

「去用午餐，」他解釋道。

「可是午餐麼，在下邊我家裡早已經準備好哪！」她有幾分懊惱，辯駁道，「午餐早就準備好哪，我親手做的。」

「你哪來的工夫做菜呢？」索朱爾問道，「那怎麼可能呢？」

「今天一大早，」她簡截地答說。「我早就看見你來了。每天我從此地守候小艇的踪跡，我曉得你會回來的。」

索朱爾順着她褐色的玲瓏膀臂指點的方向望去，越過大海朝自己的島眺望。像往常一樣濃雲遮覆了那個島，在他看來那海洋顯得荒蕪而可惡。可是在蓮娜看來，它是一個輝煌無比的東西，它好像是一條讓索朱爾一再回到她懷抱裡來舖了地毯的官道。

「我說法到你家進膳，」索朱爾解釋道，「我已應允了修女瑪麗・克莉門蒂。」

「修女克莉門蒂。」那漂亮的姑娘尖聲嚷道，「不行，不能跟修女克莉門蒂進膳。那裡全是法國女人。你等着瞧吧！所有法國太太會統統在場，而且帶着他們的千金小姐們，你等着瞧好啦！」

「蓮娜，我可不信。」索朱爾抗議道。

「那沒有錯，你看好了。」於是她開始啜泣。眞愛之淚在流淌。深愁與困惱凝成清濟的熱淚。她摟住他的臂膀問：「假如我是法國小姐，那就沒有問題了，對不？」

「蓮娜，不要亂講。」

「可是誰曉得事情怎末變化呢？瞧，我請你用膳你都不賞光，而我却設法跟你走。」

「幹嘛不行？」索朱爾一面播弄着手指一面反問道，「有何不可？我帶你一齊去。來，讓我們一道去。你以我客人的身份赴宴。我會因你而感到光彩，一點不假。」

「可是我連鞋子也沒有，」蓮娜低聲泣訴。她雖然滿肚子高興，可是她連鞋子也不剩一双。

「那麼你光着脚去好了，我一定帶你一道去。」於是，顧不了母親當年在費城辛苦教導他側身於學校和上流社會應俱備的繁文褥節，把舒持自重的習性擲在九霄雲外，索朱爾半拖半抱地挾持着她所寵愛的女郎，順着山坡疾步而下。辭別那峻峭的崖邊，辭別那呼嘯的海灘，逕自闖進了漩渦核心的教會醫院。

保有在海外傳道那股嚴肅儀態的瑪麗・克莉門蒂修女，見到越南姑娘也居然參加她的讌宴，心中雖然隱藏一肚子優越感，但臉上却一點不露聲色。話說回來，她何嘗不知道蓮娜是這一帶島嶼上接受過她教誨的土女中的高材生哩。這

孩子簡直賽過一粒東方明珠。倘若能有更多黃膚色的女孩，像她一樣的聰慧該多麼好？

可是對於與會的其他法國太太，以及她們的閨秀而言，那越南姑娘不啻是一顆眼中釘。有了這顆眼中釘在場，甚至把一餐上等的佳餚也敗壞得走了樣。不消一刻工夫，蓮娣已經領悟了周遭的一切。作爲婦女一份子她內心裡不禁爲自己的精神勝利而歡欣逾恒。作爲一位皈依聖母而並非信奉佛法的天主教信女，她滿面含羞，而且一副異常虔誠的模樣。她沒有嚼檳榔。一舉一動都合乎分寸，而且表現得恰如其份。她端坐在索朱爾的身傍，那是屬於她的正當的席位。

這一頓令人沮喪的宴會，終於散了席。只有本尼一個人得其所哉的大快朵頤。餐畢這個悠閒的行列便開始向碼頭步行。蓮得勝利果實的蓮娣，在醫院門口便別離索中尉逕自歸去。那軍官隨伴着法國籍的婦女一路走下來，並且拿出就他能力所及最高明的法話跟她們交談。婦女們私底下自艾：「剛才我看錯了他，也許我們對這可愛的年輕人有了成見。」，默後陣的克力門蒂修女帶着一種冷眼看塵世的心境來權衡這冷暖無常的人間。她兀自尋思：「這陸戰隊軍人是個極頂聰明的孩子。」自掩藏在寬大敦衣內的一双眼睛她見識過的人物何止千百？她對人性的見解比較這些狹隘的頂多跟她們丈夫子女打交道的主婦們要高明得多。

那一天守望在凡尼可羅山巒上的土著對巴麗嶼島上整天所發生的事也瞭如指掌。他們看見小艇的來到，雖則比蓮娣知道的時辰要晚一點。現在他們又再度聽了那美妙的鐘聲。土著中有位勇敢過人的傢伙，他向伙伴人嚷道：「行動的時刻來了。」他要討點好布料。他要去試試運氣。這種典型在任何人類社會中所在多是。

於是在友人們滿懷着失望與挫折的孤疑之中，這一位久經戰陣的勇士悄悄的潛行到他隱藏好的獨木舟旁，開始準備他偉大的冒險。他自己穿上全身披掛的戰鬪裝飾。腰間緊緊着一條密密地編結起的繩索，背後串插着巨大的樹葉。胯下繫着自製的護陽兜。頭髮上插了一朵錦葵。在他的扁舟裡他除了携帶一堆鳳梨外又加上一個無法做造的私人珍藏。他一心尋找的是布料。靠火山大神保佑，他希望今晚天黑時分自己腰際就有布製的新衣可穿了。

他從低垂的樹梢頭把獨木舟輕輕推下水。然後縱身上船搖向海峽。午後的陽光朝他的眼簾直射。可是他用着穩穩的槳法把扁舟對着鏘鏘的鐘聲划去。不多久巴麗嶼上的人老老小小都看到他的踪跡。後來站在椰樹旁遠眺熱鬧的蓮娣也看見了他。她設法給別人報訊。但是不久連帶着好奇的法國眼色的克力門蒂修女也瞧到了他。她便把這消息大聲傳播開。

島上每個人都暫時歇了活計來守候凡尼可羅的不速之客。土著女孩們朝他張望，想知道他是否仍如從前那樣的面目猙獰。孩子們牙牙學語的用島上土語對他叱喝。這時索朱爾則坐在小艇裡等待他的光臨。那蠻子用平穩的划法逐漸向巴麗嶼邊攏。當那隻脆弱的扁舟靠在本尼的小艇身旁時在所有作壁上觀人們的心目中，誰也猜不透此時那個蠻荒勇士心坎

裡被希望和恐懼交替攻計的窘狀。他情怯的收起了双槳，整一整單幅頭的披掛。取一隻最大個的鳳梨然後立起身形，一把將水菓塞進索朱爾的手裡。

「那是見面禮，」本尼在旁耳語道。「他們總是帶點禮物來的。」索朱爾接過了水菓，然後恭而敬之的放進小艇的底艙。本尼粗魯地擋了一下，「你得賞他點什麼。你一定要賞，你必需賞他點東西。」

「我賞點什麼給他呢？」

「來，把這把小刀送給他。」本尼拿出一柄雖已生銹却還管用的童子軍刀。索朱爾很費勁地把小刀的功能比划給蠻荒人聽。那人起初有點迷惑，等到本尼粗手粗脚擧起刀來削下一片鳳梨只見菓汁直流時，那黑蠻子才恍然大悟的露齒而笑。他這半輩還沒有見過小刀子。可是他念念不忘的仍是衣料。在他糢糊的觀念中衣服表示一種高貴的氣氛。比方說腰間別着小刀子的本尼，就是衣冠楚楚的人。他一把握住索朱爾的襯衣企圖暗示他的意念。可是不解人意的陸戰隊軍官，却推開了他。那蠻子大吃一驚，開始回味當初規勸他不要冒險的島上伴侶，可能有點道理。可是事已至此，他很希望把事情辦好。他再次抓住了襯衣。索朱爾幾乎再度悍然拒絕時，幸虧明眼的本尼體認出他做這個動作的重要含意。

『他需要的是衣料，』藥劑師賦出了原因。從隨身携帶的粗毛口袋裡翻箱倒篋一陣以後，他終於找出三塊又紅又亮的人造絲料子衣。而且是大紅的質料哩！那蠻荒人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一個勁的呆盯。他希望，他求神准許他下一個願……那些衣料之中能有一塊可以據爲己有。因此當索朱爾把三塊衣料揉作一團甩向獨木舟時，他簡盡是受寵若驚。那蠻荒人捧着這堆無價之寶，有好一會除了凝神諦視而外簡直莫知所措。他用手指輕柔地撫弄絲料。然後拿起一塊料子往寬濶的前胸比。那料子的一角浸在水中。他匆忙躍起施救。索朱爾好心地摻扶住他的粗臂。對這個擧動那陷入迷惘的蠻荒人一點也不領情。隨手甩開了他，便從獨木舟的腹底獻出他帶來的最偉大的贈與。他謹愼而略帶幾分蹣跚奉獻給索朱爾。而後，靜靜地擧起雙槳飛也似地離去。那時他的內心充滿了雀躍之情。咚咚跳動的心臟大大地超過當初冒昧遠征時的速度。

就索朱爾而言，蠻荒人的悄然離去他似乎毫不知情。因爲他雙手正捧着一具乾癟的野人頭。面貌輪廓一一完整可辨。毫無疑問，它曾是某一個蠻荒武士的腦袋。兩個眼簾處已用棕葉萃做針線給縫合好。鼻腔內藏了不少松針好使它隆然成形。長長的毛髮長滿了頭頂和面部。頸處挨砍的刀口已經縫合使成一個大疙瘩。這是一具不辨生死的特殊紀念品。它不過是一具野人頭，一個無關緊要的圓球而已。生命與靈性早已悠然出竅，也可以說生機已被斬盡殺絕。

索朱爾捧着他收到的贈與物木然屹立。幾月以前瓜島戰場上某一個陽光熹微的早晨，他曾眼盯着血淋淋的倭奴人頭

在地面上翻滾。不過那可與這玩意兒不同。這握在手裡的不過是過去某人的首級而已。他慢慢得不知把它如何處理是好

「把它丟進艇艙好了，中尉。」本尼建議道。「生點子尋找這種寶貝玩意的人有得是！」索朱爾把那猙獰古怪的貨色輕輕的放在一張油布上。碼頭上的法國婦人目光避往別處。小孩子們縱聲大笑。不久以前他們當中有些人的茅屋中家家都存有這種人頭。其普遍程度和今日家家戶戶可以找到汽油聽，軍用帆布床，刺刀等並無二致。可是凡尼可羅島上却爆發了異樣的興奮。只有男子漢才獲准撫摸一下這寶貴的衣料，也只有男子漢有權可首先聽取衣料怎樣的來歷。可是後來他們瓜分衣料頗有餘裕，多得連女人也可以分到一小截絲樓哩。當本尼的小艇對正聖潔的落日行駛時，男人看衣料看得出神，大家爭先恐後圍着觀看獲得它的勇士的風采。大家面面相覷驚愕不已。

同一時間泛乎中流的索朱爾也在驚愕不已。他驚愕自己把蓮娣帶往醫院午餐那件蠢事，會不會在本島營地上引起了飛短流長。閒話果直傳開來倒是件麻煩事。他問老本尼對這件事看法如何。而那位藥劑師對於甚麼禮教儀俗這一套可毫不在意。現在又不是在他家鄉德州的華可城。他目下正在這一帶島嶼得其所哉的優遊自樂。眼跟前他瞥見那具野人頭似乎正從艇艙底部對他獰笑。他忍俊不禁的笑開了。又引出一大堆問題，比方說，那人頭當初是什麼樣人的腦袋瓜，以及活在甚麼年代之類。

當他們的小艇泊岸時，索朱爾遭遇到和那髮荒人贈與他人頭時所面臨的同等程度的撼震。天已薄暮，當他離開小艇爬上岸一頭便碰見了血腥。瑪麗。「你可歡喜？」她露齒而笑的考問着。「你可歡喜？」她的唇邊被檳榔汁染成漆黑。對這句問話他無詞置答。其後她瞥見放在油布上的那具人頭，像貓兒似的她一竄便上了小艇。

「多少錢？」她問。

「拿走！」索朱爾怒氣冲冲的吼叫着。

「我拿？」那老婦人反問一句，不敢輕信他眞的把這玩意賞給了她。

「拿走，給我滾開，」他不耐煩的嚷着。瑪麗抓起人頭，夾在腋窩裡，從岸邊閒蕩的散兵遊勇中迅速溜走。不一會在兩位海軍憲兵的挾持下她又回到原地。瑪麗一面掙扎一面抗議。

「中尉，」憲兵們粗魯的查問：「這玩意兒是你給她的？」

「不錯，我叫她拿走，走得遠遠的。」

「那麼撒鴨子滾開吧，可不准回來。」他們順手推了越南婦人一把，她跌跌冲冲的栽了幾步，手裡却死死地抓住那野人頭。不久她終於回復了正常的步態，把人頭又好好地夾在腋間，一面轉過身來朝着兩位憲兵窮跳窮損一陣。

「甚麼東西，你們，」她尖着嗓門叱喝。「臭憲兵，什麼了不起。」

岸邊的士兵一聽有人大罵憲兵，那有不哄然大笑之理。憲兵爲了表現自己工作勤奮起見，轉而再度討教索中尉。

「那邊是你的小吉浦吧？啊，是您的。唔，我們剛才瞥見那個老女人蹲在裡面。最好檢查一下有沒有丟了東西。是我們擡她下來的。」

在他們駛吉浦遄返隊部的歸途，索中尉思潮起伏猶如澎湃的海濤。他的腦海中湧出兩個彙花一現的幻景。一面是血腥、瑪麗腋下夾着野人頭冲着憲兵效作村婦罵街；另一面是駐足在岸頂的蓮娣，一個勁朝他揮手示意。他記得當髮荒人忙着跟他做布料的易貨買賣時，蓮娣已經跑上了崖頂。只要索朱爾的眼角裡仍見巴麗嶼的一角，他就瞧得見山頂上越南少女的迂緩而有韻律的揮手動作。

到此爲止索朱爾自以爲對於這一帶熱帶島嶼風物，景色可以說是博覽無遺的了。設想到某一個下午所發生的怪現象竟是出乎意表的事。那天剛了大半天的風，意味到颶風即將來臨，然後大雨蹤跡而至。不久雲層開始退散。不一會，凡尼可羅島在雲霧裡脫頴而出，就在那一瞬間一個强大的雨雲忽地掠過海灣。以一種難以置信的姿態罩住火山峯。這時凡尼可羅被這陣雨雲籠罩住，而在黝黑的雲霧裡巴麗島嶼像一粒無可比擬的寶石似的呈露在眼前。

「我從來不曉得那裡有這麼一個小島。」一位陸戰隊軍官嚷着說，瞧，那個怪東西喲，海闖上可有這個島？」

「從來沒見過面，」另一個官答腔，「看那一股雨雲够應好半天吧？」人們呼招他的夥伴出來觀賞。由於駐防在熱帶島嶼上沒有什麼好逛的。每一陣新奇的過眼雲烟總少不了專門來捧場的人。

「喂，老索出來一下。」有人嚷嚷。「你以前可曾見過這個小島？」

淺睡中的索朱爾被呼喊聲所驚醒。便踉踉蹌蹌的走到門口。但用着惺忪的睡眼來瀏覽這稀見的景物。不暇深思他便脫口叫出：「我的老天爺，那是巴麗嶼。」

「你說它叫甚麼名字？」靠他身旁一位軍官在追根問底。那位軍官幾個月以後仍絲毫不爽的回味這一個場合。與酒酣耳熱之際，他會滔滔的傾訴道：「眞見鬼，我早就看出苗頭來了。那時我已經點到了題，可是又輕輕抹拭掉。他從寢室裡跌冲冲的衝出來，向新露面的小島只瞥上一眼，便嚷道：『我的老天，那是巴麗嶼。』本來我就琢磨其間必有道理。可是不巧這時圍着觀賞的行列中有一個人在後面尖聲大叫。那人是峨扶差的同屋，你可曉得傻孩子峨扶差駑了一個甚麼寶？你一輩子就想不到。」

你決想不到一位陸戰隊軍官會出錢買來一顆有皮有毛的野人頭。觀賞巴麗嶼的人群便一窩蜂轉而包圍峨扶差去了。

他用手倒提着長長的頭髮，一面問道：「這玩意可够精美？」

「那混小子花了五十塊美金才買到手的。」旁邊有人羨慕不已。「一想到你部隊裡居然有傻小子肯出五十塊美金買一顆有皮有髮的野人頭，眞是值得大書特書的事。那是你可以助長談資的好事。」「滿對，」峨扶差直供不諱，「我從一位越南老婦人手裡買來的。我給了她五十元。在看我來，這是貨眞價實的交易。」

「我的天倒底你幹嘛像那樣大把的花錢？」

「還有比這樣更高尚的開銷錢財嗎？要我去鄉骰子？還是跟你們這般老沙羅送禮嗎？我才不那麼傻哩。現在我算保有一點貨色。猜猜我將來怎樣利用它麼？」

「用它當擅球在地板上打滾？」一位冒失鬼打趣的問。

「我才不哩。我要帶回家，把它放在地下室裡。懸在我家地下遊樂室的牆壁上。就在那間屋子我們經常款待朋友吃三明治喝啤酒。」

「老兄，我希望你們家請着一位專用女護士。因爲當我一抬頭看見那玩意以後，你就無須再給我斟啤酒了。我保險那時我將犯病，直挺挺的躺在地板上。」

同一瞬間索朱爾也犯了病。他似乎墜入兩種顏色的繩索編組起來的大魚網之中。一種是淺褐色，另一種是腥紅檳榔汁的乾漬色調。不管他向那一個方向扯，他總是脫不了身。從此以後他甚至給老母親寫的家書也擱了筆。

（下期續完）

處銷經北臺叢譯拾穗

面對大臺殷三路福斯羅　　號五十街陽衡

廊書葉雙　　店書星文

書名	定價
波城世家	二十四元
蕾綺表姐	十二元
滄海珠淚	四元
春閨夢裡人	七元
西洋歌劇的故事	十八元
海狼	十五元
唐卡米羅的小天地	五元
交響樂的故事	十八元
玫瑰紋身	八元
石油的故事	六元
鉛的故事	六元
白衣女郎	二十五元
黑猫劫	九元
慘劇的預演	五元
糖的故事	六元
茶與同情、秋月茶屋	七元
北敦莊、去巴比倫的第一斑郵車	七元
我們的地球	十二元
Hi-Fi談聲	五元
芭蕾與樂曲的故事	十二元
我們的朋友—原子	五元
西德總理阿德諾傳	二十五元



不愉快的假日

倫　譯

一個美好的假日，即使好像是各事俱備也是不容易碰到的。有一次，在佛羅倫斯，他以爲這該是一次美妙的假日了，那時正當八月，每天白晝，遠處的山峯清晰而蔚藍；每天傍晚，西方天空出現少許白雲，看來只是爲了造成美麗的落日景緻，當那燦爛的落日景緻完成之後，白雲褪去，露出晴朗的天空，讓星光閃耀，黎明時又是一片朝陽美景，白天則陽光照耀於光潔的天空，不僅是天氣美好，伴侶也是，他所遇到的那位美麗的美國女郎和他想到去旅行時一樣的熱情，（假日，他想，一次旅行是必不可少的。）雖然，他不過是個醫科學生，他有足夠的錢—那是他祖父留給他的禮物—假如他們到他所提議的，屬於他家的那座海邊的孤獨的堡樓上去的話，可以化費好多天，甚至幾個星期。

「一座堡樓？」她說，高興地，「一座海邊的堡樓？」「是的，但是不要想着什麼富麗堂皇的東西，那是一個破舊的老地方；沒有電燈，沒有自來水。」

「但是有海，不是嗎？」

「是的，離海太近了，暴風雨時浪花濺到堡樓上。」

」

「那麼我們還要什麼呢？」她問道。

「沒有什麼了。」當然他不必要得到他家人的許可。他已經過了二十一歲了，他家人從沒有問過他什麼，那女孩子和他的年齡相仿，單獨在歐洲旅行，是完全可以自主的。

他第一次看到她是在一家有室外餐桌的餐館中，她坐在一張有花顏色的大傘下，他那時還沒有吃午飯，雖然那家餐館對他來說稍稍貴了一點，但是他決定坐在她旁邊的一張桌子上是比稍稍貴一點要值得的，那時她才用第一道菜。

「你用叉子捲起麵條簡直和意大利人一樣，」他對她說，這是一句普通常用的老話，但是至少還不是說今天天氣好一類的話。

她本來是一面吃着，一面看着盤子的，現在笑了起來。一會兒他們就變成朋友了，並且是要好的朋友，所以當吃完飯之後，他請她到中央廣場去飲咖啡，她一點也不覺得難爲情地答應了。

在咖啡館中，她面對着威脊娥宮，他面對着她，她是一位黑髮女郎，眼睛是藍色的，當他說起她眼睛的顏色時，她校正他。「我是變色眼，」她說，「它們隨我穿的衣服的顏色而變的。」

她穿的是綠色的衣服，她低頭看着衣服，也許他眞的看到她的眼睛轉爲綠色了。但是當她看着天空時，它們是藍色的。海，他想，是有着這種變化的。

關於她的眼睛還有着別種東西—一種漠然的感覺，一種輕微夢幻似的神態，使他爲之心醉，當他告訴她這一點時，她說那只是因爲她有點近視，總是嘗試看那比她所看到的更遠的地方，他覺得第二個理由可以解釋她的神態而不是第一個理由。

幾天之後，他們倚在阿諾江邊走道的欄干上看着江水，落日最後的餘暉把江水上游染成紅色，下游像一流深泉—清冷，純靜，而多蔭影，橋上的燈光，反映在水上，形成一道閃光的道路。

「佛羅倫斯以後你到那裡去？」他問道。

「我不知道，南方，北方—我還沒有決定。」

「讓我們一塊兒到一個地方去。」

「你提議到那裡去呢？」她微笑着說道。

於是他告訴她關於堡樓的事，她的反應使得他快樂地閉上眼睛頭仰向後，「只有你和我」，他說道，「單獨地，還有就是浪花拍岸的聲音，」

「單獨地？你沒有告訴我我們是單獨的啊，」她的聲音裡沒有震驚和驚奇，只是溫和的詢問和取笑。

「你沒有想到有別的人吧，不是嗎？」

「沒有，」她說，看着他們緊握着的双手。

他覺得他應該再說一些，說些再保證的話，告訴她他不只是賣弄風情，「我不希望有別的人，」他說，「只有你，不僅是一個週末或一星期，而是我的一生。」

他是正經的，他所說的話差不多永遠是正經的，即令他的最熱烈的恭維，最突然的提議也都出之於熱情，她以她那向遠看視的眼光看着他，信任他，他吻了她。

他們一同走着，堅硬的地面突然變得像彈簧板似的，他感到有着某種事件，狂熱得和他的快樂一樣「今天晚上，我們要離開五十哩遠，」他說，「因爲我必須回到家裡去取些衣服和食品，還有堡樓的鑰匙，但是明天晚上我們就到了，在那裡聽海水撞擊岩石的聲音。」

「明天晚上在堡樓裡，」她說，「看來是多麼的浪漫氣氛啊，我們還要帶蠟燭去的，是嗎？」

「是的。」

「那裡有廚房嗎？」

「有的，我們要用木炭煮飯，用漂流木生火，海灘上總是有很多乾的漂木，是暴風雨和高潮冲上來的。」

「我會做飯，」她說，看着他。

他微笑着。

「怀以爲我不會嗎？」

「哦，會的，我想怀一定做飯做得很好。」

「哦，眞有趣啊！」

「簡直和結婚一樣啊。」

他們的手又緊握起來，好一會兒他們沒有講話，結婚的想頭對他們是太大了，以致像是某種東西塞住了口，使得他們的心緒錯亂起來，還是想着眼前的事—旅行，在堡樓裡玩樂的日子—比較舒適。

「在堡樓背面的叢林中，」他說「，有很多黑莓，現在已經成熟了。」

「除去衣服，我們還要帶些什麼呢？」她問道。

「咖啡，糖，酒，香煙，還有麵包，罐頭，諸如此類的有用的東西，還有舖蓋，我帶舖蓋—你不必煩心這些事。」

他們停下來互相望着！互相給予會心的一瞥，然後他們接吻，看着阿諾江黑色的江水，因爲現在太陽已經落山，天色由薄暮轉入黑暗了。

「簡直和結婚一樣，」他重複道，看她的反應

她微笑起來，然後說道，「我結過一次婚。」

「哦，怀結過一次。」

「是的，但是僅很短一個時期。」

「離婚的？」

「不，不是，他和我結婚三個月後就在戰爭中死去

了，我們在一起只渡了一個週末。」

「哦，」他同情地說。「我眞抱歉。」

他緊握住她的手，好像是剛剛發生的事一樣，他一向是把寡婦和年老連在一起的，想着她是個寡婦是一件奇特的事。但是現在他知道了，這一事實好像和他對她的某一種印象相符合—一種失去而永遠不能再尋得到的憂愁。一個丈夫是很容易找到的，但是不會和第一個一樣—一個更好或更壞的人，但不再是他；他已經在他能夠更使她愉快或更使她失望之前死去了，死亡留給她一種現實，就是生活不能完全一樣了。

他們繼續走着，但是在他看來現在好像有樣東西擋在他們中間似的—一個陰影—他盡力想排去它，他和她靠得緊緊的，但是那看不見的陰影仍然存在他們之間。

突然他想到已經是晚餐的時間了，想到晚餐，恢復了他們愉快的心情。他選了一家高級餐館，在餐桌上可以看到整個廚房，兩個戴白帽子的廚師在熾紅火燄的爐子前工作，你可以聽到呼呼的油聲和木炭的爆烈聲，看到爐中冒出的熊熊大火，侍者也不亞於廚師，以戲劇性的姿態爲客人服務，酒瓶執在褻硬的桌巾中，在顧客面前俘的一聲打開瓶塞，然後微傾柳條編製的籃子倒酒，這一切都要在結賬時算進去的，但是他不在乎付錢，他甚至賬單看也不看；當可以花錢買到愉快時，他總是付出比他所能供給的更多。

他送她到她的旅舘。「這是我們彼此分開的最後一晚了。」他說，當着旅舘侍者的面他和她盼別晚安，侍者和藹地看着他們，然後掉頭看向別處。

第二天早晨他來到旅舘，穿着藍褲子，花格子襯衫她穿一件素淨的淺灰色綢衣服。

「那裡面是什麼？」她問道，指着他袋上的一隻大包裹。

「猜猜看。」

她起初有點困惑，然後她的面孔明亮起來，「咖啡，酒，香煙？」

「對了，很多火柴，蠟燭，糖，木炭。」

「怀眞是去買過東西了，我也帶了件好東西，猜猜看是什麼。」

「杏仁白蘭地？」

「不是。」

「蜜？」

她搖搖頭「再猜，」

「樂器？」

「是的，樂器，我帶了一支笛子。」

他們離開旅舘去到車站，他買了兩張到安科吶的車

票，那是離堡樓最近的一站，他們還須要在波俞亞換車。

火車很擠，他們找不到在一起的位子，爲了在一起，他們就站在廊中看着窗外，他們眼看着突斯坎的柏樹和橄欖樹遺留在後面，那是他的出生之地，然後他們經過亞寧山下陰冷潮濕的山洞，他們關起窗戶。唯一的亮光是車上那盞藍色燈泡。一會兒，他們看到陡削的高山—高得他們必須彎下身來才能看到天空—下面是江水，然後火車又嘈雜地進入山洞，一次又一次，火車進進出出，像是永無盡頭似的，但是最後山洞走完了，一會兒就到了波俞亞，看到那些高樓和紅磚的教堂。

他們換了火車，到安科吶的火車上有空位子，他們坐在一起，一路上全是平坦的田野，但是最後一個小時，火車沿着亞得里亞海而行，五十哩外的海岸，高山之下，就是這同一的海水，冲擊着堡樓的岩石。

他們在中午以後到達安科吶，這裡還要乘坐十哩路的公共汽車，然後再步行四分之一哩，他感覺到他在帶她走向地球的盡頭。

他們在安科吶看了一下，在碼頭旁邊午餐，在他們頭頂上的岩壁之上，是一座天主教堂，向前望去是那些船隻，停泊在油污，滿是浮渣的水上，但是碼頭之外海水却是那樣潔淨的藍色。

「堡樓旁邊，海水是清晰透明的。」他說。

「所以假如我掉下去你可以找得到我，」她笑道。

他執住她的手，「不要說這樣的話！」他叫道。

他們再買了些食品就去乘汽車，汽車五點鐘開車，多塵土的道路一直上坡走了九哩，然後突然開始下坡。

「我們馬上就看到堡樓了，」他說，那裡就是了，就像棋盤中的城形棋子一樣，在山下一哩之外。」

「眞是美好啊，」她說。

他已經三年沒有到這裡來過了，這是他的最珍愛的地點之一，汽車沿着山邊很快地向下行駛，山上本是樹木繁盛的，但是由於山崩和侵蝕，有些地方已現得光禿，顯着珊瑚樣的紅色，下面，擊破的浪花使海岸看來像是白色的，不久他們就到了山脚下了，汽車到了一所小站停下，他們下車，快步走向堡樓，道路崎嶇不平，彎曲地繞着多石的丘陵；到處是黑莓樹伸入道路中，看來像是一條業已廢棄了的路，事實上，確是很少有人走過。空氣中是麝香草，石南，蓍石榴和別種近海野生植物的氣息，使他回復到他兒時的情景，那時在戰前他時常和他的家人乘着敞篷的雪夫蘭車到這裡來。

一會兒，他們到達一處空地，立在他們面前的就是那座堡樓，美麗地孤立着，平靜，它那風雨侵蝕的黃褐仍然一如兩世紀以前一般堅固地支持着，四角有些地方

縫之間水泥已經被疾風吹失，但是牆壁極厚；失去一些水泥或磚塊是不妨事的，堡樓至少再會維持上兩世紀，它本是敎皇政治時代所建築用來防止海盜的。後來已經沒有海盜了，堡樓也已廢棄。再後來，政府公開出賣，他的家人很便宜地買下來—比一所鄉間小平房還便宜。

他口袋裡裝着打開巨大的前門的鑰匙，他開了門，牽着她走過門檻，經過客廳，從木製的樓梯走入起居室。他打開百葉窗和小的方窗，從這裡可以眺望海景，一陣微風和黃昏的光線射入室中，這裡已經是多年逗遛在黑暗中了，海上的空氣腐蝕了牆壁。床上，桌子，地板上都有着一塊塊剝落的石灰。他把行囊拿到最好的一間屋子，那是他們打算在那裡安息的，然後他們到最上層—陽台上，有着城垛的邊和巨大木柱的瓦頂，在這裡一，可以看到整個海岸和山峯，海水呈現着各色各樣的藍色，紫藍色的邊緣明顯地分出波浪潮流，岸邊，一陣陣的浪水懶洋洋地冲擊破碎而成白沫，山峯是霧樣的藍色，西方堆集一片淡紅色的晚霞。

他們走下去，他指給她看廚房，緊靠着起居室。「讓我們去拾些漂木來，」他說，「好生火煮晚飯了。」

「我在這裡等你，你介意嗎？」

「你疲倦了？」

「有一點。」

「好的，我一會兒就回來，」他說。

他跑下那半石半砂微微傾斜的海岸。這裡有很多小塊的乾木，他常常停下來注視水石，祂們有着各種顏色，許多是紅的有着藍色的紋路，光滑無比，有些被海水浸蝕而穿孔—也許是史前時代的草類使之穿孔的，他爲她拾了一隻貝殼。然後他帶着木材回到堡樓。

她躺靠在起居室的沙發靠背上，她的手臂放在眼睛和鬢角。

「怎麼回事？」他問道。「你哭了嗎？」

「哦，沒有，沒有，」她微笑道，手臂從眼上放下，坐起來。「只是有一點頭痛，我有時會感染一點輕微的鼻竇炎。」

「哦，我很抱歉，要一點阿司匹靈嗎？」

「我已經用過兩顆了，我就會好的，眞的。」

「我給你帶來一個貝殼。」

那不是一隻大貝殼，但是條紋非常完美，純白色，中心有一點淡紅灰色，她拿過來，看着牠，把來放在她的頰上。「這樣清凉啊，」她說。她把來拿到耳邊，放在她那頭淡棕色的髮邊下，好像聽錶一樣。「我可以聽到海聲—兩隻耳朵都可以。」

「你比較喜那一種，想像的還是眞正的？」

「你帶給我那一種。」

他吻她。她的嘴唇很熱，但是他沒有體會到那重要性，「我來生火，」他說，「然後我到泉地去取些水來，你就在這裡休息一會兒吧。」

當他到泉地的時候，他感覺到總是有點不對，「只是有一點頭痛，」他對他自己說。「當我回去時，她就會好了，」但是他知道他是在表示一種希望，而不是見解。

「你覺得怎樣？」他帶着水一回來就問道。

「好一點，謝謝你。」

他知道—他知道頭痛沒有見好，「我來熱些湯，」他說，「你再休息一會。」

「我不應該讓你來做飯；這是女人的工作。」

「哦，我喜歡做飯，」他說。

「我來收拾桌子，我這時頭痛不是太掃興嗎？」

「那是旅行的關係，長途勞頓；或者你只是需要吃點東西，晚飯後你就會好的—你看吧。」他又有這種奇異的感覺，就是他只是在希望，不是眞正判斷事實。

當他端着一碗熱湯從廚房回來時，她已經擺好桌子，點上臘燭。

「讓我們晚飯之前先喝一點，」他提議道，他倒了些苦艾酒，他們舉杯祝賀。「祝我們在堡樓的日子，和你的健康。」

他希望他沒有提起她的健康；因爲這樣看來是太明顯地表示阿司匹靈沒有見效。他們坐到桌前，玻璃杯中的紅酒，在陽光之下，映出美麗的影子，隨燭光的火燄而搖曳。四周是一片寂靜，除去不時地一聲波浪冲擊石洞或岩石的聲音，他們講話時好像聽着他們自己的聲音非常有趣，有一陣子，他們甚至彼此害羞起來，好像他們剛剛認識似的。

「喝點湯你會好一點的，」他說。

「是的。」

「對不起，我不該老是到談你的健康和問你好點沒有，好像你病得很厲害一樣，來，再來點酒。」

「我還有。」

他注意到她的杯子差不多是滿的，她也沒有喝好多酒，他還是替他斟滿。

「我不懂我爲什麼不覺得餓，」她說，好像在回答他對她盤子偶然的一瞥，自疚似地看着他。

「如果你覺得不想吃就不要吃吧。」

「我很抱歉。」

「沒有關係；不要發愁，你只不過是因爲旅行疲倦就是了，要我替你煮一個蛋嗎？」

「也好，」她說，神經質地咬着她的手指甲。

他煮好之後，端來給她。她勉強地才吃了它。

「你常常有這種鼻竇炎的頭痛症嗎？」他問道。

「是的，去年冬天和前年冬天我都有過。」

「拖得長久嗎？」

「不，厲害的時候只有一兩天。然後就只是不大舒服而已，但是也許我明天不該去游泳。」

「明天我們只是悠閒點好了—玩玩笛子，讀讀詩和看看海，總之，看海比在海裡要有趣得多。」

「你眞隨和啊。」

「那麼不是的嗎？」

「哦，我不知道，我喜歡在海裡。」

「同魚一樣。」

「那好像在搖籃裡似的，」她說。

「但是我喜歡在搖籃裡熟睡，但是你不能在海裡睡着啊。」

她笑起來，有深意地。

「你以後一直同我住在這裡怎樣？」

「也許我願意，」她說，笑着，「你以爲我會活嗎，醫生？」

他忿怒了。她爲什麼說這樣的話呢？「我可以打魚，你可以補網。」他說。

「我喜歡這樣。」

「或者和我一同去打魚，我們兩人在一隻小船中。」

「我更喜歡這樣。」

「我也是。」

「或者我們把這堡樓改成餐館，登起廣告，讓所有安科吶的人都知道，我們可以把桌子放在陽台上，有這屋頂這地方是很好的。」

「你很富於理想，不是嗎？」

「哦，那是沒有問題的，」他說，「我們絕不會失敗。最不行，我們還可以到美國去開餐館哩。」

她笑起來。

「你記得佛羅倫斯的那家餐館嗎？」他繼續道。「那個替我們倒酒的胖侍者？看來沒有人比他更重要了。」

他試着模仿他那樣子，她又笑起來。

他很高興他使她笑了，「頭痛好點嗎？」他問道。

「是的」，她說。

「但是沒有全好。」

「差不多了。」她微笑着輕拍他的肩，好像頭痛給他的痛苦比她還要多似的。

「唔，我們現在要不要就睡了呢？」

她看着他，她這時看來最爲美麗，充滿了一種對生活的體會。他們走到寢室，拿着蠟燭照路，還帶了香煙

白蘭地和幾本書。

拱形的屋頂和寢室的厚的牆壁有一種安全的感覺，蠟燭，兩張靠得很近的床，白蘭地和香煙，使得這裡非常舒適。

他看着她睡下的床墊和柔軟的枕頭，他在另一張床上躺下，他們的手隔着兩床之間的間隙牽握着，他慢慢地向她這邊移過來，側過身子來看着她，他吻她的面頰；她有點發熱，太熱了，但是他不想告訴她，也許他錯了；也許她沒有發燒，爲什麼甚至想起「發燒」這個字呢？但是本能地，他那醫科學生的手就摸到她的額頭上，然後再摸他自己的來比較，「你有熱，」他不能不說。他握住她的手腕，感覺他手指尖下的每一個波動。

「你在數我的脈搏嗎？」

「不是，只是感受你生命的波浪，」他說，「眞是美妙啊—甚至比海浪更美妙。」

「太快嗎？」

「也許有一點。」

他緊握她的手，再靠近她，越過兩床的間隙，躺到她的床上來，當他靠緊她擁抱着她時，他感到和他自己清凉的身體比起來她是如何的熱啊，他想今夜還是讓她安靜地休息吧。「親愛的，」他低聲道，溫和地吻着她的耳朵，「我想我最好讓你安睡；你不舒服。」

「好的。」

「我們就這樣睡熟吧。」

他們並頭睡在她的枕頭上，他握着她的手閉上眼睛，不久，她那深沉而勻稱的呼吸告訴他她已經睡着了，他回到他的床上。

他起來到窗口向外看着海，海上遠處有着一點點的亮光—那是漁船的燈光。看起來就像是村莊上的燈光似的，只是牠們是移動的；當牠們緩慢地轉過來時，燈光映照在海上，好像一道向着他的黃金道路，一陣微風，輕拂着他的面孔；凉爽而清新地吹過他的眼角，吹亂了他頭上幾根頭髮，好長一會兒，他一直看着那燈光，聽着波浪冲擊岩石的聲音，有時他回轉頭來看看黑暗的房屋中那熟睡而不舒服的女孩子，好長一會兒，他清醒而沒有睡意，後來，很晚以後，雖然海上的燈光依然照耀在遠處，他還是上床睡覺去了。

早晨的光線，對她好像是不能忍受的强光似的使她畏縮，她要他把鏡子遞給她，他躊躇不決，至於他自己，則感覺到清爽而生氣勃勃—好像游泳到南斯拉夫一樣，多麼不好意思啊！

他把他的精力用來設法使她復原。「我去到鎭上買些蜜尼西林來，」他說。「那會很快就給你治好的。」

他很快地穿上衣服，很快地替她煮了些咖啡，「你躺在床上，」他離開時對她說道。「我在中午時候就回來了。」

山脚下只有一次公共汽車離開這裡，那是在傍晚時分，就是他們來時的那一次，要在早晨到安科喲去，他必須走到山頂上，在那裡，九點鐘有一班車子可乘，回來時，他就步行這十哩路程，他以快速的步伐爬上山頂，正趕上時間。

他在藥店裡買了一支注射器和一個針頭，藥棉，酒精，蒸餾水，一支溫度計，還有，當然，盤尼西林，在意大利可以不用醫生處方購買，他感覺到他口袋裡帶着可以使她復原的東西，他就趕快沿路走出市鎮，雖然，他步行回去，只要有車子經過，他就懇求地看着司機，但是沒有人帶他乘便車，但是，不到兩個半鐘點，他已經看到堡樓了。他跑步趕完這最後一哩路，到她面前時是面紅而氣喘，他跪在她床前吻她，他給她看那一包東西，裡面有盤尼西林，他量她的體溫，不算高——只有一百度，因爲技術不熟練，所以他嚴格地按着規則，極其小心地替她打了一針，這一針藥量不少，他頗爲自信地等候她好轉。

她躺在床上，一次又一次地爲她的生病而道歉，好像那是她的過錯似的，「對你來說是不太有趣的，」她會這樣說，他會用手勢摒開她的話，或者斥責她有這樣的想法，但是過一會兒變得不自在起來。

他走下去走到海灘上，沿着海岸走到海灣的南端，這裡有一塊大岩石，形狀像一隻船似的，他爬上去，抬頭向堡樓看着，然後他坐下來，兩腿懸着，看着下面的水，過了一會他回到堡樓。

「你爲什麼不去游泳呢？」她問他。「我在窗口看着你。」

「好的，」他說。

他在堡樓的前面游泳，向她揮手，但是獨自游泳使他有一種奇特的感覺，海水好像不親切似的，他沒有游好久。

晚上並不見得好轉，她的體溫又昇高一度，一百零一度了。

「你會看到，盤尼西林會生效的，」他說，「你只要給它時間，那是說，如你所說的，是鼻竇炎。」

「我確定就是那樣，」她說，「我可以感到它，頭痛就在這裡。」她摸着她的前額，「和去年一樣。」

「要我去給你採些黑莓來嗎？牠們又熟又軟；上面還有果霜。」

「不，就在這裡和我談話。」

「山頂上還有覆盆子，你好了之後，我們可以去採

很多回來，冬天做果醬用。」

「爲我們住在這裡用的嗎？」

「是的，」他微笑着。

過後，他又給她打了一針，第二天又給她打了一針，但是她的體溫却是一點點的上昇，晚上，她又上昇了半度。

「假如是鼻竇炎，」他說，「體溫會已經下降了。」

她看着他沒有講一句話

他還剩下一針盤尼西林了。他給她打了。「假如明天早上你還不見好，我們最好走吧。」

「你太發愁了，」她說。「我覺得很好，除去這一點點頭痛。」

看到她這樣確信她自己的病使他有點發惱，「好，讓我們喝杯茶來提提神，」他說，「我就在這裡煮，這裡有一個酒精燈，我們來用打針剩下來的酒精。」

他坐在她床上，他們兩人望着上昇的火燄，一會兒，水熱了，發出輕微的絲絲的聲音，然後水聲像唱歌似的；再後則是沸騰的聲音。他們靜靜地喝茶，只講幾句話，像「再來一杯？……一點糖？……要我替你攪嗎？」他喝完第二杯之後，就在她旁邊躺下，她這時坐在床上，手裡還拿着杯子。他的頭在她的肘下，他喜歡她的肘在他頭髮上輕輕地移動。

過一會兒，他轉過來看着她，「談些關於你丈夫的事，」他說。「他怎樣死的？」

「他在一九四四年一次飛機失事時死的。」

「他在空軍裡嗎？」

「是的。」

「被打下來的？」

「不是，飛機在海上失事的。」

「在哪裡發生的？」

「在意大利——他駐在福查。」

「哦，那麼離這裡不太遠啊。」

「失事是在亞得里亞海，福查的東北面。」

「這裡就是福查的東北面啊，有人被救起嗎？」

「沒有。」

他站起來走到窗口向外看水，現在海水是藍黑色，也許她的丈夫死在離這堡樓沒有好多哩的地方，也許就那他看得到的茫茫大海上。

「失事的飛機殘骸炸得很遠嗎？」

「是的，我想是的。」

天色逐漸黑暗了，他走出去檢拾漂木，他檢起幾片之後，在海邊停下來望着遠處，好長一會兒他不動地站着，被一種不自在地意識到她丈夫的意念所壓倒，這就

是爲什麼他們來到這堡樓的原因嗎？她爲什麼生病呢？假如他們停留在這裡，他想，她會死的，他們必須離開。

「荒謬的，」他告訴他自己，那麼，過了一會兒，他想，但是爲什麼？也許鬼眞的存在，有一時他簡直確定她的丈夫就在這裡，周圍，是無處不在的。

他回到堡樓，做好晚飯，她仍然不餓，她仍然頭痛，她的體溫比他上次量時又高了十分之一度，他考慮到每一種跡象，每一樣徵兆，更是確信她的丈夫要她去和他一道，而他心裡一再和這假定的辯護，却顯得微弱而不足信了。

他感到一種衝動要告訴她；他想她應該知道，他想看看她的反應，而同時他又不想嚇了她或者使她發愁，有一陣子，他抑制着什麼也不說，但是最後他忍不住了。「奇怪啊，不是嗎，」他說，「你的丈夫應該是就死在這一區—也許離此只有幾哩遠？」

「是的。」

「也許這就是何以我們會來此地。」

「你的意思是什麼呢？」

「唔，也許他想見你。」

「不要說這樣的話！」她猛烈地說，使他吃了一驚。

「我想我們應該離開此地，」他說。

「不要發傻！」她叫道。「我知道你在想什麼。那是瘋狂的想法！」

「是的，那是瘋狂的想法，不是嗎？一個人不該談到死。」

「不要再說那個字了！」她叫道。

那時，他感到那個字的整個的恐怖的意義。「死」—輕軟得和羽毛一樣，和羽毛落在雪上一樣，它是寒冷的，荒凉的，赤裸的。僵硬而平靜，對他自己來說，他用意大利語說—「Morte」—雖然這兩個字的發音是這樣的完全不同，它們却暗示着同一事實，只是意大利語更爲冷硬，像是緊緊握在拳頭裡的雪的聲音。

「明天早上我就完全好了，這不過一點鼻竇炎而已。」

她爲什麼又這樣說呢？眞叫人生氣，她又不是醫生，她甚至也不是醫科學生，這時，他知道她的病不是那樣簡單了。她的病是盤尼西林一點不能發生效用的；所以她仍然發燒，他對他自己說假如她明天還不好轉的話，他一定帶她離開這裡。

上床之前，他在堡樓四周散步一下，在墻角下，他被石頭絆了一交，碰了膝蓋。他感覺痛得很厲害，有一陣子他想着他不能動彈了，他懷疑這也是她的丈夫在作怪，後來痛苦停止了。他站起來，現在他想到海灘上去；但是雖然他沒有受傷，雖然他可以走得很好，他却發

現他不能去，他眞覺得慚愧，但是他承認他是嚇倒了，他勉强行走，離開堡樓，但是須要花很大氣力，好像他在急流中涉水似的，周圍的氣氛突然變得陰森起來。

他回到堡樓，裡面並沒有風，但是就像有風似的，冷氣使得他的頭髮竪了起來，但是假如不是有風，他問他自己，怎麼會有冷空氣呢？只是他的想像而已，他打了一下他的前額，好像在斥罵他的內心。

「我們來喝一點白蘭地，」他說。「少少一點不會對你有害的。」他倒一點，很快的喝了。他認爲從沒有像現在這樣味道好，從沒有像現在這樣給他的身心帶來如此可愛的溫暖，「我來念幾篇詩給你聽，」他說。

「好的，念一點給我聽吧。」

他要找一篇比較輕鬆愉快的，於是找到了梅列笛斯的「山谷之愛」。很奇怪，他想，現在需要人造的東西譬如白蘭地，藝術的東西譬如詩，才能使得這裡的氣氛平靜。你必需經常地小心自然的冷酷的一面，你必須經常地防衛自己，藝術和人造的事物，人與人的接觸是唯一可用的武器，唯一的解救。他停止了念詩，就已經感覺到自然—死之威脅—又來襲擊他的內心了，他念完了詩。

「再念一點，再給我倒一點白蘭地，」她說。

「好的，好的，」他說，實在，這是唯一可做的事。最後，已經太晚，他也不能再念了，他又感覺到夜之來臨，某種冷酷的氣氛控制了這地方，酒與詩所產生的溫暖，已經停止而消失了。外面起了一陣風，從鑰匙孔中吹進來。

她抱緊他，「是的，」她說。「明天帶我離開吧。」

「我們明天第一件事就是離開。」他再保證地說。

那一夜他醒來好幾次，每次都劃一根火柴看看她是不是還有呼吸。

早晨，他牽着她下樓，開始離去，他們一離開海岸向內陸走去，他就感覺到一種安全感，感覺到她就會痊愈了。

他們走到山頂，趕上了九點鐘的汽車，他憂鬱地看着下面的堡樓，這第一次，又是他最需要的一次，牠却對他如此的不親切。

他帶她到了佛羅倫斯。也幸虧如此，因爲她的病經診斷爲傷寒症，在那裡的醫院裡，醫生給她用氯黴素治療，幾個星期之後，她復原了。

當她出院之後，他們彼此的感覺與前不同了，遺憾地，憂鬱地，他們兩人都得承認。

他滿懷怨恨地離開佛羅倫斯回到家裡—一種怨恨不是對她或是她的丈夫，而是怨恨是誰安排了這樣的巧事；也許是一位道學者吧。

譯自 New Yorker Sept. 1959

老黃毛

OLD YELLER

(中)

弗萊特・吉普遜著　　微之譯

電影中文譯名：父親離家時

前文摘要

父親跟大夥兒趕牛上坎薩斯州去了，家裡只賸下媽媽和四歲的小弟弟阿歷斯，十二歲的哥哥屈萊維斯便算是一家之主了。父親走了以後，家裡來了一隻又髒又瘦，又高大的老狗，一身土黃色的毛，一上來就偷吃了他家的肉，並且賴着不肯走。終於成爲小阿歷斯的游伴。他們給牠取了一個名字叫老黃毛。

老黃毛雖然淘氣，但因爲牠在大熊的追逐下，勇敢地救了小阿歷斯的性命，終於成爲全家的寵兒。

第四章

我對李絲珮斯告訴我的有關老黃毛的事，好好地想了一想，最後我便去告訴了媽媽。

「什麼，這隻老流氓！」她說：「我們得想法使牠不能再溜出去。想法把牠牽起來吧。」

我於是就把牠縛上了繩子。可是只要我們一轉背。牠就會把任何繩子都給咬斷。我最先用繩子，以後改用又大又厚的牛皮帶，這是我從掛在籬笆那裡的牛皮上割下來的。可是等我們安心上床以後，牠又把它咬成兩段，溜走了。

「讓我們試試穀倉間吧，」第三夜上媽媽說。

假如沒有小阿歷斯搗亂的話，這倒是個有用的好辦法。我把老黃毛帶到穀倉間裡，可是當牠一聽到我關上了門的聲音以後，牠就立刻嗥嗥

狂號起來，把小阿歷斯引得跑了過來。媽媽和我都向他解釋爲什麼我們要把狗關起來，可是小阿歷斯却發狂似的什麼都不肯聽。你根本沒法向一個亂哭亂鬧的孩子解釋道理，終於這一個辦法又失了效。

「看來我們想不出什麼好辦法了，」媽媽說。

我想了一會兒說道：「不，媽媽。我想還有一個辦法可以試一下，在晚上我們可以把牠關在我和阿歷斯的房間裡。」

「可是牠會睡在你們的床上，」媽媽說：「並且第一件事你們得知道的，牠會給你惹上了一身跳蚤，疥癬和金錢癬。」

我說：「不，我會把牛皮舖在地上，讓牠睡在那裡，」媽媽終於同意了，我便在我們的床邊地板上舖了牛皮，以後我們也不再發生困難。

當然老黃毛並不會眞正睡在牛皮上。過後不久，我的左臂上生了一小塊金錢癬。我便用松節油搽擦，這是跟我媽媽學的，金錢癬居然立刻消失了。從此以後，當我們用麥粉糊和鮮肉餵老黃毛的時候，牠都吃得很好，並且從來就沒有到我們的鷄窠裡去搗亂。

也從這時候起，偷吃農作物的鳥獸給了我們很大的麻煩，害得我和老黃毛幾乎整晚爲這件事忙碌。最主要的禍首是浣熊。現在包米成熟了，浣熊便在晚上偷偷進來，用牠們的前爪剝去外殼，吞吃穗軸裡的漿汁。還有西瓜的內部也開始變紅了，黃鼠狼便會在外殼上開一個小孔，然後用牠們的前脚伸進去，掏食內部的果肉。

因此我和老黃毛便只好睡在包米田裡。我們一起睡在牛皮上，如果在屋子裡，老黃毛從來就不肯睡在這上面的。可是多數晚上，我們得起來跟浣熊爭鬪。我們睡的地方總是在田的中間，這樣老黃毛可以在浣熊到達每一邊籬傍時就聞到牠們的氣味。我們躺在那兒，仰觀着星星，靜聽着夏夜包米葉間吹拂過的微風。有時我在奇怪着這些是什麼星星，爲什麼它們能這樣高高地掛着，發出如此的光亮，我又想到了遠在坎薩斯那邊的爸爸，它是否也能看到我現在所看見的同樣的星星。我感覺到極度的寂寞，希望見到爸爸，雖然由於老黃毛的幫助，我已經有足夠的能力去應付所有的事情，可是我仍開始熱切地盼望着爸爸的歸來。

然後我又想了一會兒，我什麼時候才算眞正長大了，可以自己去趕牛，騎我自己的馬，去看看那些廣大而新奇的地域，歷經那兒的平原，大河，高山，森林，以及新興的市鎭和印第安人的營寨。就在我想入非非快要入睡的那個時候，我聽到老黃毛穿過包米田走動的聲音，一分鐘之後，牠的吠聲高了起來，我又聽到牠跟偷入包米田的浣熊的爭鬪聲，我立刻跳了起來，跑過包米田，一面用喊聲來鼓勵老黃毛。

「捉住它，老黃毛，」我喊道：「把牠撕個粉碎！」

這也是老黃毛想做的事；不過一頭雄浣熊並不是這樣容易撕碎的。雖然牠的軀體不大，可是當你跟牠爭鬪得愈久，你也就會覺得牠似乎更長大了一些。牠和老黃毛爭鬪最激烈處，牠的厚皮像一團鬆軟的皮囊似的塞滿了狗嘴，而牠却在厚皮下面繼續和你爭鬪。浣熊只是在皮囊裡蠕動扭曲，老黃毛沒法咬住牠。

我在黑暗中跑過包米田對老黃毛高喊着撕碎這個偷食吃的浣熊，原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可是老黃毛要去執行可就很困難，牠在狂吠，浣熊在扭動，牠們一路毆鬪着撕抓着滾過包米桿子，嘴裡發出兇殘的呼喊聲，但是一般情形，當戰鬪結束的時候，浣熊往這一邊跑，老黃毛便上那一邊，牠們双方都很滿意認爲應該停戰，爲了這樣子的戰鬪，我們一夜很少安眠，不過我們也認爲很有趣，並且也從浣熊口中拯救了不少包米。

最糟糕的到是黃鼠狼，通常當我們和浣熊在爭鬪時，黃鼠狼便不常來，可是只要牠來了，我們便受不了。老黃毛應付黃鼠狼是綽綽有裕，牠只要抓住牠的頭，然後好好地搖上一陣子，這樣便會折斷黃鼠狼的頭頸，不過即使是一頭貓頭鷹殺死了黃鼠狼，也散不了牠的臭氣。黃鼠狼的臭味會老是留存着使你受不了。每一次老黃毛殺死黃鼠狼後，牠便得在爛泥地上輾轉打滾，把牠的身體拖過高高的葦草，想除去這氣味：可是牠還是失敗了。最後，牠只好放棄這個想頭，跑到我身邊躺在牛皮上。當然牠身上的氣味，牠自己都受不了，何況是我，於是我只好離開牠想找另一個地方去睡。可是牠還是追隨着我，同時還因爲我不願意跟牠同睡而傷了牠的感情。

爸爸常說，聞了黃鼠狼的臭味是世界上醫治傷風的最好良藥，可是現在是夏天，我和老黃毛都不會害傷風。

一晚又一晚的在那裡工作，看守我們的珍貴農作物，避免爲鳥獸侵害，可是我知道假如沒有老黃毛的幫助，我是毫無辦法的。那時我一定會東奔西跑累得要死，結果仍難保全我們的農作，其次我如果沒有老黃毛作伴，我將錯過所有這些有趣的事，而感覺到何等的寂寞。爸爸曾經說過，我最需要的是一隻狗，我承認他的話是對的。

所以當那一天有人騎馬上我們這兒來索取老黃毛時，你可以猜想得到我幾乎要尋死覓活了。

這個人的姓名是桑特遜。他是個年青人，騎着一匹好馬，當他到我家門口後，非常有禮貌地對我媽媽脫下了帽子。他說他才到沙立克。他是從山多尼阿來的，帶了一羣山羊，打算在魔鬼河沿岸一帶放牧，他隨帶了幾隻狗來幫助他看管羊羣。現在其中一隻最好的失散了。所以他到沙立克這一帶來尋找，西爾賽對他說我們養着這一條狗。

「一隻大黃狗？」媽媽問道，露出了謹愼和不安的神色。

「是的，」那人說着又加上了一絲笑容，「牠脾氣最壞，是偷鷄蛋和盜窃的能手。你一不留心，這隻老壞蛋就會偷東西；可是從來也就沒有過這樣更好的牧羊狗。」

媽媽對我說「孩子，你叫老黃毛。」

我呆呆地站着像在地上生了根。

「孩子，去吧！」媽媽催促着：「我想他和小阿歷斯一定在河灣的那一邊玩。」

「可是，媽媽！」我吞吞吐吐地。「我們不能沒有老黃毛，牠！」

「屁菜維斯！」

媽媽的聲音太嚴厲了。我知道我拖不過去了。我轉過身來向河灣走去，心裡直對西爾賽痛恨着，爲什麼他不能閉上他這張鳥嘴？

「快回家去吧，」我對小阿歷斯說。我猜想我說話的方式可以使他明瞭一定有些很壞的事情發生了，他並沒有和我爭辯或是說什麼話。他只是爬上了岸，跟着我回到屋子裡來，他沒有穿上衣服，只是把衣服搭在手臂上，這樣子使媽媽和那年青人都覺得很窘。

我猜想桑特遜已明白了我們對老黃毛的想法，所以當他談到取回老黃毛時他覺得不好意思。「現在，柯廸斯太太。」他對媽媽說：「你的男人出去了，你這兒缺少保護。雖然我很需要這隻狗，可是我可以等到你家的男人回家以後，我再收回。」

可是媽媽搖搖頭。「不，桑特遜先生，」她說：「這是你的狗，我們養得愈久，沒有了牠便愈覺得難過。你把牠帶回去吧。我可以使孩子明瞭這一點。」

那人用繩子套上老黃毛的頸子，然後騎上馬。就在那時候，小阿歷斯趕上了。他一看到這個情形幾乎眼球都鼓出來了。他一面鬼哭神號了起來，一面又向桑特遜丟石頭。有一顆擲中了桑特遜的馬腹。那匹馬便前後顛簸，嘶鬧起來。這樣一來，老黃毛也激動起來了。牠跟在馬後面，用牠最響的聲音狂吠着。同時媽媽也跟在小阿歷斯的後面，呵叱他停止丟石頭，所有這一切在我家的小屋子旁邊形成了一陣極大的喧鬧聲，並且繼續了好一陣子。

當桑特遜把受驚的馬鎮定下來以後，他喝責着老黃毛停止吠叫，不然他就要敲碎牠的腦殼。然後他騎馬回頭向我們走來，嘴上帶着笑容，當他看到我和媽媽怎樣拉住小阿歷斯的時候，他的笑容加大了。我們一人拉住小阿歷斯的一只手，並且把他拉離了地面。桑特遜說道：

「把他放鬆好了，他不會再向我擲石頭了。」

他於是從鞍上跳了下來。走到小阿歷斯身邊，先用愛撫使他停止了哭喊。然後他說道：「孩子，你眞的喜歡要這隻愛偷吃的老狗嗎？」

小阿歷斯點點頭，接着不好意思地轉過臉去。

「好，」桑特遜說：「我們來個交易好嗎。我可以讓你留着這頭老流氓，可是你得爲我做一些事。」

他等候着小阿歷斯最後恢復膽量問是什麼，然後他繼續說道：「交易是這樣的。我在這兒已游牧了好多時候了，天天都是吃着自己燒的飯，我都快餓得挪不動自己的影子了。現在，假如你能跟你媽媽講，招待我吃一頓眞正女人燒的飯菜，我想這就值得和一頭一隻耳朵的老狗交換了。你覺得怎麼樣？」

我不能再聽下去了。我知道如果不趕快跑開，給桑特遜看到的話，他一定會發現我高興得流淚哭泣了。

那一天媽媽燒了一頓我從來沒有吃到過的最好晚餐。我們有烤鹿肉，煎鮭魚，燉松鼠，黑眼豆，玉米麵包，麵糊，牛油，蜂蜜，餘甘子菓醬和新鮮的奶油。我一直吃到兩顆眼球好像要從頭部裡衝出來爲止。可是還及不上桑特遜的表現。他是一個瘦長的人，不過遠在他最後嘆一口氣，並且又對最後一塊松鼠排搖搖頭之前，我已經可

以確定了一件事：那一天他一定有把握挪動他的影子了。

晚飯之後，他向媽媽致謝之後，告訴我叫我跟着他出去。我記起爸爸臨走時的情形，知道桑特遜也一定有話跟我講，我們一同走到溪邊，他轉身對我說：

「現在，孩子，」他說：「我不想使你媽媽擔心，不過我已經發覺這兒附近有了瘋狗傳染病。我曾經打死過兩頭狼，一頭狐狸和一隻黃鼠狼，牠們都是傳上了瘋狗病的。還有在沙立克的那一邊，有一個女人也殺死過好幾頭貓，雖然她還不能確定牠們究竟是不是傳上了瘋狗病，不過她不敢碰這個機會。你們當然也是一樣。」

我感覺到一陣恐懼穿過全身，自從西爾賽講過他叔父得了瘋狗病的故事以後。我知道瘋狗病太可怕了。「可是我怎麼知道在那一種情形下就應該把那動物打死呢？」

「在起先你很難分辨，」他說：「一直要等到牠嘴裡吐着白沫，走路蹣跚搖擺，這就可以確定了。不過你只要留心注意，也就用不着等到牠有這種現象。譬如拿你家裡飼養的貓舉例。如果牠無緣無故的向你攻擊，你就打死牠。狗也是一樣。以狐狸和野貓來說。你知道牠們看到人照例是會逃走的，如果牠們不逃走，反而想來咬你，你就得趕快打死牠。你必須向一切行動反常的東西開槍射擊，不要受牠們的愚弄。如果牠們咬了你或是用爪抓了你，一切就都嫌遲了。你得仔細注意着，不要讓任何東西——任何一切東西把瘋狗病傳染給你或你家裡的人。你想你能做到嗎？」

我嚥了一下口沫。「我能夠做的，」我告訴他。

桑特遜的臉上消失了嚴峻的神色。他用手擱在我的肩頭上，正像爸爸離家那一天所做的一樣。

「好孩子，」他說：「這才是男人說話的派頭。」

第五章

一個還沒有成長完全的孩子很像一頭野生的動物。某一天他可以從內心裡發現了機智聰明，但第二天却可以忘得一乾二淨。

我對桑特遜告訴我的傅染瘋狗病的事感到異常驚惶。那一天晚上我嚇得幾乎睡不着，我的腦子裡儘是些瘋狗瘋狐狸在咬嚙任何看到的東西。媽媽和小阿歷斯好像也被咬了，因此他們都生了病。我躺在床上，混身發抖，惡夢使我神昏顛倒。

可是，到了第二天，當我出外放牧，和給猪羅烙印時，我把一切瘋狗病的事都忘記了。在那些時候裡，我們牧場裡的猪是散放的，跟養牛的情形一樣，我們從不餵飼食物，除非在冬季很壞的天氣裡，我們餵給牠們一點包米。其餘的時候，他們都是自行覓食。

牠們睡在外面，吃也在外面，滿山滿谷亂跑。到了冬天，牠們知道暴風雪就要降臨了；牠們便在岩洞和叢林裡收集了成噸的葉子和乾草來避寒。平時牠們以橡實，漿果，野梅，柿子，青草以及從地上挖掘而得的根莖植物爲食，有時牠們也會吃掉新生的小犢，如果母牛不用角把牠們趕走的話，有一次，在一個眞正乾燥的季節裡，爸爸和我看到一隻老母猪拖着大肚子站在一個乾涸的水坑旁邊，在捕食陷在坑裡不得脫身的鱷魚。

不過多數這些愛吃肉的都是老猪。尤其是在乾旱，嚴冬，飢寒交迫的時候，牠們不得不吃任何牠們可以找到的食物。爸爸曾經對我講過一個故事，說他在嬰兒的時候怎樣給一隻老猪啣走，幸而他們家裡的人及時趕到才拯救了性命。我猜想也許就是爲了這一類的事，所以使媽媽非常害怕野猪。每次當我出發去捉猪羅，並給我們的猪在這一年所生的小猪烙印時，她都很擔心。她知道我們必須做這件工作，否則我們就無法從鄰人那裡分辨出自己的猪來，可是她老是不放心我一個人去做這件事。

「不過我不是一個人去弄那些猪的，媽媽，」我說道：「我帶了老黃毛一塊兒去，桑特遜說過牠是一隻眞正頂括括的牧猪犬。」

「這並沒有特別的意義，」媽媽說：「所有的牧猪犬當然都是好狗。一隻好的牧猪犬可以對付野猪並且不把牠咬死。可是世界上最好的狗都必須能把你從滑跌摔跤時，從猪嘴下被撕得粉粹的危險下救出來。」

媽媽所說的話是對的，我跟爸爸一起工作過，充分地知道當你和野猪接觸時，任何時候你都得準備着危險。通常的情形，野猪一看到你，便會跑得無影無踪。可是假如你擠得牠無路可走時，牠便會變成所有生存在德克薩斯州裡最危險的動物。你如果想在一羣裡面捕捉一頭狂號着的猪，你便會遭遇到一場爭鬪。那時所有的野猪都會

立刻轉過身來對付你，一擁而前，露出牠們像刀尖那樣的白色利齒。那時牠們會不顧任何巉岩峭壁，一齊向你衝來，如果你沒有注意到，或是跑得不夠快，牠們便會把你撕成粉粹。

我對這些牧猪的事知道得很清楚，可是我並沒有對面臨的工作感到害怕。我猜想也許是因爲爸爸和我已經找到了一種很安全的工作方式。我們可以捕捉到許多新猪，而不必驚動那些老猪。做這件工作時得利用一頭優良的牧猪犬來佈設圈套，不過我敢打賭老黃毛一定可以做得很好。

牠果然不出所望。

我們在鳥鳴灣上流一處淺溪上找到我們的第一羣猪。牠們到是那裡來喝水的，並且在一個柔軟的泥漿坑裡打滾。那裡一共有七隻母猪，二頭長牙老猪和四頭小猪，當我看到牠們時，牠們也同時發現了我們。老猪發出了「胡魯」一聲之後，便率領全體逃跑，牠們越過岩石叢莽，跑得像鹿那樣的迅速安靜。

「趕上去，黃毛，」我喊道。「快上去，捉住牠們！」

牠像一陣風似的奔跑着，愈追愈追，當牠追上猪羣中最後的那一隻時，那隻猪便發出響亮的悲號聲，立刻，所有的老猪都轉過身來了。牠們豎起了毛，咆哮着，露着牠們的利齒，一齊來對付老黃毛。老黃毛這時便放開了最後的那隻猪，回轉身，向我的方向跑來，不過牠奔跑的速度很慢，始終保持着很短的距離，使老猪以爲在下一秒鐘裡一定可以追得上牠。

當牠們最後看出沒有希望追上時，牠們便停了下來，繞成一個緊密的圈子。一個個都面向着外，臀部向着圓中心，所有哀號着的小猪都擠在裡面。這便是牠們對付熊和虎豹，來保護牠們的小猪的辦法，現在牠們也用來攻擊我們。

可是我和老黃毛比牠們聰明得多。我們只不過是想把這羣猪趕到我們指定的地方，現在我們已經達到了目的。老黃毛早就懂得怎樣去做這件工作了。

老黃毛然後又回過身來，一直跑到牠們的面前，用嗥嗥的吠聲和假裝的衝搏來引起牠們的惱怒，最後那些老猪們受不住了。牠們在狂怒的吼聲下，其中的一隻破壞了圈子向牠攻擊。立刻，所有的野猪都一起發動攻擊了。牠們又一齊向老黃毛衝來。可是老黃毛讓牠們接近到就差那麼幾英吋，其中的一頭幾乎已將牠的鋒銳的長牙刺入



牠那柔軟的腹部。

事實上，老黃毛是決不會讓牠接近這幾英吋的。牠總是和牠們保持着這一點點的距離。老黃毛跟野猪們正玩着都種令人血液凝凍的游戲，可是你可以看得出老黃毛對這種游戲覺得很有趣。

最後我對牠喊了起來。「老黃毛，把牠們引過來，」我一面說着，一面轉身奔向一株枝幹盤曲的大橡樹。

我跑到樹下攀住一根伸出的樹幹，然後迅速地爬了上去，這一枝橫枝雖然離地不高，但野猪們都已經無法躍到了。

我攀登樹上，從腰間解下繩子，挽成一個圈套，然後我呼喊着老黃毛把猪帶過來。牠照我吩咐的做了。牠引着那羣奮戰中的猪到了樹下，把牠們集合在這四周。然後牠退後一點，使牠們停留在那個地點，一方面牠側過頭來看看我，好像想知道我下一步要幹些什麼。

我立刻表演給牠看了，我等候其中的一頭跑過我身下時。我放下繩圈把牠套住，用力一扯，把牠吊了起來。然後我把牠用膝頭夾住，拉出我的刀子，在牠的耳朵上做了一個記號。這種記號是每一家不同的，我們都知道得很清楚，並且大家一致對它非常尊重。不屬於我們的猪，我們從來不宰不賣，並且也從不在不屬於我們的小猪身上做記號（假如帶領着小猪的母猪身上沒有我們的記號。）

那頭受驚的猪的狂嗥——事實上牠並沒有受傷——以及牠所流的血使樹下的猪羣們幾乎暴怒得野性大發。牠們的喧鬧聲和眼睛中所表示出來的仇恨簡直可以使你的血液凝凍。不過這個並不過分。爸爸告訴我說恐懼是每一個人正當而自然的感覺，用不着覺得羞慚。「這是你腦子裡的事，」他說：「你可以訓練你的頭腦來應付它，好像你可以訓練你的手來搬石頭一般。」

我把第一頭猪做好記號，放下地下以後。然後又捉第二頭。不到一小時，我就結束了這個工作，現在我的困難是怎樣把猪羣引開這株橡樹了。老黃毛對這一個步驟就很難了解。並且即使老黃毛離開以後，那羣猪如瘋狂地逗遛樹下不去，使我不得不在樹上逗遛一個多小時，直到所有的猪都已奔入叢莽中以後，才敢從樹上下來。

猪在樹林裡像這樣地牧養着，使你很難確實知道你什麼時候可以把牠們全都找到。當我計算做記號的數目已

達四十六頭，而我再也找不到其他新的猪羣時，媽媽和我決定這些就是這一年中母猪所生育的小猪總數了。可是後來西爾賽又告訴我，我還是遺漏了另一羣屬於我們的猪。

「牠們在鹽水河那一邊的蝙蝠洞附近，」他說：「幾天以前華浦遜曾經看到過牠們，他說一共有五頭大猪率領了三頭小猪，大猪都有着你們的記號。另外還有幾頭老猪也跟牠們在一起。」

以前我從沒有到達鹽水河那麼遠的地方去過，不過我倩想一定可以找得到那個地方。因此第二天早晨一早，我就帶着老黃毛出發了，我在慶幸着在收獲玉米之前有機會去獵猪。並且假如我早一點發現了猪，也許我還有時間去遊一下洞，欣賞一下蝙蝠出洞的情景。我總是常常喜歡遊玩更遠的地方和觀賞新奇的景色。

我找到了一處像鹽水河的地方，那兒有着高峻的岩壁，並且有一些灰色的燕子在它表面上築窠。牠們收集了黏泥、把它粘在岩壁上，建成小小的窠，只中間有一個小洞。幼雛從小洞裡伸出頭來去接受母燕餵給牠的虫蝨。燕子築的泥窠很密、從遠處看來，這岩石的表面像舖了一層蜂巢。

另外還有一處地方也是我很喜歡的。這是一處荒僻冷靜的地方，那兒有向峽谷下生長的高樹，俯臨着一個清澈的深潭。在這些樹上有幾百隻長腿的蒼鷺在那裡築巢，牠們有藍色的，白色的，翼尖都帶着黑色，牠們用樹枝和垃圾築成粗陋而巨大的巢，牠們便終日蹲在牠們的巢裡。在清澈的水下，三呎長的鯰魚躺在潭底的沙土上，等候着吞食任何從樹巢上落下的小鳥。

蝙蝠洞也是我喜歡去看一下的另一處荒僻的地方，可是在我沒有給猪做上記號以前，我並不想去看蝙蝠洞或其他的處所。

老黃毛在一處水坑邊找到了猪的踪跡。牠追踪氣味一直到一處刺梨的林子裡，猪就喜歡停留在這種地方，牠們就以落在地上的果子爲食。

老黃毛的叫聲使我知道牠已找到了猪羣。我又聽到了牠們的怒嗥和奔竄的聲音。牠們就是辛浦遜所遇到的那一羣猪，除了其中的五頭以外，都有着我們的記號。牠們的臉上還粘綴着刺梨。紅色的果汁塗滿了牠們的嘴。牠們背對着一堆刺梨，瞪着眼看我和老黃毛。

最近的一顆可以利用的樹几立在四分之一哩之外。必須依靠老黃毛來把牠們引去。在這遍地都是刺梨的地方

，老黃毛要在這裡閃避追蹤，一定也會在身上綴上刺梨。可是在我看來，沒有其他的地方可以捉住牠們了。我只好一方向那棵樹的方向跑去，一方面呼喝着老黃毛去把牠們帶來。

在那一片梨林和我奔去的那棵大樹之間有一道深坑，那些猪就逡巡在坑底不肯出來。這一處是由洪水冲出來的，在那裡形成了一個淺窟。現在猪羣就排列在坑壁前，小猪隱蔽在身後。不論老黃毛怎樣狂吠和激怒牠們，牠們就再也不肯出來了。有時，間或有一隻老猪突然衝出陣線來迅速地向狗突襲，可是當老黃毛跳開之後，這隻猪便又退入由牠的同伴所組成的半圓形的原來空隙裡去。

我爬上牠們頂部的坑壁，心裡在想該怎麼辦。我忽然想到這座岩壁也可代替大樹。猪羣正在我的底下。牠們也無法接觸到我，如果牠們要向我攻擊，必須跑上五十碼的大坡。老黃毛也決不會讓牠們有這個機會。

我用繩挖了個套，移動到坑岸的前端。可是小猪的地位離開我還遠，我無法套上牠們。也許我躺下來可以勾得到。

我就這樣做了，並且也捉到了一頭小猪，我把牠拉起來，工作完畢之後，又把牠放回去，看着老猪在爲牠哺着傷處。血的氣味使牠們瘋狂，牠們嗥得更利害了。

我躺在那裡等候，第二猪又移動過來了，但是還不夠近，我又爬前去一點，更俯下去一點，現在我又勾得上牠了。我瞄準好投下繩圈，就在這個時候，意外發生了。土岸因爲我的重量，在我的身下崩裂了，我一下子就跌落在這羣殘暴嗜殺的猪羣中間。

崩落的土一上來掩埋了猪羣，我倩想也就是這個拯救了我的性命。我記得我先撞在一頭老猪的背上，然後我在乾土的烟霧中跳了起來。我想衝出去逃跑，但是我已經太遲了。一枚利齒已嚙入了我的右腿。一陣如火烙般的痛苦傳入我的體內，我尖聲號叫起來，一跤摔了下去。我高聲呼喊着，知道我已無法及時站起身來，在這羣狂怒的猪羣下逃生了。

是老黃毛救了我的命。牠憤怒地咆哮着，衝入我和猪羣的中間。牠張牙露齒地和牠們作正面相撲，當兇殘的利齒嚙入牠的身軀時，一條血痕立即在咆哮中出現。牠代替我接受了這可怕的刑罰，使我能在百分之一的機會中

逃生。

我抓住了這個機會，我一下跳了起來。在狂野的恐怖中，我沿着這乾涸的河床奔跑着，我跑着跑着，直到我被一根枯枝絆倒，跌在一些刺梨堆上，一些長長的刺刺進了我的屁股使我忘記了害怕。我氣喘吁吁，血液在我的耳朵裡雷鳴。我忍着痛拔出了刺，然後拉起我那已撕破了的褲子，看看我的腿。血液自傷口處汩汩流出，一直流進了我的鞋子。

我坐在那裡對牠凝視了一會，然後我又恢復了勉强支持的力氣。傷口很利害，簡直深及骨部，並且也相當長。不過到現在爲止並沒有怎麼樣。主要的傷害現在還沒有開始，要等血停了以後才會發現。我想我得趕快把它包紮好。儘快地跑回家去。要是等到腿部開始變爲僵硬麻木以後，我就沒法回家了。我於是把襯衫的下半截撕了下來，緊緊地綁住我的腿。我然後站起來，試一試是否還能走動，我居然還行。

但是當我開始走動時，我却並沒有往回家的路上走。我反而往後轉，穿過那堆刺梨走向乾涸的河床。

我不知道爲什麼我要這樣做。我並沒有這樣的想：「老黃毛救了我的性命，我不能獨自跑走而讓牠留下來。牠看來一定是死定的了，但是我一定得回去，即使我在回家以前，腿傷發作得不能走路了，我也得跑回去看看。」

我並沒有像這樣的想。我只是朝那個方向走去，走去，一直到我找到了牠。

牠躺在乾河床上，就在我開始奔跑穿過刺梨堆的那一處地方附近。他大概也想跟隨着我撤退，可是因爲傷得太利害了，終於支持不住倒了下來。牠躺在一塊大岩石的背後，那裡正好形成一個洞窟。牠躲進那裡面來逃避殘暴的猪羣，牠們現在已經跑走了，但是我仍能看得出牠們在沙土上的足跡，從這上面可以看出來牠們還想追襲牠。當我經過那裡時，因爲牠躲匿在那塊岩石下，所以沒有發現，如果不是牠發出嗚咽聲，我幾乎要錯過了。

我在牠身邊跪了下來，用撫慰的聲音把牠從岩石下引了出來。牠拖着遍體鱗傷的身體向我爬來，一面在口中發出呻吟聲。當牠搖動着牠的斷尾巴並且想用嘴來舐吻我的腿上傷處時，牠的全身都在顫抖着。我覺得我的喉頭裡哽塞了一大塊東西。眼淚已矇住了我的眼睛。當牠自己身上有十多處傷口在流血時，牠還想爲我舐吻傷口。

牠無法走回家去，我也帶不動牠。牠的傷處太利害了，我也無能爲力，但假如我能趕快回家去，媽媽一定會回來幫助我。當有人受傷時，媽媽總是有辦法的。

當我把老黃毛推回岩石底下，使牠可以避免熱日晒炙時，我猜想牠一定以爲我要拋棄牠把牠留在這裡了，所以牠便開始嗚咽了起來。牠還想爬出洞來。

我站着想了一會兒。我需要一些東西來塞住這個出口，使老黃毛不至於爬出來。我看到在乾河床上有一棵巨大而沉重的樹幹。

我又把老黃毛推回岩石下面。我吩咐牠叫牠安靜地躺在那裡，然後我掙扎着把這棵樹幹拖了過來。雖然我的腿却又因此流血了，但是我很高興，因爲它正好遮塞了洞口，也許一隻强壯的狗還可以從留空的隙縫裡鑽出來，不過我估計老黃毛已經不可能了。我認爲牠一定可以很安全地留在裡面等我回來。

牠又躺回那塊岩石底下去了。眼睛却老是瞪着我看，使我喉頭裡的那塊東西又哽了起來。這是一種懇求的眼光，而老黃毛却不是一種喜歡懇求別人的狗。

我走近一些，讓牠舐舐我的手。「老黃毛，」我說：「我會回來的，我答應你，我一定會回來的。」

然後我一蹺一拐地跑回家去，牠的吠聲跟隨着我，也是我從來沒有聽到過的最可憐的吠聲。

看來我好像永遠不能回老黃毛留下的地點去了。當我回到家的最初一刻裡，我又熱又衰弱，渾身直打顫。使媽媽大吃一驚。我再三申辯，想告訴她老黃毛受傷的情形如何嚴重，可是她並不理會我。她告訴我：「我們沒有把你這條腿醫治一下以前，任何地方都不能去。我看到過給猪咬傷的傷口。要是疏忽了它，便會跟蛇的一樣危險，現在，你給我安靜點兒。」

我安靜地等她爲我用熱水洗滌了傷口。可是當她把松節油倒在那一處地方時，我跳了起來，痛得大叫。簡直像是用赤熱的烙鐵在那裡燒了一下一樣。

媽媽用了一些乾淨的白布把傷處包紮起來，然後她說：「現在你在床上躺下來休息。這一星期裡不許用這一條腿跨一步路。」

我震驚得只好用眼睛瞪着她看。老黃毛躺在那邊山上，如果沒有人去救牠，牠會死去的，可是現在媽媽却吩咐我不許走動。

我站起來對她說：「媽媽，我得回去看顧老黃毛。我答應牠我會回去的，我一定要做到。」然後我走出門去。

當我提住騾子「老蹦」時，媽媽也戴上帽子出來了。她看起來似乎有一點兒狼狽，她不知道該怎麼對付我。可是她只對我這樣說：「我們怎麼把牠弄回來呢？」

「我可以騎着老蹦，」我說：「手裡抱住老黃毛。」

「你得知道，」她說：「牠太大，也太重了。你抱不住牠的。」她站着，蹬了一會兒脚。突然她微笑着說：「我有辦法了，把籬笆上的那張牛皮拿來。」

我不知道她在轉些什麼念頭。可是這沒有關係，她打算跟我一塊兒去了。

我拿了牛皮，媽媽帶了幾個枕頭和一大捲繩子。她幫我把牛皮綑在「老蹦」的背上，又在上面放了枕頭。然後她把小阿歷斯舉起來放在枕頭上。「你騎在他背後，」她對我說：「我走路。」

我們還沒有到達那地點時，我們已可以看到老鷹在蔚藍的天空中盤旋，並且愈旋愈低。我猜想大概老黃毛已經完蛋了。但是等我們走過那刺梨堆以後，我的憂慮稍稍減退了一點。因爲突然從那邊乾河床裡傳來了一陣振翅飛翔的聲音。一定是有什麼東西驚動了這些鷹鷲，我想我已猜中了是什麼。

幾秒鐘以後，我可以確定這就是老黃毛了。牠的呼號聲雖然微弱，可是也足夠使我歡呼奔跑了起來。牠依然活着、並且還能反抗。

當我看着牠時，我覺得老黃毛的眼睛裡似乎閃爍着某種瘋狂的光芒。我跑過去撥開樹幹，牠忽然張嘴露牙地咆哮着向我撲來。我幸而及時地把手抽回。並對牠喊道：「老黃毛！」這樣一來牠才知道我並不是鷹鷲。牠又退回洞穴裡，並且來了一聲響亮的呻吟聲，好像牠正從牠的身上卸下了千鈞重負。

媽媽幫助我把樹幹撥開。然後我們走近洞去，把牠那受傷的身體翻過來，背靠着地，慢慢地拖到洞外。

媽媽說：「阿歷斯，你能給媽媽去捉一隻漂亮的身上有綠條紋的蜥蜴嗎？我想在那邊第一道河灣那兒，我看

到過有一隻。」

小阿歷斯的高興程度和我的吃驚情形差不多。以前媽媽最恨他捉蜥蜴。現在她却要求他去爲她捉一隻了。小阿歷斯的臉上展開了歡笑。他轉過身來儘快地往那個方向跑去，媽媽向我笑笑。突然我明白了。她不過是想扎小阿歷斯遠了開去，以免他看到老黃毛的傷處。

媽媽儘她的能力爲老黃毛治傷。我按住了牠，牠只是躺在那裡舐舐我的手。我們用媽媽帶來的乾爭的布把牠包了起來。當我們把牠的傷處包紮好以後，小阿歷斯像剛才跑去時那樣迅速的跑了回來。他高喊着媽媽，右手裡拿着一條綠條紋的蜥蜴，當他把蜥蜴交給媽媽時，他的臉上露出了你從來沒有看到過的驕傲，而我也覺得出媽媽的臉上現出了無可奈何的神情，媽媽一向就嫌惡蜥蜴這一類的東西。但是現在她却只好接受了牠，並且謝謝阿歷斯。然後她問阿歷斯是否可以代她保管到回家，阿歷斯當然非常願意。

「現在，阿歷斯，」她對他說：「我們要玩一個游戲了。我們讓老黃毛裝作生病，你來照顧他。你們倆一同坐在牛皮上，像生病的印第安人那樣。」

「她把牛皮有毛的一邊向下舖在地上，又把柔軟的枕頭放在上面。然後她幫着我把老黃毛放在枕頭上。

「現在，阿歷斯，」媽媽說，「你跟老黃毛都坐在枕頭上，你得扶住牠。我們在扮演牠生病的游戲，如果你的狗生了病，你當然得好好的照顧牠。」

現在我把繩子繞在「老蹦」的項頸上，繞成一個足夠大的繩圈以便靠牠的肩部拖動。然後在「老蹦」的肩部兩側，我又縛上兩根繩子，一直拖到牛皮的那一頭。我拿出刀來，在牛皮邊上割了兩道槽，然後把兩根繩子縛上。我們量了一下兩條繩子的長度，使它相等，並且保持足夠的距離，使牛皮不至碰到「老蹦」的後蹄。「老蹦」也像多數的騾子一樣，要是有什麼東西碰到牠的後根，牠就會光火的。

「屈萊維斯，你騎上牠，」媽媽說，「我來帶路。」

我們就這樣的出發了，小阿歷斯對這個覺得非常新鮮有趣。牛皮車在乾河床上拖行時，非常平穩，使老黃毛不至於感受到痛苦，當它在平地上拖過時，媽媽帶着「老蹦」寧可繞大圈子，挑平坦的路走，或是拖過長長的茂草，草在牛皮下彎折下來成爲很柔軟的襯墊，使牛皮車容易滑動。可是媽媽不可能老是避過有岩石的地區。當牛

皮車在岩石上拖過時，上面的乘客便免不了顛簸震盪。

小阿歷斯對這個也認爲很有趣，可是老黃毛却受不了這顛簸的痛苦，有時就忍不住嗚泣了起來。當老黃毛的嗚泣聲使我們知道牠痛苦得太利害了，我們便停下來等牠稍稍恢復。有時候，我們停下來，媽媽用我的帽子在小溪裡取點水給牠喝。

這一次既漫長又遲緩的旅行，使我們覺得好像永遠到不了家似的。但是我們終於在天一黑星星出現的時刻到了家。到這時候，我的那條受傷的腿幾乎完全僵硬得不能動彈了。它整個兒都腫脹了起來，失却感覺，像是一段木頭。當我從「老闆」的背上滑下來時，我一下子就躺倒在地上，疲乏和傷處使我起不了身。可是我對這個都毫不介意了，我們終於把老黃毛帶回了家，並且牠還依舊活着。在晚間的星光下，我看到老黃毛在舐小阿歷斯的臉。小阿歷斯已經熟睡了。

（下期續完）

兩個人各有一匹馬，可是他們不知怎樣區別自己的馬。其中的一位，決定把他的馬，剪去了鬃毛，這樣一來兩匹馬便有了區別，可是等鬃毛又長出來以後，區別又成了問題。

另一位決定剪去自己那匹馬的尾巴以資辨識，可是等馬尾再度生出來以後又發生了困難。最後他們決定兩匹馬量高度，假如有了高低，那便就容易區別了。量度高低的結果，白馬比黑馬高一點。

×　×　×　×

在美國西部一個因礦業而日趨繁盛的市鎮上，一位法官在用他自己的那套辦法來解決法律問題。有一次他在審判一名扒手，他判決道：「我判決你得付罰金十五元。」

「庭上，我實在付不出這許多錢，我身邊只有十塊錢。」

法官於是對擁擠的觀衆宣告暫時退庭：「現在本法庭暫時休息五分鐘，在這五分鐘內，被告可以准許在觀衆中任意活動。然後他得向我報告。」



騾子在上山的碎石路上的踏聲，以及牠沉重的喘氣聲，使她在長時間內聽不到別的聲音，而且阿莫斯在這一回兒十分安靜，不像剛從家裡出來時，在毛毯裡那樣的亂動不停。他們已走到山背的丘嶺，道路穿過長在沙地上的松林，騾蹄踏在柔軟的厚舖着松針葉的路上。她彎低下頭，靜聆着安置在騾鞍角上包紮着孩子的包裹，然後坐直起來，踢着已經汗濕淋漓的騾子腹部，使牠驚起疾走。

「我知道你已經疲勞不堪了，達克，但是你還要走下去。」她低沉而堅決的說。

她默默的騎着，巨大的身軀彎曲地衛護着孩子的包裹，不時憂愁的注視着天空，十月裡多雨的午後，現在現出陰沉的鉛色；但是她的眼睛，大部份時間裡仍舉直的注視着面前的道路。

他們靜靜的走到在松林間伸延着空寂無人的公路，騾子停下來，兩耳前後搧動的諦聽着，似乎對這條陌生的柏油公路懷着疑問。她再踢牠一下，解釋着說：「那是汽車行走的公路，我們要戴停下一輛汽車，那麼你便可以回家了。」

騾子僵直着腿跳着，又回到牠所熟悉的松林裡的土路，「不，」女人說着，用腿夾緊着牠的腹部，「你一定要走到路中間，那麼才能截住一輛汽車，送我們去找一個醫生。」她再踢牠一下，但牠不甘願的猛跳起來。女人坐在鞍上抱緊着垂下的膝部和脚跟，半請求和半斥責着說，「不，達克，你知道你不能把我摔下來的，還是走吧。」

騾子雖然反對地掙扎着，但終於面對現實的走上了柏油路。兩旁高峻的山嶺，使這條路看起來好像伸向天空，路下面瀰漫了濃霧的深谷已模糊的看不清了。

道路開始急轉彎和陡斜，所以路的前後都看不見，一輛汽車的吼聲漸漸走近，被那陌生的聲音和不熟悉的道路所驚嚇着，騾子又再想着闖回松林裡，女人用腿緊緊夾住着，用手推着，在路上他們似若團團轉般的跳舞着。

黃色車燈的燈光，在濃霧中顯着灰白色，照射着他們，也照射着她的靴子，是一双繫着皮帶的男靴，在燈光下騾子直立起來，但是她牢牢的坐着，好像她這樣的坐着已經過了長久的時間，車燈的燈光照耀着，孩子抱在她臂彎裡，她用急迫的低聲向騾子說：「不要怕，達克，他們要停下來的，他們在這下山的彎路上不能開得太快。」

汽車的喇叭聲高鳴不停；剎車聲尖銳的叫着，車輪擦滑着地面發出嘰吱的聲音，車燈的燈光由女人處掃過濃霧籠罩着的山谷上方。當車急轉彎時，車燈又幌着照回來，然後如同車子本身，畢直的朝向山谷上方的松林，車子剎不住，離她僅有數呎的距離擦身而急轉，女人因可怕的急變，用抑低的聲音喊求着在狂吼的喇叭聲下的騾子：「閃開，閃開，它要讓開我們停在那邊。」

她扯拉着繮繩，脚不停的踢着，牠因瘋狂而高躍，跳到車子的前面，時間緊迫，車子終於離開了公路，衝入松林的叢林裡。

在懸崖的狹窄的小土堤邊停下來，女人看了車子一眼，然後彎下腰對着顫抖着的騾子耳朵說話。濃霧的山谷下僅只有點點的黯影，隱約的可認出綠色的田地和棕色的穀穗。

「你做得很好，眞的很好。」她對騾子耳語，然後以迅捷的動作從騾背上跨下來，將繮繩繞在鞍上，把昏迷中的騾子拉向南方，拍着牠的背脊，「走吧，」她說，

當牠奔走離開時，她並沒有回頭看牠，牠臉頰上泡沫四濺，後腿上被車子刮到了正鮮血淋漓。

她急急的走上懸崖上的車子旁邊，好像怕它再次開走，車子前門小心而慢慢的開了，一個兵士走出來，他的頭幾乎撞着她的臉。他呆呆的注視着她，回答不出她急速的請求：「我求你的幫忙，我的小孩子他……」

那個兵士不再看她，他的眼睛看着懸崖邊上的白楊樹，然後轉換了視線，走向車子後門的手把，但看到車門的窗子已開了時又放下了手。

女人焦急的也看向車窗，在那裡現出一頂堅挺而發亮的軍帽，接着是一張加軍帽般硬綳綳的臉，因驚異與憤怒而漲紅了的臉。但以迅速平靜而小心的語氣說：「你知道你把我們趕在路邊，如果你不會騎馬，便不要在公路上騎。你不知道現在正在戰時，這條路上必須運載……」

「我知道是戰時，」女人說着，走近車子的門，「所以醫生都離開了家，那是一頭騾子，」她說，「我騎着牠，我必須使你停下來，我必須爲這個孩子找到一個醫生——而且要快。」她的一隻脚已進入車門，孩子放在她兩手上準備放在車座上。

那人因爲自己忽略了關門，心裡十分惱怒，仍舊坐在那裡，但是阻擋着她的進入，不動聲息的說，「你必須用別的方法，把你的孩子帶給醫生看，」他急速的拉着門，她正彎着腰，兩手抱着孩子，頭部垂在膝上，喫了一驚，只好立起身子來，但仍保持一隻脚仍踏在門內。

「如果我不是有緊急的公事，」他說，手仍把住着門，「我要將你以妨害公務的罪名逮捕。我遠自——」他遲疑了一下，「從一個重要的地方來辦理一件緊急公事。」他轉向司机以較爲嚴厲的聲音說：「回到車子上來趕快開走。」他看了一眼她手中抱着的孩子，一隻黝黑的佈滿青筋的小手，從包裹着他的毛毯中伸出來，無助的搖擺着。他把門推開着，因爲動作的急速，門返回來時打着女人的背。她直立着，手抱着孩子，繼續不動的立在門與車子中間。「我很抱歉，你是軍人。但是無論如何我要截留下你。」她平靜的說：「你可以槍殺我，不然就留個位置給我和孩子到最近的醫生那裡求救。」雖然穿着男人的工作靴，不成樣子的舊衣服，但她驕傲的說：「我的名字是葛蒂納威爾，現在讓我把孩子放下去，你不能走……」

軍官用較爲兇惡的聲音，對僵立一旁的年輕兵士說：「進去，開走！」

兵士的眼睛一直瞪着毛毯裡的孩子，現在趕緊離開了，向軍官敬禮着說：「是，先生。」但仍繼續不動的

站在車旁。

「開到路上去，走，」軍官重說了一遍，臉漲紅着。

「是，先生。」兵士又說了一遍，不動着。

女人看着軍官，「你要我徒步走過懸崖，」她的聲音無可奈何的，如一個被吵擾不堪的母親對她不聽話的孩子般說着。

軍官第一次看到女人的身後，車子原來經過叢林的阻遏，現在是處位於懸崖的邊緣上，被一棵長在懸崖下的樹所遮掩着。他迅速的開了對面的門走出去，離懸崖僅有數呎的距離，他對兵士命令車子後退。

女人當他走出車子時，立刻將孩子放在車座上，看着司机，後輪旋轉着，只能在沙地上空打着洞穴。

「那不行，」在汽車的吵聲中，她提高着聲音說：「你有沒有帶把斧子。」

兵士搖搖頭，帶點微笑，女人拾起一塊泥堆，放入深陷在沙土下的後輪。「有沒有帶着千斤頂。」她對軍官說，「把車子頂起來，用石頭墊起後輪，才能退回路上。」

「帶你的孩子走吧，」他說，「除非能找到一輛拖車，我們要被迫留在這裡了，那時你將要被捕。」

她看了他一眼，提起裙邊作成一個口袋子，另外一隻手快速的拾着附近的石塊，放入裙子裡。

年青的兵士再走出汽車，站在車旁，肩背挺直，軍官看着他冒火，其實他是在對嘲女人生氣。

「哈茲，你不是站在遊樂園裡，拿出千斤頂來。」他縐着眉頭，似乎討厭重復的說出女人的建議。

「是的，請快點吧，」女人求着，不停的仍拾着石頭，但不時注視着躺在車子後座的孩子，毛毯已被踢着散開，露出他黑色的頭髮，和慘白色的臉，可怕的掙扎着，好像要哭，嘔吐或是要說出話來似的。

葛蒂帶了一裙子石塊，倒出來，又彎身迅捷的沿着懸崖邊尋找，兵士拿出千斤頂，安置在沙土的車下。

「那不行，」女人說，一手拉着滿滿石頭的裙邊，一手拿起千斤頂，安放在一個較爲平滑的石頭上，看了一眼，「現在行了，」她說，倒下裙子裡的石塊，繼續着又去拾取。

軍官靜默的站在柏油路邊上，常常看視着腕錶，但多半時間縐着眉頭，眼瞪着車子和那個女人。她現在直起身子，拿出一把長刀子，明亮而鋒利的，軍官注視着，後退了幾步，手放在手槍上，但是她却走到車前，一手握着刀，一手提起纏繞着車子的松枝，迅速的砍削着：

完了之後，她又走到車窗，看了一下孩子，他的手

垂下來，觸着車子地板，又聽到他窒息着短促的喘氣，她到車後彎下身對兵士說：「請你快點，」她求着，「你不能再快點吧？他又在喘氣了。」說着用手掏起後輪下的沙土，塞進一塊較大的石頭，車子現在由於千斤頂的力量已慢慢的昇高起來。

一回之後，軍官說：「夠了，倒車試試。」

女人忙急的心情似若也傳達到兵士，他站起來，迅速的看了一下孩子，坐進司机座上。女人走到車子後輪的地方，在那裡空轉着的輪子把泥土掘成一個深深的洞窟，她焦急的瞪視着司机的發動汽車，車子後退了一寸左右，又停了，引擎吼叫着，車輪又空轉着，打起泥土，拋起石塊和松枝。女人蹲在地上，面對着車輪，極力想固定車輪下的石塊，但是毫無用處。

「走前一步，」軍官說，「然後迅速換檔，後退。」

兵士看着他面前的一點空地，松枝被削去之後，更顯得車子如半懸於山谷之上。他前開了幾吋，慢慢的，女人趕緊在後輪下推進石塊，車子停了，司机立刻倒車，女人在車子與懸崖間等待着，她長長的手臂稍微舉起來，寬大的手掌張開着，車聲吼叫，後輪走上石頭又再空轉，女人搶上去，堅強的手掌撐開着推着後板，身子如拉開的弓般拱起着，眼睛因過度用力而凸出，臉上與頸項的筋肉扭曲着，靴子在地上用力的蹬住，車子搖幌着，顫抖着，女人的一隻脚開始滑向懸崖的邊緣。

她身子似乎慢慢的拉長了，因爲車子已經開始動彈了，她的手停留在後板上，直到它離開，她跌在地上，在地上停留了一下，双膝蜷伏，頭部垂在兩臂間，不住的喘息，然後抬起頭，搖搖頭似若竭力想看清眼前的事物，終於站立起來，仍然透不過氣，但奔跑着搶向車門，開了門進去，但因沒有注意，頭部撞着車子門框，她寬大的肩頭進入了車子，眼睛注視着孩子的臉，軍官從那邊的門進來，進去一半便急速的提起孩子，比他所想像的較爲沉重，沒有抱起來，提起毛毯包裹，走出車門。

女人趕緊去搶奪孩子，但只抓到毛毯，她想從那邊門搶出去，但是一隻脚因踏住了自己散開了的裙邊，所以急忙間抬不起身子，她的眼睛睜得大大的，似乎是不相信的神情，男人把拉出來的孩子放在地上說：「你闖的禍，幫了點忙是應該的，我沒有時間給你乘車，我是軍隊的一部份，有着緊急的公事，如果你一定要跟我走，便把孩子留在路上吧。」他一脚進入車內吩咐司机說：「開走。」

女人急忙瞥視一下司机，他的臉向前看着，呆呆不動地像是車子的一部份，動止完全聽從主人的指使。她

一手拉住軍官的腰，一手拉住他的肩膀，推拉着，幾乎是衝撞着，因爲她仍然被她的衣服絆住着。

她從車上下來走向她的孩子，接不上氣的喊着：「你沒看到我的孩子窒息着喘氣不停嗎？我一定要帶他去看大夫。」

孩子的手無助的搖動着，女人用沙啞的聲音叫着：「阿莫斯，阿莫斯，是媽咪，阿莫斯，親愛的，阿莫斯？」她現在喃喃着，發問似的喃喃着，孩子的頭在她臂上懸吊着，他的眼睛翻着白眼，臉色變紫，藍色的嘴唇冒着泡沫，急促的微弱呼吸，喉嚨已像被堵住了似的無法喘氣，她向他的嘴裡吹氣，搖動着他，將他倒轉過來，不停的重復着問句的喃喃語聲：「阿莫斯，噢，阿莫斯？」

司机在她推着軍官走出車子時，也離開了他的座位，呆看着孩子。

「搖搖他的脚，拍拍他的背。」年青的兵士說。

「對啦，搖動他的脚。」另外一個男人重復着說，「不管怎樣的窒息，都可稍得輕鬆一點。」在這時間內受着生病的孩子的極端痛苦狀態的影響，他立刻迸引出他的同情心。

女人向左右巡視着，在她手臂中搖着孩子，路的那邊有一塊平寬的大石頭，她走到那裡，將孩子放在石頭上，求着兩個男人：「幫幫忙吧，幫幫忙吧。」一面解開孩子藍色棉布的外衣和襯衫：「給我找一塊石頭，」轉過頭說，「當枕頭用的。」

年青的兵士找到一塊，她重復的向兵士說：「緊緊的抓住他的頭。」她抬頭看着軍官，他正驚訝的看着她：「你抓住他的手，讓他的脚垂下來，他不能動——我想——他不會感覺到甚麼？」

「還是快點找附近的醫生，不是較好嗎？」軍官說。

「無法再找醫生了，最近的也要走十五哩。」

她再看着孩子，已是無力的掙扎着，祇有短促的喘息，她摸觸着他的額頭，小聲說：「阿莫斯，」頸項懸在石枕頭上，她重復的對兵士說：「抓緊他。」

軍官抓住孩子的手，兵士挾住他的頭，兩個人抬頭看見她抽出銳利的長刀割向孩子脹起的頸子，隨即現出一線細刀痕，一起初並看不出甚麼來。女人死瞪着漸漸變成紅色的道痕，如同一座石刻的女像般文風不動，臉上凝結着，嘴唇緊閉着毫無血色，大顆的汗珠從額上往下流滴。

軍官喊着說：「你不能這樣做——你是，你是在殺他，你不能這樣做。」

他的話如山谷中的風吹動着雲霧般，她絲毫不會聽

到，她左手的手指迅速的動作着，拉開被割開的皮膚，捺住它，大姆指和食指各在一邊。

「請不要吧，」軍官請求着，他的聲音似若要嘔吐的樣子。

刀子又割了一下，在靜寂中譯出絲絲的聲音，孩子掙扎着，發出一聲不是人類所有的哨音般的沙嘎哭聲，女人又把孩子的脖子抬高了一點，然後從口袋中迅速的拉出一條乾淨的摺疊着的手帕。

她小心而快捷的拭摸着裂開的洞口，當孩子掙扎着時，她以沙沙的小聲向他耳語着：「你可以呼吸了，親愛的，割開這一點點的小洞，對你並沒有甚麼關係的。」她的低啞的聲音似若已經過長途跋涉般的疲乏，她放下手帕，空下來的手在髮髻上尋摸着，拿下一支髮夾，在手帕上擦了一下，將彎曲的一端插入割開的洞口，然後仔細的注視着那個小洞，從孩子的頸子下抽出另外的一隻手。

那年青的兵士，時刻不離的瞪視着孩子，現在顫抖着深深的呼出一口氣，敬佩的看着女人，尋找她的眼色，但是發覺她仍緊緊的注意着孩子，他看了看軍官，立刻又惱怒着，自言自語着：「天啊，該死！」

她看了一下四周，看見軍官因緊張而縮作一團，一隻手仍握住着孩子的手。「他這麼膽小，」她想着，「你最好把他伸直，解開他的衣服領子——他的衣服太緊了，去吧，我會控制一切的。」

兵士站立起來，偷偷的微笑着，女人對他不安的一視着說：「你不要讓他滾下崖下去。」他微笑的對着阿莫斯，他現在快速而沙啞的呼吸着。臉色已不若剛才的紫黑，兵士遲疑了一下，看視了一下葛蒂，手領着軍官的手臂，兩人站立在懸崖邊上。

「那邊很高，小心點。」女人說。

「我很好，」軍官說，頭抬起來，摔開兵士的手，臉上的神色並不像一個軍人，「小傢伙怎麼樣？」他問着，走到孩子面前。

「可以呼吸了。」女人說。

「你作了許多醫生所不敢作的，如果他們沒有手術室和適當的設備眞不知如何動手。」他說着，他所最急需的趕緊走開，他看着女人，好像有許多話要說，但是說不出。

她輕擦着小洞口的血和血泡：「如果有東西進入他的氣管，再進入他的肺部，那就糟了。」她說着，多半對着自己說的。她四處巡視着，走向路的另一邊，好像尋找着甚麼東西，「有一次我救活了一條窒息的牛——在牠的喉管插入一根竹管。」

「他是甚麼病呢？」軍官問着，小心着不去看那孩

子，「看起來並不是單純的窒息。」

「我忘記了他們是怎樣稱呼的，好像叫做甚麼義膜性的喉頭炎。」女人說。

她看着站在軍官身後的兵士，他正帶着敬意默默的站着，「你能不能替我拿着這個，叫它張開着，看視着他，我去找着東西放在裡面，一回兒就回來。」

躊躇了一回，兵士拿出他的乾淨手帕握住鑷夾，代替了女人的地位。她迅速的走向路上的白楊樹，用手拆下一支樹枝，差不多和她的中指一樣粗細。他削去樹皮，但抬頭看見一棵松樹上釘着一塊招請工人的木牌，她用刀子把它削下來，刮下一細條，刀子忙碌而迅速的旋轉着劈削，在削圓了的木頭頂端上旋着洞眼，不停的戳入着，小洞漸漸加長。軍官僵挺而不安的說：「你對於刀子倒是非常熟練。」

「我時常作着木工活兒，更常做着木頭把子，如鋤把子，鋸把子，斧子把子，割穀刀的把子，槌把子，以及其他種類的木頭把子，有時有空也替鄰人們作。」

他靜靜的聽着，眼睛看着她的手，「老是作木頭把子，」最後他說，「我想那並沒有甚麼趣味。」

她的臉在這一回間顯出溫柔的線條，「我沒有許多時間做傻事，噢，不過，有時也作一些木偶，凱絲——我的小女兒——對我所做的木偶歡喜得發狂。我有一次找到一塊櫻桃木，足有一個人頭那麼大，」她的聲音低下來，好像自語着，「如果我能刻出一個眞正的臉像。」她看到兵士正手忙脚亂，因爲孩子正想用手去抓自己的頸子，「再稍等一下，我馬上就把洞口穿通了。」

「甚麼樣眞正的臉像呢？」軍官問。

她將木管子換了一頭，又開始敏捷的挖鑽着。

「我不知道，我想着基督——但是他的臉從來不那麼清楚，或許是別的人像，老阿莫斯（希伯來的先知——譯者），聖徒們，或是猶大。」

「猶大？」他對她尖銳而懷疑的一瞥。

她點點頭，眼睛看着刀子一面說着：「不是猶大在嘴角低垂，伸手要錢的形像，我所指的是他付出卅塊銀子時的形像。」她繼續着，「好多人一世都在謀得金錢——就如猶大，但是却很少有人能夠像他那樣得來了，却又毫無懊悔的付送出去。」

「你好像對聖經十分有研究。」軍官說。

她搖搖頭，「聖經不過是我唯一讀過的東西——我小時候母親老是病着，我父親因被木頭壓傷了腿，我必須做很多的事情，所以除了父親教我一點以外，我沒有上過多少天學校。」

她站立起來，走向孩子，快速的工作着，使小木管正合她的心思，又用美妙的技巧將切下的木管子放進小

孩的頸項裡，然後將毛毯包裹好，不看兩個男人一眼的走進車子。

軍官儘量遠遠的坐在車子的一角，他僵硬的坐着，設法不去看那孩子，因爲孩子咯咯作響的喉嚨引起他作嘔要嘔的感覺。女人感到這一點，也儘量縮作一團，她滿是泥土的靴子在車上一動也不動，彎下肩膀定睜的注視着孩子的木管子。

車子循着高山的路蜿蜒的沿着小河邊走向山谷。

陰天的秋日，黑暗來得特別快，道路現在走入一條極陡斜的山坡，兩旁是高高的滴着水的石灰石，四處廻響着車子的喇叭聲，火車的笛聲在他們上方的甚麼地方哨叫着。

路下方現在出現了村莊，在落盡了葉的樹木陰影後面，疏落的四方的窗戶亮光，以及街道上的明亮一片，司机把車慢開着，隨時注意着兩旁。

車子停在一個流瀉出明亮燈光的窗戶前，好像不習慣這樣的光亮，女人霎着眼，扭轉開頭，一面將毛毯拉上來蓋着孩子。

「等一下，」軍官說，「哈茲，看看是不是醫生的診所，再問問看醫生在不在？」

女人注視着軍官走過街道，然後將孩子放在一邊臂上，另外一隻手暗暗的摸着口袋，尋找着，軍官轉過頭來，她立刻靜止下來，等他轉過頭去，繼續摸索着。

正在這時兵士開了車門說：「醫生在，他的診所就在街的對面。」

女人遲疑了一下，她的手握作一團，慢慢的從口袋底下伸出來，紅着臉，張開了拳頭，現出一張破舊多綱的鈔票，「我要付給你的車錢，」她說，「但是我沒有適當的零票。」

軍官看她拿出五元的鈔票，也紅着臉，「我沒想要你的車錢。」他說，看着鈔票，那麼舊，那麼綱，5字已經很難看得出來。

「但是我一定要給。」她說，將鈔票放在他的手上。

他拿起鈔票，好像突然間改變了主意，「我能找，」轉過頭來，拿出他的錢夾，當她走出車子時，他將找回的鈔票摺成一團，放在她的手上說：「我倩想一塊錢足夠了。」之後，「祝您好運，哈茲，幫助她走過街。」

「我自己可以走。」她說，將鈔票放進口袋裡。

兵士彎下腰從車旁的地上，拾起從孩子的毛毯上掉下來的一樣亮晶晶的小東西，當他們走過街道時他遞給她。

「留着它，等孩子長大了送給他。」他說，「這樣

的階章是難得的。」

「噢，」她說，「那是軍官的階章——我無意的把它摘下來了，你最好還給他，我聽說一個軍人如果衣飾不整會被責罰的。」

「他不會的，」兵士說，他們走過行人道，兵士指給她一扇燈光明亮的門，「那便是醫生的診所。」

她呆呆的注視着那扇門，「我以前從未看過醫生，當孩子生病時，都是我的丈夫帶着去看的。」

他睜大了眼睛，驚異的說：「太太，你什麼都不會怕的，只要走進去就行了。」

她走進一處小走廊，站在兩座門間遲疑着，最後推開一處看起來比較常用的門，她走進屋子裡去，但突然的站住，被亮光刺着眼，同時也爲滿室子的人所困擾着，屋子裡的人有的站着，有的坐着，但都看着她的進入。他們帶着好奇而歡迎的眼色，她與他們日常間所接觸的完全不同，在女人間她是難得見到的高大，專心一意的神情，穿着粗布衣服，沒有梳理的滿頭亂髮，一臉泥污和充滿了求助的臉色。

一個抱着孩子的女人在沙發上挪動了一下，讓出地方給她，但是她說：「你的孩子可能會傳染到他的惡病——我的再不能等待了。」她又走回走廊，敲着另一扇門，一個女人從候診室中出來，用着尖銳的官腔式的聲音：「醫生正忙着縫一個人的腿，你必須等到你的號次。」

葛蒂把門敲得更響，門開了，這一次是一個穿着白衣服的女人出來，「你必須等在外面，醫生——」

「我不能！」葛蒂打斷她的話，她將毛毯拉開，把阿莫斯給護士看。

護士向下看着，看到孩子的臉色，也看到他流着血的頸子，她立刻轉過身，聲音變得溫柔一點：「走這邊，請。」

她領着葛蒂走到一間小屋子裡去，在那裡只有一張高高的鐵床，一把椅子，與天花板上明亮的燈光。「把孩子放躺在床上，脫開他的衣服——小心着不要碰觸到他的頸子。」護士說着走了。

在葛蒂把阿莫斯的外衣脫下來時，護士跟着醫生進來，他是一個高瘦的人，皮膚與頭髮一樣的灰白，他簡短的看視了一下阿莫斯，但不同於護士的是將眼光瞪住在頸子上的木管子上，張着口驚異着，然後對護士說：「我相信你最好準備好氧氣罩來。」又對葛蒂說：「我相信我們最好換一段別的種類的管子。」然後又對護士說：「最好準備麻醉注射劑，首先拿來血漿。」他拿出他的聽診器放在耳朵上，聽着阿莫斯，葛蒂緊張的彈着手指關節，細察着醫生的臉色。

醫生聽診完了，對她說：「是白喉吧！」

她點點頭，「但是我不知道——直到今天傍晚，安妮嬸母告訴了我，他——」她看着她的木管子，「我有沒有做錯？我不能站着僅看着他。」

他拿起護士遞給他的注射針，插進阿莫斯的臀部，「你做得很好。」他說，「我相信他會好的。」

然後護士一手推進一樣輪滾着的鐵管子，另外一隻手托着用毛巾蓋着的盤子，醫生告訴葛蒂在外面等候。

護士忙碌着進進出出，葛蒂所能聽到的是電話的鈴聲，與「醫生」，「正忙着，」的答話。有時她走過一些別的房間，聽到裡面有人在呻吟，也不時從牆那邊傳來呼吸困難的喘息聲，小孩的哭聲，等待着的來看病的人們的低聲談話，門開着關着，更多的人走進屋子裡來。

醫生從阿莫斯的屋子裡走出來，葛蒂急急的走到他的面前，「咽嗎？」醫生問，她搖搖頭，「你必須整夜坐在他的牀邊，看着他的管子，不要讓它堵塞，如果你打盹，他喉嚨塞住時他便會窒息死去。我會再來看他，可能在半夜之後。」

護士帶着疲乏了的微笑對她說：「對街那邊有一家賣咖啡的，等一會我來替你看他，你可抽空去喫一杯。」然後隨着醫生走了。

葛蒂傍着阿莫斯，長久的注視着氧氣罩下的臉。她研究着他臂上的注射針，和它上面吊掛着的瓶子，綁着眉頭又看着他頸子上的新管子，這樣脆弱的一支小管子怎麼能使他的氣管張開呢。等了一會，管子上端集結了一滴水，她移開了罩子把它擦去，然後偷偷而迅速的試測他的脈搏，立刻又將手抽回來，臉上淡淡的現出愉悅的微笑。

她安靜的坐在牀旁的一隻直背的椅子上，用手遮着眼睛，擋着白色的光亮燈光，不時的注視和靜聆着孩子的動靜。但是她的双手却閉不住，撫順着頭髮，拉直着衣裳，摸觸着阿莫斯，從裙子的摺襉裡打掃出沙粒。一面清理着一面眼睛不離開着孩子，一隻手伸進口袋裡，習慣的拿出她的刀子，另一隻手不意的取出軍官找回來的鈔票。鈔票摺得很緊，她把刀子放在裙子上，把鈔票解開，她跳了起來，被忘記了刀子掉在地板上，她拿了一張鈔票在燈光下仔細的看着，揉揉眼睛的翻看着，四張鈔票同樣的每一角上都是10字。

她站在那裡望着孩子，好像要證實她並非是在作夢，在地上她拾起了她的刀子，放入口袋，坐下來，再看視着阿莫斯。她靜坐着腦子仍想着鈔票的事，下雨的馬路上有汽車的奔馳聲，有人走上台階敲着門的聲音，有時遠處有火車的哨叫，有時却有一陣音樂從街上傳過來。

她站立起來，又擦去孩子的管子上的另一滴水，然後不停的在小房間裡來回的踱走着。街上傳來一輛卡車的聲音，在醫院門前停下來，有脚步的聲音，敲着門，有人答應着開了門，脚步聲走到她的房間。房門慢慢的開了，出現了她的丈夫的聲音，低沉而擔心的問着，好像就恐怕人家的回答：「他怎麼樣了？」

「好一點了，」她說，並不走上門去，但看着她的丈夫，他高瘦的身體微有駝背，正憂慮的看着她的神色，當看到阿莫斯的氧氣罩，和掛在那裡盛着黃色液體的瓶子時，漸漸的疑懼起來，「他就會好起來的，」她使他安心的說着。

他哆嗦着抽了一口氣，走進門來，站着脚走到牀前，「孩子回家時，我想你一定幸運的很快的搭到了車子。」

她點點頭，「是的，我搭到了車子——很快的——」

他看到孩子頸子上的刀痕，他的長長的手臂放在她的肩膀上，握住着，「我希望你沒有站在一旁看到醫生割破了他的喉管。」

她猶豫着，瞪視着阿莫斯，搖搖頭說：「我沒有看到。」（完）


民生第一
改善家庭衛生
增進國民健康
請用
革新燃料
民生煤氣
不須裝管設備
不受地區限制
隨裝隨用　便利經濟

民生煤氣公司
台北市博愛路四十一號
電話：二四五二〇
台中供應處：台中市忠孝路二十四號
電話：二五八七

長篇連載

朱門恩怨



第六十九章

美蓮坐在她臥室中等候着。爐中燃着溫暖的火，但她仍感到出奇地冷，打着寒噤，然後擦去前額與上唇的潮潤。屋內非常寂靜，她聽得清那老鐘響起的音節，聽它打着一刻鐘，半句鐘。她聽得清窗外颯洌中樹枝的切察。一勾新月的光越窗照入。

這樣等着眞使人受不了，她這樣想，我應該和他們一起去的。

寂靜感越深重了，她似乎是獨坐在一片虛空裡，無依無助。屋子的四壁，那爐火，傢俱，似乎都在遺棄她。她憶起這被擯斥的感受，理會到這巨宅從來不曾容受她。因此她住在這裡就從來不曾安心過。

天哪，她想，又記起她是時常這樣想的，我是太厭倦了！厭倦這緊張，痛苦，混亂與不安的歲月。厭倦這阢隉不寧。這是怎麼了？

她傾聽着，但仍是一無動靜。陡的起了一陣風，搖動了窗戶，撥旺了爐火，但瞬息間又靜息了。

友洛與瑪琍在一起已有好久了，他們在做什麼？她聽不到一絲聲音，更沒有聲叫。那鐘又在響了。門被打開了。友洛站在門口向她望着。當看到他的臉時，她不自主地站了起來，一如被推挽着似的。

他開口了，聲音很柔和：「你這賤人。」

她舉起双手擋住臉面，一如爲了防禦自己。不，不是防禦自己，仍是擋住友洛的臉，最可怕的一張臉。

「你對我來這個，」他仍是溫和地說。「我早就該明白像你這樣一個女人，沒有教養，不懂得體面與羞恥，自然能做得出來，背着我做了出來。好，你休想做得成。」

美蓮挺拔她的身軀，儼然很高的樣子。她不再恐懼悚慄了，不屈地望着友洛。然後，從容地走過他的身旁，出了這間屋子。

她逕直往瑪琍那裡去。那女孩正坐在爐火前，臉色蒼白，毫無動靜。當母親走進來時。她才站起身來。

「不要擔心，媽媽，」瑪琍溫柔地說，「我仍要和婁立結婚，沒有什麼能阻止我的。」她的双目燦爛，毫無猶豫。她過來抱着美蓮。美蓮不動。不哭。祇是心中有說不出的難受。

「媽，今夜和我在一起，」瑪琍道。「和我一起睡。」

「好的，」美蓮說時，將身子重重倚着她的女兒。

瑪琍扶她到一張椅上坐下。跪在母親身旁，撫摸她那冰冷的手，吻她的面頰與髮。美蓮對這一切一若渾無知覺，祇是怔怔地前望着。隔了一會功夫，她開始說話了。

「我不知道該怎樣。他那個臉——，他恨我，我不能忍受他的懷恨。」

瑪琍拾起母親的手來壓在自己的臉上。

「不，媽，他並不恨你。他對誰也不懷恨，也許祇恨他自己。他的心理太困擾了。」

但美蓮斷續的話語仍在繼續：「這許多年來，像是永遠生活在即將發作的災禍邊緣上，我們兩人都有如此的感覺。我不知道爲什麼。我們兩人一定有什麼不對，我原來想我們會快樂的，」她双手手心合着，坐在椅中瑟縮。「我們是快樂的，這不假，但總有個什麼在威脅我們。出諸我們內心的，一定有什麼不對，而且一直是如此的。」

瑪琍半跪坐着，同情地看着母親。美蓮的眼神是茫然無主的。

「我們所要的是安全與寧靜，可是得不到。我不知道爲了什麼。瑪琍，你一定能記得你父親的性格，他惡毒，因爲

他在害怕。你明白這樣的恐懼麼？」

「不，媽媽，我從來不害怕。因爲我不像你們，無需于恐懼。」瑪琍的話出之於深厚的同情和瞭解。「可憐的爸爸和媽媽。」

「你不會眞正懂得的，瑪琍，不會的。」

「我不懂，可是能感覺到。」

突然，美蓮狂熱地用手握住瑪琍的肩頭。「你不該嫁給婁立，瑪琍，和他相伴終生。你一定要考慮到你的父親，答尤我，瑪琍。」

瑪琍站起來，溫和地答道：「媽，不能再容許爸爸不講理性了。在你的心裡。你是明白的，因此你不該這樣要求我」

第七十章

夜間，氣候更寒冷了。接着是一陣厲害的風雪，從北方咆哮而來，展着白翅。

黎明時，整個世界祇見風與雪的動作。道路上，在某些地點被風刮得赤裸着地皮，另些地點却堆積得很厚。在摩大波動的灰色天幕之後，山峯被隱去了。雁川城在風雪下縮做一團；中午時，天色暗到足以點燈。街頭的煤氣燈閃着慘悴而黃色的光，但街上却無人跡。

婁立與益甫正同坐在後者溫暖的辦公室內。他們談了已有一個小時了，談得却不是銀行的事。

「不錯，」益甫道。「他每天是在三點鐘時去銀行的。當然，今天早晨他可能不離開仰止山莊的。這是我在二十年中所見最大的一次風雪。」

他記起了那一夜的風雪，友洛同家的那一夜，爲仰止山莊帶來了蹧蹋與不幸。今天又是這樣一次風雪，呼嘯狂暴，益甫頓感不安。他不斷地往窗外望，厚重的雪片往窗上貼住了，又被吹去，又貼上了。爐子裡的火必剝地噴着金星。

「昨晚我該去那裡的，」婁立道。「可是美蓮向瑪琍特意不讓我去。現在，我覺得讓她們去單獨對付是我的懦怯。益甫轉過臉來向着他的兒子，淡藍的眼珠突然顯出了堅定。

「斐立，反對這事的應該是我，不該是友洛。」

斐立一句話也沒有。

益甫嘆息道：「但友洛終究是個有脾氣而要報復的人。我聽到人說，他一點也不會改變。爲什麼他不會改變呢？他已過了五十了，一個人在這個歲數還不會學到聰明練達，那就沒有希望了。友洛怎樣會如此的孩子氣？」

斐立道：「父親，我們還不能證明關於這件事他是孩子氣的。」

「是的，」益甫承認，「這話不錯，我們還得保留我們的斷語才是。」

「要一個人來放棄他所喜愛的女兒，儘管什麼都滿意，也還是難受的，」斐立感然道。「我們不該太責備了友洛，他是該覺得難受的。我所依恃的祇是和他之間的友誼，瞭解，共同的工作與相互的同情。他一定不會忘記這些的。」

「你會奇怪一個人在感情的壓迫下，什麼都會忘却的，」益甫沉着地說。「他可能忘却了愛情，禮儀，榮譽與理智。他能做出或是說出最不可原諒的事或話來，永遠不可原諒的。」

片刻之後，他又接着說：「珊珊在許多人眼中看來，可能是頑固而不隨和的，實際上她並不如此。對許許多多的事，她缺乏瞭解，但那些都是小事。對於大事她明白得很。晚近幾年來，她比以前溫和了，我祇希望她能看到你和瑪琍成婚，這一定能使她十分快樂。」

「你該與珊珊姑媽結婚的。」

益甫不安地動了一下，紅着臉說：「我承認有幾次我也曾想到過，我們之間有着深厚的情感。我——我想到過她也這樣希望。可是這樣對她是不應該的，你要明白，親愛的孩子，因爲我不能忘掉美蓮。」他又回頭去望着風雪。「我仍愛着美蓮，斐立，我想我會永遠如此。」

他像是在對自己說。「有幾次，我曾從遠處看到美蓮。我覺得她看去不快活而空虛。以前我從不會向你透露過，斐立。但此刻我必須向你問個明白。她和友洛在一起是否眞的快樂？他對她好不好？和善，憐惜和溫順？如果我能確實知悉，我會安心些。」

斐立遲疑着，然後愼重地說：「我不知道美蓮是否有能享愛眞正快樂的性格。也許這不是友洛的錯。」

益甫着急地問：「你說她並不快樂，斐立？」

「如果她不快樂，我並不認爲是友洛的錯。」

「那麼，他並不能瞭解她，」益甫急切地說，大爲激動。「好久以前，我也不能。但歲月增進了我對她的瞭解，美

蓮需要永久的安全感覺，她從未得到過。我們二人都無法使她得到。我不明白爲什麼不能，我想如果事情不是這樣發展的話，也許我能够做得到。」

他痛咽地往下說：「不錯的，我一定能給她安全感。當最後理會到我不該自以爲是時，我已失掉了時機了。」

斐立感到一陣憂切的痛快感覺。他想要說話，但又止住了。他詫異地望着他父親，在迷惘中見到了一項眞實。不錯益甫能使美蓮快樂，使她得到以前從未有過的快樂。祇要幾年功夫就行了。益甫在與美蓮婚後的美滿生活中，會獲致智慧與寧靜。有些人成熟得很緩慢，有些人却永遠不會成熟。益甫屬於第一類，友洛則屬於第二類。如果友洛不曾回來仰止山莊，那麼不消幾年，在那裡就會有了寧靜與滿足。

斐立有些心痛，他向自己道：「如果是這樣，瑪琍就是我的妹妹了！」他會因而抱憾麼？如果他能選擇，是否會希望事情不像現在一般？也許可以，也許不。

門開了，出現一個氣息不續的書記。「林友洛先生來了，他想見你和斐立先生！」

「友洛！」益甫叫着坐起來，然後又止住了，無言地對着斐立。

斐立的臉色也蒼白了。「請他進來。」他說。

那書記出去了。斐立的手搭在他父親的胳臂上。「我們得儘可能保持鎭靜。顯而易見地，友洛一定是萬分急躁，否則他不會趕到這裡來的，我確信你能節制自己的，父親，不管受到何種挑撥。」

益甫低下頭，重又坐下。他的双手在抖索，他用力把它們壓在書桌面上。斐立則站着在等候。

門又被推開了，門限上出現了友洛，他的帽簷上，双肩上沾着雪花。他並不望斐立，祇是看着益甫，門在他身後被關上。

隔着一方深色的地毯。隔着多少年來的壓憎與痛恨，兩人默默地對視着。

誰都看到對方不曾有所改變。他們重又年青了：他們的幼年，少年，成年時期像幻影似地一幕接着一幕映過。在一瞬之間，他們喚起了一百種回憶，多少年的敵意，誤解，憎嫌，妒妬，勝負與榮辱。兩個不可協調的性格對立着，儘管歲月在他們之前滔滔流逝，但他們仍無所改變。

斐立一向是善於應付意外的，也祇落個啞口無言。糢糊地，他祇知道爐中的火燄在升揚，燈光在跳躍，風在窗上呼嘯。室中的岑寂使人如受了窒息似地屏住了呼吸。但他最明白的是友洛的那對眼睛，正望着益甫，已把理智與神志燃燒盡了。

但益甫却以鎮靜來回報這副仇恨的，兇惡的眼光。他自己的面色也顯得灰敗而緊張，一如內心正受着震撼。可是他並不懼怯，甚至也並不提防。他的表情是眞正的堅定而鎮靜，是面對着精神病人的表情，他明白爲了面前的那個瘋人，他不能因而退縮。

接着他的表情又改換了。婆立注意到他正望着友洛臉上泛紅的創痕。他內心的震憾似乎增重，他的双脣突出了。一只手待舉起來，似乎要掩住眼不去看它們，但隨即又沉重地落在桌面上，在岑寂中作一響聲。

友洛站在那裡不動，倚着門，呼吸很急促。他以低沉的聲音道出：

「你們聽着，我祇有一句話：不。」

婆立不自禁地動了一下，被友洛注意到了。他轉身向着那年青的一個。婆立看到他牙齒的閃光。

「你這討厭的，卑鄙的，倒運的駝子，」友洛低聲咒罵。「你這又笨又窳的傢伙，不要再碰見我。永不要讓我再見到你，不然我會把你殺了的。」

此刻，他已充滿了不可控制的怒火了。「你竟敢看上我的女兒，你！你竟敢轉她的念頭！」

益甫從未見到婆立在任何事物前退縮過，這是他一生中的第一次，他的眼前完全發了黑。益甫忘却了一切，所見到的祇是他兒子的痛苦，意外的失望與恥辱。他忘却了一切，祇記得這是他的兒子，受到了醜惡的攻計，却無力抵禦。益甫站起來，轉過書桌面對着友洛，兩人之間祇有一碼左右的距離。兩條壯健的體也感到軟弱無力，但胸中却燃着一腔怒火。

「聽我的，林友洛，」他慢慢道。「我也有幾句話要對你說。我要告訴你現在我不許我兒子娶你的女兒了。我該早就這樣做的，我是個傻子，竟會認爲你可能改好了，改爲一個文雅而懂事的人。我應該知道一個惡人是永遠改不了的，不會和善的。我眞是個傻子，竟會相信在你們之間，除憎恨外可能會有別的。」

他們的兩對眼睛在相互搜索，益甫的顯得穩定不屈，友洛的已飽綻在眼眶內了。

婆立，困頓地，倚在他父親的書桌上，喉間梗着什麼東西，刺痛而有鹹味。

益甫又在開口了。「我不願在我家裡有你那醜惡的靈魂。我業經駭怕了。我不願有任何東西使我想起你那骯髒的言語，惡劣的性格。你搶去了我該有的一切，我已寬恕你了，而且希望能予忘却，但現在你已使這成爲不可能的了。」

他轉身向着婆立，看到兒子的模樣，心裡十分難受。但仍强使自己的聲音堅定有力：「婆立，你懂我的意思？我不許你去娶這個人的女兒。如果你違背我的命令和意志，就不再是我的兒子了。」

他全身都是堅決，傲岸和尊嚴，但看到兒子所受的痛苦，這已變爲不可能忍受的了。

「回答我，婆立，你將服從我麼？」

婆立以兩手用力支在桌上。他道：「是的，我順從你，父親。」

益甫的心裡很難受。他往婆立那邊走前一步，婆立竭力想從書桌上抬起身來。無聲地，忍着內心的痛苦，他向父親表示，不要緊，不要緊，不要爲我難受，我們一起想，想得出辦法的。益甫站在那裡，半擧着手向着婆立，似在諦聽，感動得說不出話來。

友洛望着他們兩個，突然放聲大笑。屋內除了那粗野狂烈的笑聲外，別無其他聲息。但益甫與婆立似乎不會聽到。婆立尙在試着以微笑來鼓勵他的父親。

友洛的笑聲突然又止住了。這裡有些東西很使他困擾，使他感到奇異的難受。但他仍幾乎是彬彬有禮地說：「那麼，這件事就算解決了，沒有麻煩，也不爭吵。我一向喜歡有理性的人。這件事很有趣。」

不要擔心，父親，婆立在向益甫眼語。不要爲我擔心，我不會哀傷死的，人不會因這些事而死的，有一天我們都會忘記這件事的。

友洛仍在繼續說：「不錯，這事很有趣，我已等待了好久了。」他集中注意力在益甫身上，但後者仍對他的兒子望着。「你想靠你那殘廢的兒子鑽運仰止山莊來，是嗎？你以爲你已經闖入了我的生活，可以刺探一切了。這是很好的陰謀，但結果却不能如你所願。這實在是笨而幼稚的陰謀。」

益甫慢慢轉過身來，一如他已忘了友洛的存在，現在驚異他尙未離去。最初，他不能開口，稍等才以低柔的語音道：「沒有什麼陰謀。祇有你才這樣想。我不願再看到仰止山莊，你已使它在我眼前變得醜惡了。我永不想再見你了，也不想見到任何屬於你的人。」

稍停之後，他又道：「我眞不明白！你活了這麼大了，却不懂得戀愛與和善。一個人怎樣能如此地惡毒？」

友洛雖不曾移動，但似乎要往後退縮一二步。黝黑狹長的臉上，已消除了狡獪的神氣。他似乎深爲驚愕，好像在傾聽益甫背後的人在說話。他的注意力集中在緊蹙的眉心上。

益甫深深歎了口氣。「我注意了你這好些年。我知道你這些年來的所作所爲。我以爲你已經改變一個不同的人了，一個較好的。其實我仍未瞭解，不是這樣一回事，」他搖搖頭。「我眞算不得聰明。」

他的尊嚴已完全恢復了。他望着友洛，發覺對方的表情有些異樣。在昏暗中，他稍稍前傾一些，想看清是怎樣的神

情。友洛也正在注視他，眼中有異樣的光彩，似乎在全力傾聽。

益甫聽到自己不穩定的聲音：「我想我們之間沒有多話可談了。祇有一件：我請求你對那可愛的孩子別太粗暴。她太年青，這事是一件錯誤，讓她忘掉就是了。」

友洛一句話也不說。突然間，益甫感到不安而驚異，再度注視友洛。在友洛身上，他見到了前所未曾見過的，一種寧靜而激動的思慮，寂寞而淒慘的，十分脆弱的。益甫微微搖着頭，自然，這祇是他的幻覺。火光與風雪的晦暗使他迷糊了。

友洛轉過身去，推開門，又輕輕將它關上。

斐立已坐了下來，双肘支在父親的書桌上，双手掩住了臉。益甫端詳了一會，想到這是他向未忍受過的最大苦痛，一個人容易忍受自己的痛苦，却難於看到所愛的人遭受苦痛。

他說：「斐立，我的孩子。」

斐立放下手來，双目向前直視，答道：「是，父親。」

益甫將手擱在斐立的肩上，默然地，好一會祇是望着那被雪蓋住的窗戶。然後，溫和地說：「不要這樣不快活。有一些事我不明白。但我認爲事情會沒有問題的。斐立，我剛才看到友洛時，便看到了一些奇怪的東西，好像是看到一個在他本來歪曲的影子中顯現出來。他不再懷恨我了。我確定是如此，他不會再恨我了。我固然不明白，但我知道這會對你有利，孩子，祇要再等一些時間，再忍耐些時就好了。」

第七十一章

老靳被裹在毛皮的毯子裡，正坐在雪橇上等候友洛，那小老頭看去很可憐而困倦。他想在這樣倒霉的天氣，這樣等着眞不是味。這和友洛少爺回家的那一晚上一樣。此刻還是白天，可是風雪使天色晦暗得像深夜一般。

他還覺得害怕。爲什麼友洛少爺要到那家銀行裡去。從離開仰止山莊那時起，他不曾說過話，祇是坐在那裡，像一尊石像，双目向前直視，活像兩顆發亮的石球。一定有什麼不妥，自從十九年前離開紐約以來，什麼都是不大妥的。天，已經是十九年了嗎？時間的消逝眞能讓人忽略的了。

風與灰色的雪陣更濃厚了，街道也在迷濛中消失了。老靳聽到友洛又爬上了雪橇。「我們回家，」他在說話，把毛毯一直蓋到頷下。

「是的，少爺，」老靳感謝地說。「天氣不好，晚間會更壞，不必在城裡躭着。」

「不必。」友洛的聲音被蒙得模糊不清。

老靳放開轡頭。雪橇在成行的車轍上掙扎前進。風括上兩個人的臉，吹動他們的帽子，掀動他們緊裹着的毛毯。老靳的鼻子被凍得麻木了，他縮着鼻子，霙着凍紅了的眼睛。

這時已幾乎什麼都看不到了。老靳聽任馬匹自己行走，它們自能辨認回家的道路。雪橇的擋板在雪地上顛簸；車身不住地在搖擺。風不停歇地括上他的臉面，老靳的呼吸都困難了。友洛深埋在雪橇裡，坐着不動，也不說話。

黃色的街燈在他們一邊搖盪，像是從霧中望到的淡月，匯川城有被遺棄丟失的神氣，沒有人在風雪中行走，連乘雪橇的也沒有。雪片在狂風中飛舞。一次馬失了蹄，雪橇猛地往路邊傾斜。

美蓮·瑪琍·友洛撥去臉上的雪，他稍稍抬起身子。「能不能走得快些？」他問。

「不成，老爺。我不行，這大風大雪的，」老靳害怕着道。「它們已經賣盡力氣了。」

「我一定要趕緊到家，」友洛大聲說。

老靳抖一抖韁索。鈴聲響了起來，解事的馬匹使勁從山谷掙扎上坡。

我一定得趕快回家，友洛在想。美蓮·瑪琍·親愛的。「再快些！」他叫喊道。

「不成，請原諒，」老靳喊着回答。「這裡的道路危險。到處都有溝，可看不到在那裡。」

天色已黑得像夜晚。一片灰暗已無法闖破，坎坷的道路兩邊，風在看不到的松林中怒吼。雪橇向兩邊傾側。馬匹在喘息，嘟噥。友洛是什麼也看不見，連坐在他前面，在混亂地抖弄韁索的老靳也看不到。

美蓮。我必需到她那裡去。我必須告知她——告知她什麼？我能怎樣對她說？除了請求她寬恕之外。她會多麼瞭解我，我自己却一點也不明瞭。她一切都體會到了，但我在此刻以前，却什麼也不明瞭。

他對自身有了新顯而鮮明的瞭解，於是感到了驚異與羞慚。現在他才明白，那不肯自承的恐懼，害怕自己沒有能力去符合夢境與理想的恐懼，一直在使他作惡多端。對任何一行，他都是半瓶醋的，他會想成爲一個偉大的藝術家，以後他又發覺怎樣也偉大不起來，祇是個中等的票友而已，這一明見使他癱瘓了，袖經質了。他會下意識地自承不能去完全控制環境。他從不曾邏理智去克服恐懼，或是抑制自大，自大使他對任何都不滿足，除非是最偉大的，最終極的。那唯

一能使他成爲超人的幻想把他擊垮了。在他能力範圍以內做得到的事，幻想使他永不會感到滿足。

虛榮心使他麻木不仁，但他却把麻木解釋爲飄逸而成熟的洒脫，有異於旁人的勞碌。現在他才明白已實在是無聊，他眉中也明白如益甫那樣的「木人」方是有用而不屈的，因此他憎恨他們。緣于隱匿了自承的失敗，因此他自詡爲比奮鬪者高出一等，不管他們努力的是什麼。他也曾鄙視如益甫的一類人，因爲他們爲生命中沒緊要的事而賣力，但現在他明白這鄙視的眞正原因，因爲他們缺乏幻想。這使他們不願想到會遭受失敗。對於小小成就，他們會沾沾自喜，他却不會滿足，除非是最出色的。他們不怕爭鬪，他却自小就害怕爭鬪，害怕爲因而無聲無臭地被消滅了。在以往十九年中，雖然終於完成了對自己能力的證明，但並無喜悅之感。如果他們在那時能像此刻這樣瞭解自己，那就要好得多了。

他之所以留在仰止山莊，原因並不是他以前所想的那樣，爲了美蓮，而是因爲在那古老的屋子內，他感覺到寧靜，平安而有生氣，它會在他的內心充塡上熱烈與勤奮。

如果他能以全心將自己貢獻給這所舊宅，而且能瞭解它，他的成就必將更多，而且不會有被擯斥的感覺，因而使他懷恨，掙扎，自毀。他的生活會更快樂；他也能使別人更爲快樂。

此刻，他很明白他使美蓮嚐了多少憂苦，由於他自己不能自解的變苦。他見到了自己鑄成的所有的大錯，由於他會是如是地盲目。瑪琍，你爸爸是一個笨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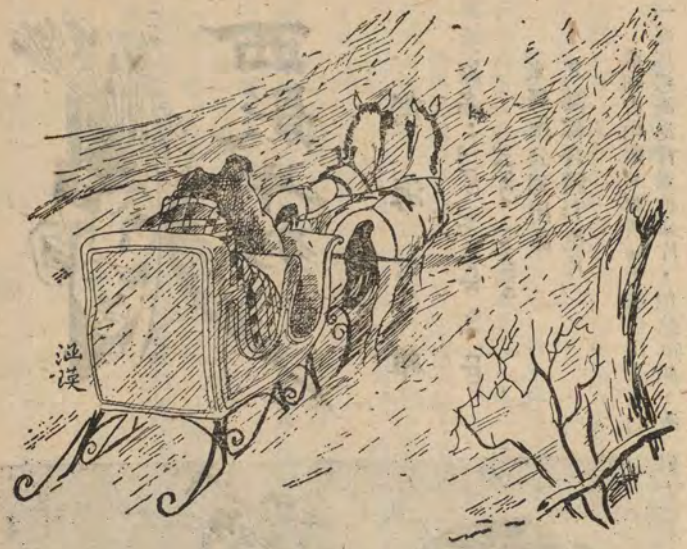
「這是爲了什麼事？」事突然停住了，他叫喊着問。

老靳那被風吹模糊了的聲音在回答：「一條可惡的溝，一條深溝。馬匹遭遇了困難。現在好了」

家該是溫暖，光明而舒適的。那老鐘一定在奏着音節。房間裡一定生着火。他回到那裡時，性格完整，創痍全復。將請美蓮進來，向她說：「如果仍屬可能，請你宥恕我，爲了過去那許多年，爲了我的瘋狂與愚蠢，爲了我所做的他一切反對你，也反對我自己的事。」於是，美蓮將會吻他，對他說——說些什麼？但他知道美蓮，她的面色顯露疲乏已有好多年了，這都是他的過失。當他這樣對她說明之時，會不會開朗一些。

他們三人即將聚首談話了，他，美蓮與瑪琍，都在盧火邊上，他將這樣說：「瑪琍，我以前都錯了，原諒我，去請斐立來。」

斐立。他見到斐立退縮着離開他，轉身不顧而去。斐立曾是他的朋友，瞭解他，而且始終明白友洛的缺點。基於他那完善的本性與潔摯的同情，他曾協助友洛去尋覓自我。他使混亂的澄清。他導引友洛的力量從自我惠及他人。現在他記得斐立沉靜而同情的眼光了。是的，他瞭解我。他會使我獲致某些勝利，如果我能爲匯川城奠定若干永久的基業，那



是斐立之賜。

我怎能對他說這些話？友洛在想。我是着了什麼迷？我一定是瘋了。看來我一生都是瘋的。

明天，我將寫封信給益甫。我們之間不可能再有什麼了，祇要我活着一天。不可能再有什麼了。但我可以這樣寫：原諒我所說過的和所做過的，那一切已隔得太久了。

他的臉，手和足都凍僵了。雪橇劇烈地在搖幌。他聽到老靳在咒罵。從雪橇的顚沛，他知道他們正在一個陡坡上。他抬起頭來望。遠處的光亮是否仰止山莊的窗戶？那祇一團淡黃，一剎間在風雪中又消失了。

等着我吧，他對那光亮說。

接着，他有一個十分美妙的思念。在仰止山莊裡。他父親正在等候他。他將在書室中找到他的父親，他會在那裡坐着，抽着烟在閱讀。他會舉首微笑，放下手中的書。他將引述誰的話？亞迪遜？索羅？惠德曼？愛默生？多半是愛默生，那年青的愛默生。友洛聽到了他父親的聲音：「友洛，友洛！親愛的孩子！」

美蓮聽到下面開門的聲音。她聽到一聲狂暴的狂喊。她從臥室中奔出來，遇見也在奔跑的漢後，還有瑪琍。

她奔下樓梯。老靳臉上有一道可怕的傷痕正流着血，站在那裡發抖，恐怖使他瘋狂了，衣衫上盆滿了雪。

在燈光下，他看到美蓮走下樓梯，看到她在中間停步，突然用手掩住嘴，眼睛失神地張大了。他看到她抓住了欄杆，瑪琍在她後面，蒼白而頭靜。

老靳蹣跚着走向她們，張開並揮舞兩條臂膊。他叫着：「救命！救命！那道溝！主人摔下去了，在那道深溝裡！」

（下期續完）

西影片羽



怒海爭雄

原名：The Wreck of the Mary Deare

米高梅公司出品

新藝綜合體彩色片

賈利古柏與却爾斯赫士頓合作主演的一部以怒海爲背景的影片，包括沉船，叛



變，謀殺等情節。

這是一部以動作爲主的影片，取材自華蒙德的暢銷小說，由「八十日環遊世界」的名導演米謝爾安德森擔任導演。

鏡頭開始，帶給觀衆的是一個不解之謎；貨船瑪利黛爾號自香港駛出，途中遭遇風浪，與一艘小救護船海巫號相撞。

海巫號駕駛員約翰山茲（却爾斯赫士頓飾）冒險爬上瑪利黛爾號，發現貨船起火燃燒，船上祇有柏區（賈利古柏飾）一人，其餘水手均不知去向，更使他驚異的，就是柏區企欲使貨船觸礁沉沒。

貨船的船長爲何死亡？是否柏區謀殺了他？船上載運的是什麼貨物？爲何起火燃燒？船員爲什麼叛變離去？爲什麼柏區要使船觸礁沉沒？

這一連串的問題，在倫敦的海事法庭中被提出詢問，爲了尋求眞實的答案，證人約翰山茲自動要求與被告柏區同往沉船處潛水搜尋證據，在歷盡艱險和困難後，終於眞相大白。

片中海底潛水一幕，極爲驚險動人，爲本片高潮所在。

野人泰山



原名：Tarzan The Ape Man
米高梅公司出品
彩色片

米高梅公司隔了十七年後，拍攝的又一部描寫「森林之王」的影片，片中的「泰山」和「珍妮」，均係起用新人擔任，飾演泰山的鄧萊密勒，身高六呎四吋，曾爲美國籃球明星，兼擅摔角，游泳各項運動，體格雄偉，肌肉堅實，飾珍妮的喬巴麗絲，秀髮如雲，婀娜健美。

故事開始，珍妮自倫敦赴菲洲與在該地狩獵的父親相會，她與另一位白籍獵人因營救一名土人，而引起另一個土人部落的仇視，土人放火焚燒村莊，珍妮等三人被迫逃亡。

被救之土人感恩圖報，帶領他們去至著名的「大象墳場」，拥尋寶貴的象牙，途中遭遇成羣野象的瘋狂攻擊，幸得泰山現身施救，方免葬身蹄下。

全片最高潮，珍妮等三人被菲洲矮人部落包圍，矮人居心狠毒，準備用沸騰的液體活活燙死他們，正危急間，泰山發動羣獸來救，萬蹄奔騰下，矮人部落化成一片廢墟。

片中泰山與珍妮在水底的一段「巴蕾舞」鏡頭，極爲美妙動人，另一双長臂猿的滑稽逗笑動作，亦頗使觀衆忍俊不置。

太陽谷

原名：This Earth is Mine
環球公司出品
新藝綜合體彩色片

本片叙述禁酒時代啊叭谷（Napa Valley）居民奮鬪求生的經過，並穿插青年男女的戀愛故事。啊叭谷位於加州境內，山坡上盛產葡萄，爲美國著名釀酒地區。

演員陣容極爲堅强，克勞德雷恩飾威嚴的老祖父，珍茜蒙絲飾嬌艷的小孫女，洛赫遜飾反抗家庭的年青人，桃樂絲麥塊飾冷酷無情的女族長，導演一職由亨譽已久的亨利金擔任。

取材自何巴特的小說「The Cup and The Sword」，由劇作家克賽羅賓遜改編爲電影劇本；這是亨利金與羅賓遜繼「雪山盟」之後的再度合作，也是亨利金踏進福斯公司二十年來第一部非爲福斯公司所拍的影片。



岐山牌

記標字正　晶油味晶
格合驗檢　醬粉級超
製精別特　澱麥小　結

雍南化工廠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新竹中華路408號
電話：新竹374號



比埃及為時更早的文明

多年以來，意大利籍的人類學家摩里（Fabrizio Mori）爲着尋求刻在古石上的粗刻，一直在利比亞的沙漠地帶旅行。在地中海岸南面五百哩，靠近沙漠中的綠洲蓋特（Ghat）地方，在他最後一次探險中終於給他發現到了一處淺陋的洞穴，洞壁上刻着許多古代的粗刻。經過一番挖掘後，又在穴內沙石地面下面發現一色奇特的包裝：那是一包用山羊皮包裹起來的一具孩子的乾屍。內臟都已被挖空，改用一捆乾草塞在屍體裡面。

這樣精緻的木乃伊製作法大概都是古時埃及人的傑作。可是當摩里博士把乾屍携回意大利，經用碳14測定後，證明這具屍體業已有五千四百年之久——比所知最早的文明，利比亞東面九百哩的尼羅河流域還古遠好多年。

這個發現至少可對埃及學上許多大疑問裡的一個疑問：「埃及文化的發源地在那裡？」可以提供一條線索。雖然有許多權威的埃及學家都一致認爲埃及文明是世界最古遠的文明，但他們對埃及文明並不像是在尼羅河流域逐漸發展成長的事實也頗覺困惑。當紀元前三千二百年時，埃及的第一王朝突然在尼羅河流域裡羽毛豐滿地呈現出來，她有完美的宗教，律法，美術和工藝，還有一套頗有系統的文字。而且直到那時爲止，在尼羅河流域裡顯然還只住着一些文化程度頗低的新石器時代人民。摩里博士的乾屍可作下面一個學說的有力支持。這個學說認爲埃及文明係在撒哈拉——當時並不如今日般是一片沙漠——緩慢成長的；當該地的氣候變成不堪忍受地乾燥時，那些已經相當文明的埃及人便遷移至今日的尼羅河流域，而薩哈拉的沙土亦就把他們早先的發源地掩蓋起來了。

摩里博士的乾屍並沒有證明有某一文明被埋在撒哈拉沙漠的下面，但我們却可以預料在以後幾年內在撒哈拉沙漠地區裡將會聚集好些人類學家以期能發掘到另一個文明。

可以駕馭的氫氣

火箭工程師所夢想中的燃料是液化氫氣。因爲氫氣比裝有液體燃料火箭裡的標準燃料——煤油——每磅能多產生好些衝力。可惜因爲牠的沸點太低（華氏負四百

二十三度），很難使牠液化，而一直無法使牠能在火箭界貢獻其潛能。

上星期，美國聯合飛機公司的白拉特灰悌奈（Pratt &Whitney）廠宣稱他們已研究出一種新的引擎，在這種引擎裡，野馬般的液化氫氣已非常成功地可受馴服。在模擬的種種太空情況下經過試車，證明可以產生馬達一萬五千磅的衝力。

當氫氣與氧氣混合後，所產生的熱廢氣，主要都是水分子，而水分子的分子量爲十八，比用煤油和氧氣所產生的廢氣裡的主要成分——分子量爲四十四的碳酸氣要輕得很多。因爲在同一溫度裡，輕分子比重分子運動快速，因此每一磅物質所能負載的能量也就較多。用火箭的術語來講，氫氣引擎比煤油引擎可多產生30%的「比衝量」（Specific impulse）。

液化氫氣易於蒸沸氣化的不良性，在白拉特灰悌奈引擎內却一變而爲良性。原來大多數使用液體燃料的火箭引擎都需要有一個補助燃燒室，以便一部分燃料先在裡面發動。由燃燒所生的廢氣射過一隻渦輪而帶動泵浦，把燃料和氧氣泵入主燃燒室。而在白拉特灰悌奈引擎內却只有一個燃燒室。液化氫氣先泵經燃燒室周圍的冷却套筒，當液化氫氣流過套筒時，一面使燃燒室冷却，一面讓其本身受熱氣化。由受熱而膨脹的氫氣轉動一隻渦輪，中渦輪而驅動主燃料泵浦，而後再把自己泵入燃燒室燃燒。像這種「靴攀」（Bootstrap）式的設計，大大的提高了引擎的效率。

一旦等氫氣引擎發展完成，即可以之推動多級式太空船的最後一級火箭，如半人半馬火箭，和農神火箭等。按照白拉特灰悌奈廠宣稱，利用氫氣引擎後，火箭的載重量可比現在的一般設計高出三倍以上。

超級電磁鐵

有一種新型的電磁鐵可在極低的溫度下順利使用。美國麻省理工學院的林肯實驗室的奧特臘博士（Dr.S.H.Autter）於最近一次在克里夫蘭所舉行的物理學會上稱，這種磁鐵應該在實驗研究室有很大的效用，牠可製成非常靈敏的無線電收音機。利用一種被稱作超傳導性的現象以產生一些很小而很便宜的磁鐵，且可用以代替好些場合裡所用的大型磁鐵。

正如所有電磁鐵一樣，這種被稱爲超傳導性的電磁鐵亦係由於任何導線因帶有電流而在周圍激發成一個磁場的事實而成。假如導線被燒成一個線圈且有很多圈，那末這個磁場亦可以很強。在鋼鐵廠裡用以搬動鐵板，的瓦形電磁鐵完全和無線電裡的蜂音器或電話聽筒一般

，沒有什麼差別。

在導線裡面所通過的電流，係由於極小而帶有負電荷的電子在金屬體內移動的結果。但普通的電子流動常會產生電阻而使導線變熱，如烤麵包器就是應用這個原理。但也有某一些金屬，當冷至極低的溫度時，其性質發生改變，不再有電阻產生。

這種溫度一般都是接近絕對零度，或低於華氏表零下四百五十九度。因爲在這般低溫時沒有電阻會滯緩電子的移動，因此一旦當電流在這些金屬體內起動以後，似乎就能永遠流動不息。此所以被稱爲超導電體。

有些普通金屬如鉛和錫，在接近絕對零度時便可成爲超導電體。但新型的電磁鐵却是用鈮（Niobium）做成的，因其能產生較強的磁場。普通這種磁鐵係保存在儲有液化氦氣之保溫瓶內，只需要很小的電壓，例如由手電筒用的乾電池，便可起動電流。一旦電流開始後，電流便會繼續不斷的流動，而激發一個極端穩定的磁場。

超核子

壽命只有百億分之一秒的新的，人爲的原子核，被稱爲超核子（Hypernuclei）。

在奇突的原子核心世界裡，有許多普通物質的定律似乎已不再能予以應用，而超核子却是迄今爲止所發現過的各種核子成分中最最奇突的一種。牠們同樣亦含有普通原子核裡所有的各種物質，所不同的只是有一種中性的物質叫作萊姆達超子（Larnbda Hypuon）的代替了其中一個中子。

當極其短促的美姆達零的超子生命終了後，牠便分裂，而含有超子的超核子也就爆裂瓦解。

把這樣造成的碎片之各種殘屑，經過詳細研究後，科學家對自然力和什麼力量使原子核心結合在一起的原理已有更透澈的瞭解。

最近一次在克里夫蘭所舉行的美國物理學會，芝加哥大學的賽蒂博士（Dr. R. Levi Setti）提出報告說，到目前爲止還只從七種最輕的元素—自氫以至氮—中造成過超核子。但即使在這極其有限的小範圍內所獲得的有關超核子之認識，已經「與普通的核子物理學大有不同。」

這是因爲中性的萊姆達質點與普通核子內的中子和質子有所不同的緣故，同時牠也並不遵循同樣的物理定律。目前關於超核子的各種知識，主要都係由研究六百種樣品，當其起分裂時遺留於照相軟片上的軌跡而來的。

杜克大學的博洛克博士（Dr.Martiu M.Block）亦報告在控制情況下，液化氦氣起泡器可以用作研究超核子的工具。他說萊姆達氦4可以在液化氦氣裡由吸收一個負電荷的K介子而成。而一個萊姆達氦4亦即是一個氦核子含有二個質子，一個中子和一個萊姆達零的超子。

博洛克博士說，液氦起泡器是研究輕質超核子最好的工具，因爲氦核子只能變成三種不同的超核子，因而使牠們的鑑定工作較爲容易而肯定。

媽媽看到大女兒不肯跟小愛儷絲玩，便對大女兒說：「親愛的，爲什麼你和你的朋友們不能對待小愛儷絲好一點呢？」

她女兒憤憤地答道：「因爲她太小了，不懂事專門搗亂——她把所有的東西都弄壞了。」

「親愛的，不要這樣，讓愛儷絲跟你們一塊兒玩吧，你們對她要忍耐一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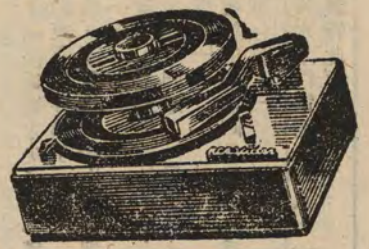
有一天，媽媽往外望去，看到愛儷絲一個人孤獨地坐在那兒沒有游伴，她便問道：「愛儷絲，你跟那些女孩子在一起玩嗎？」

「是的，媽咪，」愛儷絲快樂地回答道：「我現在扮女用人，今天輪到我休息。」

一一七期第二七〇頁秋水本行電話「二八七一」號係「二五七一」之誤特此更正

機械工具
建築五金
絲螺釘
管子接頭
全興五金行
新竹市東前街五三號

名曲唱片



自從唱片有史以來，一直沿用的圓頭型唱尖，可能也要起一次革命。最近美國一家公司Fidelitone發表了一種新型唱針，它打破了過去的傳統將針尖改成了角錐型，稱之爲角錐尖唱針(Pyramid Point Needle)。這種角錐唱針究竟優點如何，對唱片壽命有何影響，目前尚無定論。該公司在宣傳上說普通的圓頭型唱針，與唱片音槽兩壁的接觸僅有極微小的兩個小點，故所受壓力極大，每易使唱片受損，且在高音週時常因不能精確跟隨音槽前進而致產生失眞。角錐型唱針則以其兩側光滑之角錐面與音槽壁接觸，單位面積所受之壓力因而減小，且針尖能精確跟隨音槽前進，其尖端有效半徑可與萬分之二吋相等，僅及目前圓頭型唱針五分之一，因而失眞及雜音等可減少百分之八十五。同時由於唱片面上單位面積所受壓力減少，故壽命也可延長甚多，尤以立體唱片更爲明顯。

如果這種新型唱針確有這些優點，傳統的圓頭唱頭勢必遭受淘汰。若僅爲商業上的宣傳手法，則恐難經受考驗。編者認爲此種唱針惟一困難係在於如何應付唱頭桿所產生的二度誤差？在高音週時是否將因之而產生失眞或損毀唱片？此種唱針之製造廠爲：

Fidelitone
Chicago 26, Illinois
S.U.A.

讀者如有興趣可直接去函索取說明資料。本期介紹幾張被列爲去年最優的唱片。

× × ×

布拉姆斯：第三交響曲
指揮：克林伯Otto Klemperer
樂隊：Philharmonia交響樂隊
廠號：Angel 35545（立體—S 35545）

布拉姆斯的第三交響曲完成於一八八三年，布氏年已五十。這首作品深刻的表現出了作者的內心，在這裡

他是一位哲學家一位詩人。布拉姆斯的四首交響樂中，這是較少演奏的一首，因爲它並沒有動人的高潮結尾，指揮者更需能應付這沉悶而深奧的樂譜，除非他能有徹底的了解，否則演奏定將失敗。大師托斯卡尼尼一生最大的一個失敗也就是指揮NBC交響樂隊所灌錄的這首第三交響曲，他前後在一九三六，一九四六及一九四八年共錄了三次，但無一能使人滿意。在目前許多唱片中，惟一能抓住布拉姆斯的精神，使原曲傳神而動人者，當推克林伯所錄的這一張了。Angel的錄音工程師也盡了他們的責任，使這首交響曲溫暖感人。

× × ×

柴考斯基：第四交響曲
指揮：考塞維斯基Serge Koussevitzky
樂隊：波士頓交響樂隊
廠號：RCA Victor LM—1008

柴氏的第四交響曲是爲他從未謀面的愛人梅克夫人而作，它雖是一首愛情的結晶，但在柴氏寫作它的過程中也歷盡了無數辛酸苦難。一八七六年七月十八日柴氏不得已與一相知甚少之少女結婚，六日後柴氏逃走，至九月十二日始歸來，經過了兩星期的勉強共同生活，柴氏走入寒冷的莫斯科河中，盼望能致病，失敗後他再度逃走，從此不曾再見妻子一面。他的精神也因這次婚姻而崩潰，於瑞士療養後始告康復。在這段紊亂的時期中，他竟然仍能寫出第四交響曲的第一樂章，精神恢復後立即完成了餘下的三個樂章。他身受的磨難在曲中竟不曾留下痕跡，實爲出人意外。這首交響曲是柴氏作品中最溫柔優美的一首，但演奏良好的唱片却極少，至目前能令人完全滿意者，仍爲二十年前考塞維斯基的演奏。儘管近年來錄音技術日益進步，也仍然沒有那位指揮能達到考氏那樣高的意境。

× × ×

西比留斯：第二交響曲
指揮：奧曼地Eugene Ormandy
樂隊：費城交響樂隊
廠號：Columbia ML—5207（立體—MS-6024）

西比留斯的第二交響曲完成於一九〇一年，它具有一種豪放英雄的氣慨，自信而富精力。在他的七首交響曲中，是流傳最廣的一首。以演奏觀點而論也仍然以考塞維斯基最爲傑出，但這張唱片目前已絕版。在最近出版的唱片中當屬奧曼地這一張最佳，他使這首交響曲的英雄氣慨得以充分表露。歌倫比亞的錄音也是非常傑出的。

× × ×

悲多芬：第五鋼琴協奏曲「皇帝」

鋼琴：盧賓斯坦Artur Rubenstein
指揮：克里普斯Krips
樂隊：空中交響樂隊Symphony of the Air
廠號：RCA Victor LM—2124(LSC 2124)

一八〇九年拿破倫進攻維也納，悲多芬躲於地下室中寫成了這首鋼琴協奏曲。一八一二年首次演奏時，聽衆裡面有一位法國士兵大聲呼道：「有如皇帝！」，因此它就得到了「皇帝協奏曲」之名。盧賓斯坦錄全了悲多芬的五首鋼琴協曲，各有優劣，而以這首「皇帝」最爲傑出。惟一美中不足爲錄音稍差。

× × ×

舒伯特：第八交響曲「未完成」
指揮：弗瑞柯西Ferenc Fricsay
樂隊：柏林廣播交響樂隊Berlin Radio Symphony Orch.
廠號：Decca DL—9975

舒伯特爲什麼不把第八交響曲寫完，至今仍然是一個無法解答的謎。一般人常誤認爲他寫完了兩個樂章就不幸逝世，實際上他是在寫完兩樂章之後六年才去世的，其間並作了一首不朽的C大調交響曲，第八交響曲在形式上雖然不完整，但在純藝術觀點看來，它本身是美麗而完全的，並無絲毫缺欠之感。舒伯特本人可能也有此感覺，他在寫出了第三樂章的幾小節之後，必亦感到。即便是他自己也無法再寫出兩個樂章，能保持前二樂章同樣的優美詩意，所以才決定不再去完成它。

在演奏上第八交響曲有兩派不同的作風，一是托斯卡尼尼派的着重於力與氣氛的表現，另一則是維也納派的盡量表現出柔美與詩意。弗瑞柯西是屬於後者，和托斯卡尼尼的作風全然相反，樂隊的演奏華麗而優美，對强音之處理極端審愼。

× × ×

悲多芬：第三交響曲「英雄」
指揮：克林伯Otto Klemperer
樂隊：Philharmonia交響樂隊
廠號：Angel 35328

悲多芬的「英雄交響曲」非但在他自己的作品中是一個轉捩點，且在整個交響樂史上也是一大轉變，他由此脫離了海頓與莫札特的交響曲形式。當時悲氏兩耳已漸聾，內心極感痛苦，惟有在心中孕育着的第三交響曲，給了他至大的勇氣，使他免於走入自殺之途。克林伯的指揮使這首交響曲宏偉崇高，具有親切的溫暖與客觀的正直。Philharmonia交響樂隊的演奏極爲雄偉，英國的錄音工程師也有傑出的表現，使這張唱片的聲音豐潤，清新。

× × × × ×

悲多芬：月光奏鳴曲，悲愴奏鳴曲，熱情奏鳴曲
鋼琴：畢特里Egon Petri
廠號：Westminster XWN—18255

這三首作品是悲多芬三十二首鋼琴奏鳴曲中，最受歡迎的三首。Westminster對這三首作品也似乎特感興趣，它一共出品了四張唱片，由四位鋼琴家分別擔任演奏。四張中以畢特里的演奏最爲傑出，他的溫暖與清新，使人感到即便是漏掉了一兩個音符似乎也不會損及原作的！

× × × ×

老謀深算

在一次假期的派對中我們問一對住在我家鄰居作客的夫婦準備要住多久。那位先生說：「交通當局估計在這次假期中汽車失事傷亡總數將達三百四十六人，在這數目未達到前，我們不預備離開。」

× × × ×

一位因急於趕到另一城市赴一約會的牧師因駕車超速，被一輛在他前面行駛的警車攔阻。牧師自知理屈只好乖乖地接受罰款通知單。他問警官如何能在前面知道他已超速。警官手指天空說：「上面有人告訴我的。」牧師一聽大吃一驚，以爲上帝顯靈，敬畏地抬頭一看，原來是一架警局的巡邏直昇機正在兜圈子

新光儀器行
計量儀器。理化醫用
物理學用。溫度計類
玻璃製品。製造批發
行址：新竹市文昌街四號
電話：八五〇號



SHINNIHON LINE

FAR EAST/NEw YORK LINE
JAPAN/U.S. GULF DERECT LINE
JAPAN/INDIA . PAKISTAN & PERSIAN GULF LINE
JAPAN/HONG KONG . COLOMBO LINE
JAPAN/PHILIPPINE LINE
JAPAN/TAIWAN LINE
JAPAN/KOREA LINE
WORLD-WIDE TRAMPER SERVICE.

新日本

汽船株式會社

中國航運股份有限公司

總 公 司：臺北市信陽街十五號
電話25480 電報掛號：4911

分支機構：基隆 高雄 東京 香港

東京地址：日本東京千代田區內幸町
富國生命館二〇九室
電話 (59) 5881-2
電報掛號"FIDES"TOKYO

香港地址：皇后道公爵行217室
電話23717
電報掛號
"FIDES"HONGKONG

新華興商行

各種建築材料　玻璃

衛生瓷器　塑膠製品

新竹市文昌街3號　電話337

倉庫業
轉運業　安全、正確
迅速、低廉

(三) 三共運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許金德
經理　林潤張

新竹市中正路十一號
電話　五四六、九九九、五一七
倉庫　四七九號

臺肥五廠榮譽出品　氮氣·電石
南港公司榮譽出品　月球牌雨靴

竹大行

鄭燦禮

新竹市中正路九號
電話五一七、五四六、九九九號

中國石油有限公司

工程業務部

業務要目

（一）代理化學工業外國購洽專利權之製造方法
（二）代理建裝實驗工場以供製造品質之良改及進改之方法
（三）代理現有設備之擴建新更籌劃
（四）代理工程及分析投資申請核准事業之計劃
（五）代理化工廠操作疑難問題解決，工作人員訓練，試車、安裝、檢驗等
（六）代理自動控制系統儀器及計設之儀表各項裝安等事項
（七）代理石油產品之品質分析及震爆測定等各種油石承辦（包括）裝安計設之儲油槽及管線建築（等房泵）設備
（八）承辦酵母菌細胞之培養及供應用工業酸類
（九）承辦化工項目各種淨重十八噸以下單件機件之裝安重量工程
（十）承辦油石產品之品質分析及震爆測定等各種石油產品之品質分析及震爆測定等

接洽處：臺北市館前路71號本公司工業關係處
高雄市高雄煉油廠技術組

經濟部聯合工業研究所工業服務處

歡迎

本公司為商業商委託服務簡則函索即寄

(甲)承辦各種有關工業技術之研究試驗及設計工作
(乙)解答工業技術問題
(丙)代為搜集工業技術資料
(丁)設計研製修理及校驗各種儀器

接洽處：

新竹市博愛街十六號　電話 52

臺北市和平西路二段六號之二

址住名姓人款寄	新台幣	戶帳款收	臺灣劃儲第　二五八七　號
		拾穗月刊社 第左營郵箱四六號	
址地號訂名姓戶訂		截日局辦經	
手續費	元　角		

經辦員　　局長

址住名姓人款寄	新台幣	戶帳款收	臺灣劃儲第　二五八七　號
		拾穗月刊社 第左營郵箱四六號	
截日局理管		截日局辦經	
手續費	元　角		

戶帳交寄後帳登局理管經聯本

查存局理管由聯本

內政部警台誌字五〇號登記准許發行
中華郵政台字第五六三號執登記爲第一種新聞紙類

如查詢美國海灣石油公司(Gulf Oil Corporation)各種產品之性能，規格，價格，或其他資料等，請逕洽中國石油有限公司

營業處

地址：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七號

電話：二五六三四—二五六三七

GULF

本期售價新台幣五元正